

保 德 齋 刊

法

陳

人的樣像

作 涉 陳

行印司公刷印書圖友貝海上

一九三七，三，二十付排
一九三七，五，三十初版

一一二〇〇〇

著者	陳
發行者	余漢生
發行所	上海北四川路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八百五十一號
印刷所	良友圖書印刷公司

每冊實價七角

No. 491

一

「見鬼！怎的老是這樣等下去？」

看不清是誰的臉，身子全埋在一隻陰沉的角落裏的，突的不耐煩起來，那麼低沉的憤懣的咕嚕。

「真的，爲什麼還不燒鞭炮，吃散福酒呢？要是今天是晴天，太陽現在也會直了啊！」

另一個也跟着埋怨了。說了還看了看灰沉的天空，滿心不平的把頭連搖幾搖。

經這麼一提，那一羣擠在一起的人們，誰都覺得真的餓了，是餓了許久了。清早喝了的兩三碗薄薄的小米粥，早就化了什麼清水鼻涕的，從肚子裏溜

了出來。現在的身子，就像寒風裏的枯葉，不由自主的那麼抖顫着。

「倒底是在等什麼啊？真的活見鬼了！」福根再也忍不住，大聲的吼起來了。說着還把多骨的臉盤上的那對又濃又粗的眉毛，怕人的連掀了幾下，絡滿紅絲的眼珠，突出到彷彿就要掉落來的樣子。

「別叫得這樣響！快別……」金壽着急得揪緊了福根的衣角亂扯。本來是生就一對倒掛的眉毛的，現在一裝苦臉，那對眉毛尖，就快要落到額骨上來了。

「你就這樣胆小！」福根回轉來，對金壽笑起來了。

「不是，不是……」金壽放鬆了手，有些不好意思的看住自己那雙滿是泥濘的釘靴。

「那還不是，那還不是，等那個鬼東西！」一個糟糺鼻子的，不知打那條破磚縫裏跳出來的，歪歪斜斜的直踉蹌過來。當他在蹣跚地走着時，他腳底下的地皮，彷彿就像是一樣活的東西，祇要他的腳一提，它就會趁機立刻腫了起來。然

後他要化不少的氣力，才能再把它踏平下去。

「這鬼東西，他算是，擺架子！向我們，擺架子！呸！其實，這算什麼？這祇是，燈草架子！豆腐架子！經不起，老子一斧頭的！」這個糝紅鼻子隨便的痛罵着。他說起話來，什麼時候都是慢吞吞的，斷斷續續的。他說每個字都很用力，就像咬開一顆胡桃，或是旁的什麼硬東西似的。

難堪的焦急的等待，暫時給掃開了。這糝紅鼻子是村裏人誰都要和他打趣的人物，這批破碎的傢伙的心上，也沁上了一絲微笑的溫暖了。他們在期待着有什麼好笑的事情會發生。

「洒漏斗！」一個胸膛緊貼着背板，背板又緊貼着牆壁的瘦個子，居然帶着微笑逗他了。「這兒本來應當是你做族長的，革你職的，就是那個鬼東西！現在趁大家在這兒吃冬至酒，你大可以審一審他，鞭他五百屁股再說。要是你幹的話，我們准幫你的忙，給你出一口惡毒的氣。你說好不好？」你說了舐了舐嘴

唇，向周圍狡狴的笑了笑，等待有什麼人會笑起來。

逗這酒鬼的人，身上祇着了一件破舊的薄棉袍，袍子上有許多地方，已燒成了焦黃的小洞，兩隻袖子全是油光光的發亮。他給寒冷逼得渾身不住的發抖。可是他還不自然的故意搖擺着身子，用脚尖敲着冷硬的方磚，想來掩飾掉他的戰慄。

「當然，我要，收拾他！你看好！總有，一天！我不收拾他，我是，你的灰孫子！不過，你呢？你這鴉片鬼！全身沒有，一根，硬骨頭！要是，我換了你！我真會，就在這兒，給他吃，幾斧頭的！唔！教他認，一認清人！老子可，不是好惹的！哼！十六塊錢，一畝的，上好田，五十畝，還不夠，一千塊！他不是，他不是，強盜，是什麼？不過，說起來，你也賤！老輩傳，給你的產業，不滿五年，都給你，完個精光！白銅錢，變烏烟！烏烟，變個屁！」

聽的人本想痛快地笑一場的，不知怎樣，大家都感受到一種莫名其妙的威

脅，臉上的肌肉抽搐幾下，心上是更加難堪和苦痛了。

酒漏斗的好心的幫忙話，並沒博得對方的感謝。恰巧相反，那個烟鬼，不無有些惱怒的，把頭連忙轉了開去，撲的在地上吐了一口痰。從袋子裏掏出半截紙烟來，在大姆指的指甲上，熟練的敲了幾下，走開去到祭台的蠟燭上點烟了。

這不能忍耐的等待的焦急，像浪紋似的，現在是波及到着棉袍或是着老羊皮皮袍的這夥人身上來了。

「怎的硯田先生還不來？不會仍舊在鎮上沒回來罷？」

「不會的，有許多村上的人，看見他昨晚回來的。怕是家裏有什麼事。」

「我們先散了福怎麼樣？他們等了許久呢，我們這一桌留着，等硯田先生來了再開席。」

「怎麼可以？他還沒來磕頭呢。他又會責怪我們不懂什麼死書恨經的。還是等等罷，或許他已經在路上了。」

可是硯田先生並沒有在來楊氏宗祠的路上。他還在家裏的客廳上踱着。噙了長烟管，看着屋頂，來回的踱着。每逢他心上存想着重大的事情時，他便那麼踱着，並不一定要抽烟的嘴裏噙着長烟管。直到他把那件事想妥了，他才把脚步停住。

他現在並不是不知道族裏的人，已經等待了許久，而且必須要等到他去了，纔可以吃散福酒。可是這有什麼關係呢？他自己的肚皮還沒有餓，他的事情還沒有想妥。讓這批鄉下人多等一會，有什麼關係呢？

客廳上還有一個人在那兒，黃黃的，有些浮腫的太大的圓臉盤，嵌上兩粒呆鈍的小眼睛。一頭蓬鬆的黃頭髮，穿了一身臃腫的棉襖棉褲。打側裏看，打後邊看去，或是打前面看，完全像隻象。這就是硯田先生的妻子。她不單有象一般的臃腫和結實的身子，可以抵一個半鄉下男子那麼的操作，她還有象一般的好脾氣。

她正騎在一張矮長櫬上，用鉋刀鉋着豆餅渣，預備喂豬的食料。她看到丈夫在她的身邊來回的走着，她猜想又是在想着自己田地上或是銀錢上的事情了。她想她也是應該分擔一分丈夫的憂慮的，於是她有些膽怯的開始試探地說了：

「我說，還是自己下田的好！這許多佃夥計，全是些靠不住的懶鬼！你看好他，他便鋤着，耙着，你不去看他，他便坐在田畝上抽旱烟，一筒一筒的，再也不想下田。……譬如，近來這幾天，田裏沒生活了，一個二個的都溜到茶店館裏去。犁耙不去修修，車棚不去修理。別人家都到河裏去澆河泥，放到田裏去做肥料。祇有我們一年到頭買豆餅沃田！這批爛肚腸的傢伙，橫豎不是他們的錢，他們不肉痛。祇曉得怎樣來偷懶！……」

硯田先生沒有回答她，也沒有留心去聽她的嘮叨。祇是在她停下來透一口氣時，他才看了她的背影一下。更加臃腫的身子！更加蓬鬆的頭髮！

「我說說呢，你又會罵我是女人家，不懂得什麼來瞎說了。其實算盤總是呆

的，用出去的錢，總不會多進來。譬如我們一年沃田的豆餅，動不動就要五六十塊錢，要是佃夥計會勤儉一些，一年也就可以省下這筆錢。我有這許多錢，一年又可以多養十幾隻豬，雞啊鴨的，更可以養一大陣了！……可是這一批傢伙，全是懶鬼！吃了主人家的飯，再也不想給主人節省些錢出來！」

她不說了，她在出死勁的飽着豆餅，身子一俯一仰的。她恨不得把這許多懶骨頭的佃夥計，一個一個的，像豆餅似的，給飽成了碎塊，去喂豬或是沃田。這樣可以給他們一種應得的懲罰，和省下一筆應省的款子。

硯田先生的思緒給她攪亂了。雖則他沒有去留心聽她的話，可是什麼「豆餅，」「豬，」「雞，」的，像夏天的蒼蠅似的，緊釘着他想得麥糊一般的頭腦。飛了來趕掉，趕掉又是飛來了。

他去把攔在桌子上的風兜戴上。他決心照了他想妥的辦法去做了。他燃上一筒旱烟，在屋子裏四處看了看，看還有什麼應該帶去而遺忘的東西沒有。

他還沒走出客廳，他的妻子又在嘮叨着：

「我說，你下次到鎮上去，還是多買幾十斤鹽來罷。我昨天聽見隔壁的大嫂子說，過幾天又要漲五文一斤呢。這世界真是吃人的世界！窮人不要想有命活！」

「又是鹽！」硯田先生在心裏說了一句，便走了出來。他們雖則已經生了一個兒子，除了用「喂」來作她的代名詞，像僕婦一般呼喚她以外，他從沒有對她說什麼私已話，或是給她笑臉看過的。

硯田先生在村子裏走路，照例是把下巴抬得高高的用鼻孔瞧人，這樣他可以不去理睬那許多不值得他理睬的鄉下人。而且同時他認為這也是一種他應有的威嚴。可是今天仍舊要擺出那樣的姿勢來，却有些辦不到。從田野裏颳來的風，也像許多像樣的人似的，專喜歡揀許多空隙裏鑽進來，把別人身上的溫暖，來溫暖它冰冷的自己。等到它吸收了一切的溫暖後，也就毫不感謝的冷笑一聲走了。而且一拐出村子的石板路，他的專看天上的一雙眼睛，也不得不暫時移到地下來。

這面是一條開融了又凝凍，凝凍了又開融的泥濘的路。這條通到楊氏宗祠去的小路，因為平時沒有多大像樣的人走，所以也就讓牛羊踩得東一個窪兒，西一個窪兒的。今天再由草鞋釘鞋從各條田塍上帶來了不少的泥漿，這條兩尺多闊的灰黃色土路，簡直就沒有這對雙鼻梁緞棉鞋的插腳地方。

硯田先生站在路口，着實躊躇了一回，還回轉頭去，看了一下自己來的地方。

這個村莊是算不得小的。可是在這灰色的天空下，它是顯得多麼可憐相啊！它們擠緊在一起，蜷縮着，抖顫着。低矮的泥牆的茅棚，低矮的，歪斜欲倒的，補釘也似的瓦屋，幾支枯禿的瘦小的樹，一切都在大聲嚷着：貧窮！貧窮！第三個貧窮！「螺螄殼裏擺不了道場，」這樣的地方，他會打出什麼世界來呢？把村上的田，全收來了算他自己的，怕也不滿三百畝罷？這和鎮上一個人便有五百畝田的夏鄉紳比起來，不是相差得太遠嗎？自己也總得過一下那種日子！

他稍微有些不滿的嘆了一口氣。他把長旱烟管拎在手裏，揀地上的現成脚印，開始艱難地跋涉了。

這條半里多的土路，本來是要不了走那麼長久的時候的。可是他不能走得快，誰都明白，這會損失他的身份的。像樣的人應該什麼時候都是從容不迫的，走路，談話，舉止。當然也有例外的特殊時候。

「硯田先生來了！」有誰這樣快樂的直叫了出來。於是誰的臉上都立刻塗上了喜色，那種苦旱了一二個月，突然看見下雨了的喜色。

約模有六七個人，族長什麼的，直迎出大門來。說着天氣壞，路壞，跑來辛苦了等等話說。

硯田先生從鼻子裏應着他們，並不立刻進來。他在大門的石階沿上，挺耐心的，挺仔細的刮着鞋幫上的泥，鞋底上的泥，直到刮乾淨了，他才跨了進來。

硯田先生有一條普通人算是碩長的身子，他有鄉下人的身材和骨骼，同時也

有城裏人的皮膚和悠閑。在他的方方的臉盤上，嵌着一對機警的商人的眼，和農人的拙強的不怕失敗的嘴部。

到了饗堂，他把長旱烟管裏的煙渣，嚇人的大聲的敲了許久，這才一半像是答應着別人的問話，一半像是醒着鼻子，從鼻子裏「哼」啊「哼」的，踱去祭台的蠟燭上把煙燃着了，他悠閒地啣着煙管，看了一會破碎的長着青苔的屋瓦，又看了一回破碎長着青苔的磚地，說了一大篇應該修補的話。又到神櫺邊去視察一回，看有多少給老鼠絆倒了，必須扶正的祖宗。這樣又捱了不少的時間。然後是好心的族長，跑到他身邊，膽怯的問，他要不要現在就磕頭，因為怕有許多人要等着回去，而且歷來是不等硯田先生磕了頭，是誰都不敢，或是不肯就吃散福酒的。

硯田先生這才一下子顯得忙碌起來。他脫下風兜，擱下旱烟管。他是讀過一些四書五經的人，是這族裏唯一有學問的。所以他祭祖起來，也挺講究，不像那

許多黃泥腿子，赤了脚套上草鞋釘鞋，隨便的把頭往拜墊上碰一碰就算了。他拍了拍皮袍，拉直一下皮馬褂，這才恭恭敬敬的跪下去，在每塊拜墊上挺莊重的磕了十二個頭。

硯田先生的腰還沒站直，屋子裏已經全是拖櫬的聲音，分杯筷的聲音，叫喊的聲音了。天井裏的鞭炮，也來不及的響着。除掉當中一桌用天竹筷的還沒人坐外，旁的全坐滿了。有的桌子，是一條板凳擠了三個人的。有的簡直連桌角上都站滿了小孩。除掉女人和抱在手裏吃奶的孩子以外，楊家村上所有活着的男性，可以說全來齊了。死去的祖宗對他們多少還有些好處，就是每年在這清明冬至二天，有許多貧苦的族人，可以省去家裏一筆不算少的飯菜。

直到旁的桌子把第一道熱炒吃完。硯田先生這桌還沒坐定。因為硯田先生今天決心再也不像往年似的坐首席了。他說，照書上講起來，此地的首席，是應該族長坐的。硯田先生的話當然不會錯，可是這就有還難做。他做了六七年的族

長，就沒一次敢坐在硯田先生上首的。

族長坐是坐下了。可是總覺得今天的桌子太高，或是條櫬擺得太開似的，渾身的不自由。硯田先生就坐在他身邊，他真怕自己會一個不小心，把什麼油汁濺到他的皮袍上，或是袖子把他的酒杯帶倒了。

族長謹慎地把酒杯端了起來，勸一會。又把筷子拿起來，勸了一會。可是看到硯田先生祇顧抽他的烟，誰都不敢去動一下那隻快要冷完了的熱炒，後來還是他看到全桌的人停着筷子在等他，他才用兩隻手指捏了一隻筷子，向他們畫了一個半圓圈，說：

「請，請，……大家隨便。我今天胃口不好，不大想吃東西。」

全桌的人這才動筷子了。族長還十分掛念的，嘴裏含了整塊的皮蛋懇勸的問：

「有沒有看過醫生呢？硯田先生。你們唸書人，不比我們種田地的，應該吃些藥才是。……」

「真的，在我們鄉下人，吃不下飯就是病！」桌上一個毛頭小夥子也附和的說：「不過我們家裏要是有人吃不下飯，便教他吃灰。譬此吃飯生了食積，我們便用鍋粑煮了灰給他吃。這比什麼都要靈驗！」

「說是食積倒有些像。」硯田先生有些忍不住笑的樣子說。全桌的人也趕緊把頭湊得攏些，預先微笑着等待硯田先生的笑話。「這幾天到鎮上去，夏奇峯他們幾位先生，接連請我吃了許多次筵席，是這樣吃壞了胃。要是講吃灰的話，那倒不大容易，因為這幾天，我自己就根本不知道吃了多少銀耳魚翅。要我去把這許多東西買來，怕就得化掉我一半的家產了。」

於是全桌的人，跟着硯田先生的笑聲笑了起來。那個好意提議吃灰的青年，也祇能紅了臉隨着大眾吃力的笑着。

直到硯田先生完全不笑了，大家才停止下來。族長還嘖嘖的說：「這是孩子的話！這全是孩子的話！要吃藥才是正經！」

接着是靜默了一會。大家剛纔笑得太吃力了。

大棗搬上來了。硯田先生想這該是說話的時候了。於是他回轉頭來，像突的憶起了什麼似的，對族長說：

「我有些意思，想和你們說一說。……」

「是的，是的。……」族長趕忙應着。

「這完全是爲村上的人着想，我是給楊家村上姓楊的着想。其實我也無非是想給姓楊的祖宗爭一口氣。……」

「真的，真的，村上的人實在不行……」

「這不是那麼說。」硯田先生攔住了他們的插話。「老實不客氣的說，我們都是年紀大了，沒用的了。可是我們不能再耽誤我們下面的一輩！你看！黃家村，張家坡，那一個村子不出一兩個像樣的人？那一個村子沒有幾個子弟在外邊讀書，做事，賺錢？這不單是他們村上人什麼地方都可以靠靠他們；就是他們的

祖宗也是有光榮的，你想，到了清明冬至，他們祠堂裏進進出出，是哪一等人？你看看我們的子弟怎麼樣？真是十足的小叫化！給人家看了，真是最去臉不過的！」

他說了，向週圍看了看，嘆了口氣，連搖幾下頭。像是十分憂慮前途似的。同桌的人也立刻跟了他向週圍看了看，也是把頭搖了幾下。也還是嘆了幾口氣。

這週遭的情景，要使像樣一些的人不嘆氣是不可能的。

硯田先生的下一輩，誰都是嘴唇上掛着鼻涕，臉上膠滿了污垢，穿着綻出破絮的衣服。下邊是一雙滿是污泥的腳。他們站着，搶着，吵着。

「所以我想，夏奇峯先生他們也勸我！我無論如何得給地方上盡一些力。在這村子裏辦間學堂。現在私塾是不時式的了，所以我們要辦一間學堂。這就是我的意思。」

「好的，好的：我們自己來辦一間學堂。」同桌的人誰都是全副熱心地贊助着。

「地方我也想到了，我們可以借土地廟」硯田先生有些微笑的意思說。「至於開辦費什麼的，橫豎我們族裏有三十多畝公田，每年收下的租穀放進去，所差也就有限了。其餘的我可以設法，」

「唔，唔，好的，好的。」雖則還是誰都附和着，可是已沒先前那麼熱烈了。

硯田先生還是先前那麼微笑着，說：

「所以族長最好趁他們現在都在場，告訴他們一聲。說我們村上要辦隻學堂。」
「好的，好的，可是怎麼說呢？」族長有些驚惶失措了。「還是硯田先生說罷？我簡直，簡直有些說不上來啊！」

可是硯田先生不答應，他說這是祠堂，族長是主，而且這話他自己說起來也

不合式。

族長沒法的站起來了，他有些口吃的說：

「你們大家聽聽，聽聽，……就是硯田先生說的，鎮上的夏先生也說過的，……我們村上簡直沒像樣人走出走進，……而且張家坡，黃家村，……他們的祖宗，……祖宗，……也是很……很……歡喜的。所以我們要辦學堂……就在土地廟……」

本來是大家靜靜地聽着的，突的隔壁桌子上有個孩子哭了起來，做父親的看見孩子哭了，更加氣憤的打了他兩下耳光，惡狠狠的罵：

「你祇顧豎起耳朵聽什麼？碗裏的肉圓子快些吃啊！」

「我吃不下了。」

「吃不下？你這討飯坯子！我教你起先慢些吃，有好菜在後頭，你偏不信！

把芹菜蘿蔔絲塞滿一狗肚。現在呢，你倒底吃不吃？」

「我委實脹不下去了。」孩子哭着說，

其餘桌子上的人，聽見了這個信號，也就再不去聽這無味的演說了。誰都趕緊抓起了筷子，向菜碗裏衝去。

偶而有人滿嘴含了菜，含糊的問：

「剛纔族長說了些什麼？」

對方祇是搖搖頭，把菜接連的送到嘴裏去，於是問話的也不再問下去了。重又把筷子移到菜碗裏去。

直到把所有的菜吃光，再把剩下的殘汁，拌了幾碗飯送下肚去。看到桌上再也沒有留戀的東西時，這才把袖子抹了抹油膩的嘴，滿足地歸去了。

到硯田先生這一桌吃完出來時，天色已是陰暗得像傍晚時分了。風也比前時颯得緊了。風就像海裏的怒浪，把千百隻鴉羣，像落叶似的一高一低的捲着。

硯田先生走在前面，他不再那麼顧惜他這雙緞棉鞋了。

後邊有二個人在低低地私語：

「公田的租收給了學堂，那麼清明冬至的酒席錢，從那兒來呢？」

「怕還不是取消了！」

「那怎麼成？」

「你反對，去和他說去！」說的人把嘴向前面努了努。

二

「硯先生，」硯田先生家裏的長工，鬼一般的輕輕地移到書房門口，用沙啞的聲音喊：「福根和金壽全叫來了。要不要現在就領他們進來？」

硯田先生沒有回答，他兩隻眼一味死釘住滿是塵灰的天花板，在房裏來回的踱着。啣着旱烟管的嘴裏，有時還在含糊的唸些什麼，嘴一動，就有一朵黃色的烟，或是白色的熱氣溜了出來。

長工倚在門口不住地抖顫着。他的患着重傷風的鼻子，呼吸起來，就像有根蘆管裝在裏邊那麼撮哨着。一雙剛纔給北風吹得滿是眼淚的眼睛，緊瞅着這個肥重的身子在轉動。

靠窗的書桌邊，還有一個着藍布棉袍的，駝了背的中年男子站着。他翹着幾

根稀疏的灰黃的鼠鬚。兩隻鼠眼也骨碌碌的，儘看着這個身子不安的轉着。

突的，硯田先生拔出了嘴裏的旱烟管，一連串的高興的嚷着：「有了！」
「有了！」他連忙趕到書桌邊，在椅子裏坐了下來。

「你把這張呈文，再拿來給我看看。」硯田先生一笑起來，眼睛上的眼皮，就皺成了一隻角。「我現在有些意思了，有些意思了。」

站在桌邊的，連忙把捲在手裏的紙張，攤在桌上，還彎下腰，給他用手鎮住了捲起的一邊。於是坐着的人，把頭晃來晃去的，開始低聲吟哦下去。

他的聲音愈來愈低，最後連嘴唇皮都索性不動了。他的高興的神情，慢慢的消失，直到重又迷惘起來。他把握在手裏的烟管，重新含在嘴裏，閉了一會眼睛，又睜開來看了一回天花板。最後從椅子裏站起，重又在房內來回的踱着。

那個有些駝背的，彷彿更謙卑一些的，把桌上自己捲攏來的紙張，重又謹慎的拾起，放在手裏慢慢的，慢慢的捲着，捲着。兩隻鼠眼也重又不安地從眼角裏

窺伺着這個在室內鼓動着冷風的身子。

「總之，鳴皋先生，你曉得裏面還有許多不妥的地方，」他在某一次的來回踱步裏，停了下來，對書桌邊的那個人說。「裏面有許多地方是要修改的。譬如字句方面，措辭方面，……你曉得有許多地方是不大合，不大合……不大合什麼的！你說對不對？……」

「當然！當然！當然有許多地方要修改，要請硯田先生 郢政的。」曲着背，手有些抖顫的，重又把捲着的紙放開來，不信的自己看着。這篇東西是曾經化掉他整整的七八天的心血的。他翻查了許多本詩韻，嵌進了不少的古典，這篇委實是他生平的傑作。他在沒拿來時，自己便就鼻子湊着紙張的，在私塾裏不知朗誦了幾百十遍了。每讀一遍，便多發現一些好的地方。他愈讀愈喜歡，他愈讀愈是沉醉。最後他竟自信，而且相信別人也會那麼確信，就是司馬遷或是李太白寫的東西，也未必會勝過這篇文字的了。

他是滿料硯田先生要一讀三嘆的，他想到這兒，便禁不住心有些發癢。可是現在那不識好貨的，竟說有許多地方不妥，有許多地方要修改！天啊！真要請問請問，有那一句，那一個字是不妥呢？他真想打硯田先生兩下耳光，再拉着他的耳朵，究問他個明白。這真太使他傷心，也是太侮辱他邵鳴皋了。

「其實，」硯田先生又停了下來對他說，「這許多東西全不難，祇要弄熟就得。熟能生巧，我以前就專會弄這些東西，什麼呈文稟帖的，一天最忙的時候，也會代人做了七八十篇，真是一揮而就，直寫到手腕都酸了。可是不知怎樣一荒踈下來，竟也有些……」

他說了，在鼻子裏連哼了幾聲，還有些追悔似的自言自語的說：「拳不離手，曲不離口，真的不錯！」

「硯先生，」長工趁他走來窗口瞧一下天色時，趕緊喊住他。「福根他們來了，要不要就教他們進來？」

「你不看見我在忙着？別人在這兒忙着正經事情，你却跑來亂嚷着什麼福根壽根的！教他們在外邊等着！」硯田先生大聲的把長工叱走了。

於是他重又在這陰暗書房裏來回踱着，鐘擺似的踱着，這樣約模踱了十幾分鐘，他重又捏住了煙管，衝到那個像是塑在那兒的泥人的身邊去了

「這次給我記起來了！是的，是的，是「潮流」二字！這張呈文裏，我們一定要用這兩個字！這是新字眼！你曉得我們現在辦的是學堂，不是私塾，所以必須用幾個新字眼，這樣我們纔可算是新派了！哈哈！這兩個在嘴邊的字，竟也會一下子記不起來，我的記性真太壞了！是的，這兩個字用到呈文裏去，准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。我曉得現在他們都是新派，所以我們得看什麼人，用什麼字眼，說什麼話。……」他滿足地笑着，這才十分舒適地坐進椅子裏去，從新把這張呈文讀着。

是的，這張呈文就是太舊一些，其餘都還可以過得去，譬如說，村上失學的

學齡兒童，就有三百多，這點誇張得就並不怎樣過份。接下去說，必須要辦學堂，學堂裏至少要請三四個教師，那末每年的薪金就得化一千多塊錢，再加上設備，這隻小學校，一年也總得化三千塊錢，這幾點也說得很委婉曲折。再下去就說到請領開辦費，和請撥一部份屠宰稅作經常費，這點也說得冠冕堂皇。最後是例有的結句。啊！這兒簡直沒有他「潮流」兩字擠進去的地方！

說自己不曉得插在什麼地方是不行的。於是硯田先生把攤開的紙張，重又捲好，交給那個站在桌邊的，還滿臉是懇切的神情對他說：

「現在我已把這兩個字給你想了出來。所以這張呈文就很容易做了。你回頭再去修改一下。總之，我們這一張呈文上去，務必要達到我們要求的目的，至少也得領到一半的數目！不然我們的學校就辦不成。好罷，你改好了明天就帶來。過幾天就得帶到鎮上去，」硯田先生把烟渣在門檻上敲了一會，他預備走出書房了：「我現在還有些緊要的事要辦，有幾個人在外邊等着，也是關於學堂的

事。我們明天見，你不在這兒吃了晚飯去嗎？」

鳴泉先生本來是「是的是的」「不客氣，謝謝，」那麼應着的，現在看見硯田先生就要走出去，他才一下子着慌起來，真的。「棗柳」「棗柳」的，到底是那兩個字啊？

看到硯田先生已經跨出了書房，他立刻跟在後邊着急的叫：「這……硯田先生，這「棗柳」不知是怎樣寫的？譬如說，總不會是……？」他的臉不禁慢慢的紅了起來，他坐了將近卅年的館，要問某個字怎樣寫法，這還是第一次呢，

「想起來大概是潮濕的潮，流水的流罷？我記得曾在什麼地方看見過，想來不會錯的。」硯田先生也有些記不清楚，他回轉身來看了一回問他的人又仰起頭看了一回天色。

天是灰沉沉的，直壓到屋脊上來，已有微粒的雪花在飄下來了。

「潮濕的潮，流水的流，是的是的，」這位老先生在亂蓬蓬的鬚鬚裏含糊的

唸着。可是他隨即又想：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這兒並沒說到易水湘江啊！」

硯田先生看見他在沉吟，忽然又想起了些什麼，笑嘻嘻的對他說：

「我還忘記告訴你一些話，就是你以後教書，怕要多費些氣力了。這學堂不比私塾，據我所曉得的，就有體操算學什麼的。」

「我早就託人到鎮上打聽過了。全不難，算學我會打算盤，連「黃龍脫殼」我都會，就是體操我還得練習一下，不過小時候打過的「醉八仙」我還有些記得，再溫一下就可以了。」

「既是這樣，那就最好沒有了！」硯田先生衷心快樂的說：「我也不打配多請先生，橫豎村上總是這二三十個小泥豬，有你一個人也儘夠了。我們的規模小，開辦費什麼的，能請到請不到，還是一個問題，我們祇能這樣暫時將就將就。」

「是這樣好，是這樣好。人多手雜，反是幹不好。一個和尚挑水吃，到了三

個和尚便沒水吃了。」說了還把聳起的肩頭聳了幾下，諂媚地笑着。

「好的，就是這樣罷。」硯田先生把笑聲掉在背後，穿進甬道，走進客廳來了。

客廳的牆腳邊，有二個佃農模樣的，着了破爛的棉襖，抱着膝頭，垂了頭，並排的坐在條檯上，他們這樣的坐着等待好久了。他們聽見他走了進來，立刻都彈簧一般的站直了。還不安地回轉來看一下條檯，有沒有給他們的齷齪衣服弄髒。

硯田先生的神情很嚴肅。臉上連一絲微笑的意思都沒有。他還皺起眉尖，現出十二分焦慮的樣子。他昂起頭，默默的踱到中堂那兒的太師椅上，坐了下來。

接着是，在鼻子裏嚇人的哼了幾聲。

他們像是待決的囚犯似的站着。默默地在檢查自己，有什麼地方衝撞了硯田先生沒有？

可是硯田先生說話的語氣，遠沒他的臉色嚴厲。這使金壽放心了許多：

「我剛才教鳴皋給我抄了張稟單，我過幾天拿到鎮上去給夏先生看後，就送
到縣裏去。」

硯田先生說話時，是不專看住誰那麼說的。

於是站着的人，把籠着的手，立刻伸了出來，不安地在棉褲上搓着，搓着。
他們重又着慌了。

「這幾天爲了村上學堂的事，簡直忙得我有好幾晚沒有好睡了。」硯田先生
勞苦不過的嘆了一口氣。聽的人也放心的舒一口氣，把手重又籠着。「你們看，
什麼事都得我一個人操心！成了呢，當然是有福共享，可是要他們吃苦時，便誰
都不來了。我是單槍獨馬的在這兒做獨腳戲。真是啞子吃黃連，有苦說不出！」
暫時靜默了一會。福根本想說一句「村裏會幫忙的，根本就就不多」的，可
是想了想，還是不說的好，

「福根，金壽，你們倆都是我的族人，我的脾氣，你們是全摸熟了的。我是一個心直口快的人，有什麼便說什麼的。所以我到鎮上去的時候，夏先生老是勸我不要這樣心直口快了。曉得我脾氣的，會說我是個沒用的老實人，不曉得的，便會責怪我是喜管閒事了。」說完嘆了口氣，再是笑着。

「硯先生是最爽直不過的。」金壽說。

「就是啦，我是專喜歡扛木梢的，要是我認爲這件事對大家有好處，我便多吃些虧也願意。我就是拿定這樣的主張。所以別人乖得什麼似的不肯出頭，好，我來頂！我來做李達，鎮上的夏先生，就老喜歡叫我李達。」

「硯先生真是好人！」好心的金壽又跟着說。

「不過現在好人可難做，做了好人還要給人罵的！」硯田先生又不勝感慨的說：「不過我不在乎。祇要我對得住自己的良心，任憑人家罵我，說我，我都是不在乎的。譬如說，這次在村上辦學堂，怕就有許多人會疑心我揩族裏的油水，

其實我可以打開天窗說亮話。族裏這幾十畝田，就是全送給我我也不希罕，不要說這幾十担的租穀。這不會給我長上一身肉的。我是天（！）地（！）良（！）心（！）全爲了姓楊的子孫打算！想給姓楊的祖宗出口氣！別的村子裏爲什麼都有學堂了，而我們沒有？爲什麼別姓的子弟，有到外邊去讀書的，而我們沒有？別族的子弟，有在外邊做官賺錢的，我們的，却祇會放牛，拔草，種田！這都是爲了識字和不識字的緣故。就像你們倆個，有你們這些聰明，要是再認識字，到外邊去怕還不會賺個一百二百塊錢一月？」

福根和金壽都給他說得有些忸怩了，福根的心裏也不再像以前那麼的敵視他了。

「可是就因爲你們不讀書。」硯田先生滔滔不絕的說：「你們不要見怪，現在祇能在家裏種了田。我們現在都已是幾十歲的人，要讀書也來不及。可是我們一誤不能再誤，我們得替子孫想想辦法，難道讓他們一代一代的永遠種田下去不

成？要是將來子孫裏有一個發達了，也是榮宗耀祖的事情，你們說對不對！」

「真是呢，我們是沒辦法的了，還是看看這批年青人罷。」他們兩個真的十分絕望的說。

「所以我今天教你們來商量，就是族裏這幾十畝公田的事，」坐着的人還是愉快的說下去。可是站着的醬色臉上泛白了。「族裏的田，我曉得你們已種了十多年了。我爲什麼不主張別人種？族裏比你們窮的人多着。我是全看你們老實，做人明白的份上。現在不瞞你們，我想給江北人去種，這樣可以多收他們三斗五斗一畝田，學堂的開銷也就有了，要是我向族裏的人加租，那不是給外邊人笑話嗎？好在那些江北人，全是窮鬼，祇要有些菜根嚼嚼，他們便什麼都滿足了。」

「不過我們也像江北人一樣的沒飯吃啊！」福根馬上抗辯起來，他的一對大眼氣得凸出來了！這樣教我們脫了族裏的田，我們自己又一分一厘的田地都沒有，教我們吃些什麼呢？硯先生，你是曉得我家裏的，上面有娘，下面有五六個

孩子，都是靠這幾畝租田過活的。平時碰着熟年成，收了穀，還掉租米，還掉店裏欠的豆餅賬，有時候連飯米都不夠吃。說起來自己都不相信，種田的竟連飯都吃不飽！每年到青黃不接的時候，我們總是賠上大利錢，去除了米吃。我看硯先生千不看，萬不看，還是看看祖宗臉上，讓我們種下去罷。

「我的日子更是難！」金壽着急得快要掉下淚來了。「今年夏天趕水，自己身子不爭氣，一病就是病掉十多塊醫藥錢。這都是欠的賬，我答應今年稻期還給他們的，那知一個餘錢都找不出來。所以祇得延到明年麥期還了。這樣我們脫了田，不是醫藥錢還不出，自己還要討飯嗎？」

「我曉得你們會反對的。我怕你們會誤會，所以我特地叫了你們來，親自和你們說。可是你們還不明白！」硯田先生開始把鼻孔瞧着他們了。「你們應該明白，這件事我們全是爲了子孫。不然我安安穩穩的坐在家裏吃飯不好，這種下雪天氣，過幾天還要冒寒到鎮上去做什麼！我自己這樣吃苦，我自己是明白的。你

們也該明白，我們大家都應該明白，我們現在吃一些苦，就是給將來的子孫留一份福，我們吃十分，百分，就是給子孫們百十分的福氣。難道連這一些道理，你們都會不懂？」

「我就不懂得會有什麼福氣！福氣還沒來，我們便都會餓死了！」福根低聲的不滿的咕嚕。

「啊，你們不會懂，你們竟不會懂，這全是不讀書的緣故！」硯田先生站了起來在客廳裏又來回踱着了。

金壽跟在他後邊走着，求着，可是硯田先生毫不放鬆，任你這樣的哀求，他還是那個主張。不加租便是脫個！

看看事情是絕望了，第一個是金壽，接着是福根，都承認在每畝田租上再多納五斗了，

硯田先生這纔把一逕看好了早已陰暗的屋瓦的眼光，移到更陰暗的一對臉上

來。他滿意的笑吟吟的說：

「本來這樣也好，不過我總有些不忍。向族裏的人加租，也有些說不過去。我也是個鄉下人，田裏的出進我全曉得，這樣一來，你們還能吃些什麼呢？我們多少是過不慣江北人的日子的啊。」

「有什麼辦法呢？江北人也是人，無論怎樣，有一口薄粥喝喝，總比餓死要好一些啊！」金壽苦了臉說。

「真沒辦法！我自己也是不想加租的。不過辦隻學堂，什麼地方都得化錢，裏邊的細情，你們是不清楚的，所以你們也就不曉得要用多少錢。譬如請先生哪，桌子椅子哪，還有黑板哪，粉筆哪，將來縣裏有人下鄉來查學哪，什麼都是錢，動一動就是錢！不過這有什麼辦法，我們爲了子孫，多吃些苦也是應該的啊！」

硯田先生還想長篇大章說下去的。可是看見福根已經拉着金壽走出去了。

「你們不吃了晚飯去嗎？橫豎有的是菜啊！喔！嗯，你們現在要走也好，天色也不早了。」語氣是十分愛撫的。

「不，謝謝。」金壽簡短的回答，

他們走了出來，地上的雪已經積得很厚了，金壽回轉來看看硯田先生的大門，吐了一口唾沫，恨恨地罵：

「這不得好死的畜生，將來是要天誅地滅的！」

「罵有什麼用？傻子！」福根在肚裏默默地唸。「遲早要收拾他一下的。」他頭也不回地向前走了。

三

日子是愈來愈逼近年關了，這隻小學校來春便要開學。辦學堂是有許多別人想像不到的麻煩的，這許多都要他親自上鎮去打聽明白，辦個清楚。同時他還得送些禮給鎮上的夏先生，自己得去辦些年貨之類。

一條平常時候送蒿草給牛吃的小舢舨船預備好了。還特地用了幾根竹筒環插好，覆上幾塊蘆葦，造成一間臨時的艙房，艙房裏鋪着厚厚的稻草，上面再是幾條棉被，這樣可以使楊家村上第一個像樣的人，不給寒冷欺侮。

這七八里路的路程還得坐船，在楊家村上，除了有急病的要送去鎮上給醫生看外，硯田先生怕是楊家村上開天闢地以來第一個人了。不管村上有太多妬忌的人，在他背後罵他，可是也有幾個忠厚的或是公允的人，說他是有福氣、要前世的

修來的。

硯田先生吃了早晝飯才下船。村上的人，早已做了大半天的工作，回來吃飯了。硯田先生吩咐把送人的東西都擱在船梢裏，自己再脫了鞋子，把下半截身子圍在被窠裏。再從遮在面的一片蘆葦隙裏，窺伺着外邊的一切。

船從小汊港裏出來。兩邊岸上的陰處，還剩留着殘雪。靠河岸不到三尺寬的斜灘，現在都給鄉下人利用了種着胡桑了。有時從枯了的桑樹行列中間，可以看見碧綠一片的麥田。是的，花草都死了，麥還活着。這彷彿是說明：農人是十分強韌性的，船一路蹣跚地前進，硯田先生在心頭也就展開了他的地圖。這兒河的東面，那一區好田是誰的，西一區賣價值多少？誰的和誰的田連接着？誰的田沒有進水的路，所以賣不出高價錢？這一帶的地理，他全是熟極了的。有時他碰到不熟悉的，他便會問船夫，問旁人，直等到他曉得了一切，硯田先生就是這樣細心的人，誰有多少傢私，誰有多少田屋，好的或是壞的，在什麼地方。他比那許

多家產的主人更清楚。

船轉進大河，來去的船隻，也就多起來了。生活也就顯得匆忙。平時到了這兒，他便會睡了下去，直睡到鎖上才起身。這兒全是陌生的東西，太多了，太大了，彷彿是他不應該顧問的。可是忽的念頭掠過，他得到一個終身受用的啟示了。他爲什麼不應該留心一下呢？祇要自己肯留心，肯爬上去，他也會有夏奇峯這一天的！要是到了這天，不是這大河邊一帶的田畝，就有他的份了嗎？他是應該隨時留心的。說不定他還會有比夏奇峯更闊氣的一天在後頭呢！要是，啊，要是他有那麼一天，像城裏陳鄉紳那麼的日子啊！每個縣知事上任，必須來拜訪拜訪他，碰到什麼天大難解決的事，祇要他拿出一張名片，便烟消雲散的什麼都沒有了！啊，金錢！名譽！地位！爲什麼他就不能享受呢？

「祇要留心！祇要肯鑽！」他不斷的鼓勵着自己。

他開始問起大河一帶的田畝來。可是這本村的船夫的豐富知識，到了這兒全

沒用了，他祇能含糊的回答：

「這兒怕全是夏先生的田。」

「夏先生會有那麼多的田？難道註定是他一個人的？」雖則夏先生是他的一個崇拜，模仿，尊敬的對象，可是依舊有這種反感在他胸頭起伏着。「好，看罷！現在這世界，是誰有本領爬上去，便是誰佔上風！」

還有四五里水路，才是烏義鎮。祝田先生覺得寒氣愈來愈重，而且坐着的腿，也有些麻痺了，便把被蒙着頭睡了下去。

像這樣寒冷的冬天，一個人緊裹在厚被窠裏，在船艙裏躺着，聽船夫出力地呻吟的搖着櫓，寒水拍着船頭，又從船邊汨汨地流去，風在蘆葦隙裏吹着哨子，自己悠閑地溫暖地想着自己滿意的事情，真是最稱心不過的。

他在想着；假使自己會有那麼一天，請縣知事老爺到他家裏來吃酒。（或是爲了自己做五十大壽，或是自己的兒子和陳鄉紳的女兒結婚，）知事在正廳上朝

南坐着，自己在下首陪着，其餘的賓客，全是陳鄉紳，夏先生那許多頭等的像樣的人，門外全擁滿了族裏看熱鬧的人，不，連旁的村子，市鎮上的人全來了。比村上做社戲都還要熱鬧幾倍。（門口要不要警察站崗？當然的，連警察局長都親自背了鎗在門口站着……）於是，……於是突的船梢後來了一聲怪嘯，把他直嚇得睜開眼來：

「來船板梢！」

不知什麼時候，船已經搖到將近鎮上了。

等到船停泊住了。硯田先生整了整衣服，在黑絨瓜皮帽上，套上棉風兜，才拎了長旱煙管上岸了。

鎮上的陽光，要比村上的陽光暖和得多了。

他吩咐船家把帶來的兩隻臄腿，一對大雄雞，還有五斗香粳米提着，跟着他，穿過半里路長的熱鬧街市，直走到街東梢的一座石庫門前面來。

石庫門開着。天井裏有個白手白臉的，打扮得十分整潔的傭婦在洗着衣服。

她看到硯田先生稍微有些膽怯的走進門來，便回轉去對着螞殼長格門裏喊：

「鄉下的楊先生又來了呢。」

「又有什麼事，老是跑來跑去的？」螞殼門裏有個女人在大聲咕嚕着。

「他送了年禮來了。」傭婦高興的說。

「呀！」這才長榻門怪笑一聲開了。門口現出來的是張瘦癯的，像沙田柚的

核那麼一張臉，是張皺紋裏嵌滿了白粉的快過中年的女人的臉。

「送些什麼？」銳利的問。同時這雙銳利的眼光，飛快的落到那一對倒提着的掙扎着的大雄雞身上。

「是我送了一些薄禮來，夏太太。夏先生還沒起身罷？」笑嘻嘻地說。

「啊，是鄉下的楊先生。他到茶館裏去了。你把東西擺在這兒罷。」夏太太的第三句話是對船夫說的。

船夫放下東西走了。硯田先生本來也想就走的。可是他摸熟了夏太太的脾氣。所以他在客廳裏留着。

「胡媽，」夏太太看牢了堆在地下的東西，喊：「你去屏門後邊，把那管買小菜的秤拿出來，稱一稱這兩只雞有多重？」

「好的，太太，」胡媽把一雙肥皂手，在圍裙上搓了搓，走進客堂裏來，還看好硯田先生笑了笑。

這兒是硯田先生來熟了的。可是他仍舊利用現在這一些事間，來讀廳上掛着的「朱子治家格言。」他背着她們，用種最熱心的鑑賞書法的神氣看着。

「這一只雄雞有多少斤？」銳聲的問。

「四斤半。」

「那一隻呢？」

「四斤十兩。」

「兩隻合攏來都不滿十斤嗎？全是些小雞！對了，小雞送人，大雞留了自己吃，那倒是既實惠又好看的辦法！」夏太太旁的地方都寬宏大量，就是見到別人送東西來時，她老是疑心別人會送給她壞東西。

「這兩只蹄子也秤一秤！」

「這管小秤怎麼稱得起呢？上次趙家送的，比這兒還小，頭紐還稱不起呢！」胡媽忍不住笑出聲來了。

「你以為這兒的會比趙家送的大些？」夏太太還是不敢十分相信。

硯田先生心想，夏太太總該把一切禮物已經檢查完了，正想回轉身來告辭時，夏太太又在背後吩咐傭人了。

「胡媽，你去拿我們買炒米那隻升籬來量一量。」

「太太，量什麼呢，這又不會少的。」胡媽代硯田先生不好意思起來，這樣笑着勸阻。

「你這糊塗虫！你就愛偷懶！人家送了我四斗米，算我受了五斗的禮，成嗎？這種傻瓜事情我不幹，我要當面弄個清楚！」

直到女主人把一切禮物檢點後，硯田先生才算把這幅中堂讀完。他笑吟吟地招呼夏太太：

「夏太太，我現在到茶館裏去看夏先生，我等會再來。」

不知怎的，硯田先生一到鎮上，他便好脾氣起來，臉上嘴上，總是有說有笑的，走起路來，也不是在村裏專看天色那種神氣了。

「也好，」夏太太說。「要是夏先生叫你在這兒吃飯，叫他先差個人來說一聲，我可以多燒些飯。」

「謝謝，我是吃了飯從鄉下出來的。」硯田先生連忙敷衍。

「也好，我曉得你們鄉下人吃飯是早的。」

等到硯田先生剛走出客廳時，螞蟻般的長槓子，重又「啊哈」的一聲，在他

背後碰上了。

他還沒跨出大門，螻殼窗內突的又喊了起來：

「胡媽，你追上去問一聲。這兩隻蹄子是不是瘟豬醃的！」

硯田先生回轉來看了一下，看見胡媽在朝他笑。他也會意的笑了一下。隨即聽見胡媽提高了嗓子回答：

「不會的，太太，瘟豬的腿，不好腌蹄子的。」

「這可保不定。現在的鄉下人最是壞不過！」螻殼窗裏傳出了恨恨的聲音。」

他走出了大門，才嘆了一口氣。自己都不明白這是舒適呢，還是鬱悶。

街上的人真多。擠來擠去的，南貨店裏，糕餅店裏，全是擠滿了人。彷彿一到年關，誰都變得有錢了。

硯田先生擠過了大半條街，又走過一頂石橋，再走一段，才走到鎮上挺考究

的茶館近水樓來。樓下坐滿了從各處鄉村裏來的人，全是深藍的補釘，補綴着那褪了色的靛藍棉襖。他們都在望着街上的行人。茫然的，像是等待些什麼，又不明白等待的是什麼。終年的勞苦，失望，把他們磨折得衰老和沮喪了。他們是趁這一年來難得空閒的時間，跑到街上來喝喝茶的。街上人或許會說他們是跑來享福，其實他們都是帶了不能言說的隱痛來的。他們是來把不能拖欠的賒款，設法延期到明年麥期歸還。他們是來賣田給街上的像樣的人，或是來向他們借大頭利錢的款項的。幸運的農夫，當然不能說沒有，可是在這個年頭兒，除掉地主以外，一萬個人裏邊，有幾個人能快活過年的呢？不過這許多窮苦的鄉下人，在我們硯田先生眼裏，是像欄裏的豬一般不足憫憐的。在這個世界上，不去欺凌他們，壓榨他們，反去憫憐，那才是個十足的大傻瓜了。我們的硯田先生，連騾他們一下都沒有，便搖搖擺擺的直走上樓去了。

樓上有間雅座。是給所謂像樣的人坐的。用幾塊薄薄的木板隔成的。像樣的

人喜歡在什麼地方都做出一個區別，和窮人們劃出一條鴻溝，他們就依靠着這許多不同的享受而驕傲着，炫耀着，威嚇着。

雅座裏已經有許多人在裏邊了，夏先生正在閉了眼睛，手裏托着白銅水煙筒，在吐烟，一邊像是傾聽着鄉下人說話，又像是在自己轉着旁的念頭。

給「奇翁」這麼一叫，閉住的眼睛才睜了開來。是一個煙容滿臉的瘦個子，嘴上有一撮焦黃的鬍鬚。

「啊，硯翁今天上鎮來？好極！好極！」把屁股稍微移了移算是迎接。「這兒請坐，這兒請坐。」

坐在櫬上的鄉下人，早就全站了起來讓着。硯田先生就在夏先生旁邊坐下去。

靜默了一會。幾個站着的鄉下人暫時停了嘴，大家從這撮焦黃鬍鬚看到三角眼，又從三角眼看到焦黃鬍鬚。

「你們都坐下來，」夏先生招呼他們。他又回轉來對硯田先生說：

「等你來給他們評一評罷。我實在給他們吵了一早晨，連頭都吵昏了。」

一下子，同時就有七八張嘴爭講起來。

「你們慢些講。這樣七嘴八舌的，怪不得夏先生要給你們吵得頭昏腦脹了！」這樣叱止了他們。

一下子，大家重又靜默了，夏先生微笑地管自低着頭抽烟。

「這是什麼一回事？」硯田先生問夏先生。

「還不老是那麼一套？一邊說這幾畝田是他的，已經完糧納稅下來好幾年了。糧串都在這兒。另一邊又說是他的。糧雖沒納，可是田單契紙都完全。」

「大先生，你說好笑不好笑？既是自己的田，那裏有不完糧納稅的道理？而且要是自己的田，難道會給人家七八年來收租納稅不成？」一個中年的鄉農狡獪地說。

「可是爲什麼田單契紙都在我家裏呢？」一個少年拙笨的立刻搶着問。

「所以我現在要查究這份失落的田單！」那個中年的臉色和話句，都是十分嚴厲的。

「放你的狗屁！」這個暴躁的青年，氣得直從橛上跳了起來。「你這癩強盜！給你混收了許多年租，你還想搶我這幾畝祖產不成？我情願把這幾畝田和你打官司打光了，也不會給你白白地拿去享用的！」

「要打官司誰怕你？」中年的鄉農坐在椅子上，眯了眯眼，冷冷地說。

兩邊由說明而爭執，由爭執而大家漲紅了臉，快要動武了。

「這兒有什麼中見人沒有？」硯田先生對這一羣人問。

於是爭執的兩方，又爭指着一個人。

「他是我們村上人，族裏的長輩，細情他全曉得。」

於是一個直躲在屋角裏的，膽怯的怕事的老農夫，給推到前面來作證人了。

「你對這件事怎麼說？」硯田先生問他。

「我實在不大清楚，硬是給他們拖了來的，大先生。」

硯田先生和奇峯先生交換了一次眼光，大家笑了笑。

「那末你曉得田契是在他家裏嗎？」硯田先生指着這個少年人對他說。

「我看見過，我記得他死去的爸爸，曾買過這區田。不過那已已十多年的事了。這小夥子年紀還小。所以後來怎樣，我就完全不明白了。」

「那麼你曉得他這幾年來完糧納稅嗎？」他又指着那個中年人對他說。

「這幾年來都是他收租納稅的。」

「那末，你是他們的同村人，又是長輩，你是應該知道這田是誰的了？」硯田先生又追問了一句。

這個證人看了看愁眉苦眼的少年人，又看了看神情狡猾的中年人，於是慢慢地搖頭，再搖搖頭，無力地說：

「我實在不清楚。我在田裏的時候多。」

硯田先生立刻看出這是什麼一回事了。這個中年人，趁這死掉父親的少年人還沒懂得事情，便去縣裏誑報這區田單失落了，或竟是冒頂了收租完糧的。事情最簡單沒有。

「這一區田，一起有多少畝？」硯田先生問起了主要題目。

「八畝多。」

「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靠大河。」

「東邊的還是西邊的？」

「東邊的。」

「好田！這要值一百多塊錢一畝！」硯田先生看好他們，心裏在默默地唸。

「你一起種多少畝田？」他又問這個中年的鄉農。

「六七十畝。」

「原來是個小地主，又是個地方上的惡霸！」問的人點了點頭，仍然在心裏

唸。

「你呢？」他又回轉頭去問那個少年。

「六七畝。連這八畝多，都不滿二十畝。」

「一個窮小子，又是個沒用的！」硯田先生依舊不說什麼的點了點頭。

於是硯田先生把煙管在地板上敲了一會煙渣，看了一會天花板，然後低下頭來，慢條理理的說：

「我要給夏先生作個主。你們聽我的話呢，那末就照樣辦去；要是不聽，由你們打官司，打什麼去，可是以後不要再來麻煩夏先生」。

「我們都願意聽先生的判斷的。」兩邊都是這樣熱情的喊着。

「我是和夏先生一樣脾氣的。」硯田先生看了夏奇峯一眼。「總是大事化爲

小事，小事化爲無事。況且都是同村人，少不了要早晚見面，所以依我的主張，「和事爲上！」免得大家傷了和氣。現在又是年近歲逼，快要過新年了，大家也應該討個利市，所謂和氣生財。我們今年過了，還有明年，飯不是一天吃的。我們大家還要時常見面。你們說對不對？」

「對的，先生的話對極了！」

「你們總喜歡動不動就說打官司。衙門那裏是我們鄉下人上得的？不要說你們這一些小數目，是爲了這七八畝田的事，我在城裏親眼看到，爲了幾百畝田，打官司打倒把這筆田送光，還累得兩方都是賠錢貼本的，所以我以爲最好是和平了結。你們說是不是？」

「是的，先生的話總不會錯。」

「好，那麼我現在要作主一下。就是你算買了他這區田！」硯田先生說了，豎起眼睛看好那個中年人。

這個中年人立刻答應了。

「你算賣掉這幾畝田。譬如像上幾年，不曉得有這幾畝田一樣好不好？」

「這不是太便宜了他？」

「這不是這樣說法！你曉得現在法律可改了樣？」硯田先生問他。

「我就不懂，也不相信那一套撈什子！那全是些幫有錢有勢的欺侮窮人的東西！」那個少年恨恨地說。

「那末，你還想官司？打官司便要講法律。現在的法律上，不管是不是你的祖產，官家是全看你納不納糧，完不完稅的。要是誰連付了六年稅，便算是誰的田產。所以老實和你說，你打起官司來，贏的成份也就不多！」硯田先生虎起了臉，看好這少年人的眼睛，

少年人的頭低下去了，不作聲。

「還有，」硯田先生的語氣，立刻和婉了許多。「現在年近歲逼，誰的手

裏，都是銀根緊得利害。有許多人拿了田單契據去押去賣，都沒人睬呢！拿進幾個，總該比送出許多要實惠罷！這些算盤，你們年青人也應該會打。況且你的年紀還輕，祇要自己會習上，肯學好，這些產業自己也應該會創！好女不穿嫁時衣，好男不吃分家飯。祇靠祖宗這些產業過日子，也算不得有志氣的人。我的話說，就是這幾句，一切總是和事爲上，聽不聽由你！」

這個少年人漲紅着臉孔。他是實在要錢得緊的。而且經這位和事先生一說，自己也就明白，不怎樣鬥得過那個中年人了。再經幾個同來的人一勸，他的強硬的態度，也就完全改變了過來。

「還是聽楊先生的話好，他說的全是好話。」夏先生也從旁慫恿。

「那末，價目也請先生給我們劈斫一下。」少年人要求。

「那當然！」硯田先生立刻答應。「夏先生和我會作主的。」

先前的仇敵，現在又變成商人那麼爭討着價目了。

賣的人堅持着一百十塊錢一畝。買的人祇肯出三十塊。這樣爭着，嚷着，他們又快要鬧決裂了。

「這區田的價目我曉得。三十塊錢一畝，價錢是太低了些。」硯田先生不管他們的爭吵，突的插進來說，「要是這區田，祇肯化三十塊錢一畝，那末讓夏先生和我來買進。我們出的價錢還可以高些！」

這一來，買的人不敢響了。

「要是非要賣一百十塊錢。那也是胡說！現在就是拿來可以吃的東西，還得減少些價錢。不要說是田，是擱在地上還要人化工夫化本錢下去的東西！」硯田先生又把賣田人的嘴堵住。

「我看，價錢還是等奇翁來給他們作一下主罷。」硯田先生想到這最容易的，最討好的工作，應該讓他做了。

奇峯先生在連連地打着呵欠，聽見這樣說時，才像醒了過來，用袖子抹了一

下眼淚。

「好的，好的，」兩方都贊成了。

「好，我來說一聲，還是早些把這件事情了結。我家裏還有要緊事情呢。」

夏先生幽幽地說。「我說六十塊錢一畝，硯翁你說是不是這個數目？」

「這個價目最公允！」硯田先生連連地點頭。

兩方要想再增減的努力，是多餘的了。

於是大家忙着寫割讓契據。請夏先生和硯田先生做中見人。等到這個中年人到街上去籌足了錢，把這一疊鈔票放在桌上時，硯田先生又開口了！

「還有一點，我要說一說，本來是用不着說的。就是你們這次，整整地化去有夏先生一個上午，他放下了許多正經事沒做，都是爲了你們。所以你們這次應該重重的謝他。我這樣說，完全是良心話。我自己不過是碰巧走了來，幫夏先生給你們調解一下，所以你們可以不必把我的名字寫進去。」

「怎的你的名字可以不寫進去呢？這件事情全是你調解的，還是不要把我的名字寫進去罷。」夏先生又幽幽地說。

「不，不，你們兩位先生缺一個都不行的。」來的鄉下人全笑着嚷。其實讓契上早就寫好了。

然後賣田的人，和同來的幾個，憑窗偷偷地商議了一會。躊躇了許久。然後揀出六十塊錢，用紅紙分成了兩包，再賠上許多煩神勞神的話，送到夏先生和硯田先生面前。

夏先生把這束鈔票塞進袋裏去，說些以後大家應該和氣的話，算是答謝。硯田先生再三推辭，也受下了。也着實稱讚他們一番，說他們聰明，明白事理，不到縣裏去化冤枉錢，肯聽他們的勸導等等。

賣田的這一夥先下樓去了。於是硯田先生這纔笑嘻嘻的對買田的人說：

「這次夏先生委實幫了你不少忙呢！我本想說九十塊錢一畝的。我前年在那

兒買進幾畝田，就化掉百多塊錢一畝！這次是太便宜了你了。還有前幾年收的租，租的利錢，都算白送了給你呢。」

硯田先生說了對夏先生笑。夏先生也笑着。

「這次承兩位先生幫忙，我心裏是十分感激的。」這個中年人也狡猾地笑着。「這兒是一些薄禮，是給兩位先生買些糖菓給小少爺吃的。」

同樣的兩束更厚的紅紙包，送到面前來了。

「包裏是一百塊錢一包，一些小意思。」這個中年人說。

「怎麼好教你破費呢？」夏先生和硯田先生，都是同聲的謙辭着。

「那是理應該的。理應該的。」中年人沒口的說着。生怕他們會嫌少不肯受。

「好，那麼讓我們恭喜你置了產業。」受禮的人都是這樣祝頌着。

「我家裏還有些要緊的事，我先回去一下。」夏先生接連打着呵欠，連眼淚

都流出來了。「你下次鄉下出來時，到我的家裏來坐坐。」他對這個中年鄉農說。

「好的，好的，」中年鄉農連忙彎着腰答應。

「茶房！」夏先生挺有腔調的揚聲叫着。「這兒的茶都上我的賬！」

「嘎！」茶房也挺有腔調的應着。

「我早就會過鈔了。」中年的鄉農又陪着笑臉說。

「怎麼你又要客氣起來呢？這兒我是主人，應當歸我請客的！」頗有些責怪的樣子。

「不，下次新年上來吃先生的元寶茶罷，」這中年男子是慣會看臉色的。

「也好，也好，」夏先生一路說着，和硯田先生直走下樓來。

街上的行人，已稀了許多，許多鄉下人都已回去了。

夏先生走到沒有多大大人走的地方，停了下來，對硯田先生說：

「你到我家裏便飯去？」

「我早就吃了呢。你府上我也去過了。」

「你去過了？」

「我送了一些鄉下的粗東西給你。」

「啊，又要破費你！」夏先生用手擦去了鼻涕，隨即在水烟筒套上擦了擦。

「真的，我還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。」奇峯先生揀一處冷落的地方停了下來。「我那個兒子在上海，說要做什麼西裝，要我寄一二百塊錢去。我本想不到，可是聽說現在學堂裏，不穿西裝便要開除的。所以我現在想向你暫時借一百塊錢，湊滿二百塊錢，到郵局裏去匯掉它。這筆錢，我回頭便還你。」

「啊，這算得什麼，還不還的！老倌官要做衣服，我做老叔叔的，本就應該給他們做幾套的。」硯田先生在袋裏摸索着那包厚一些的紅紙包，把紅紙撕掉，點了數目，再交給他。

「我回頭寫張借據給你。」夏先生總不肯承認硯田先生這筆錢是送他的。

「笑話，那你才是存心瞧不起人了！」硯田先生竭力裝作好笑的笑著。

「好，那麼我暫時借一借，」夏先生把這一疊鈔票塞進袋裏去。「你不再來我家坐坐嗎？」

「我來了還沒辦年貨呢。船在等着。開了春，我再來府上拜年罷。」硯田先生預備和他分手。

「也好，你准定明年年初五來罷，來我家裏吃便飯。我還有個好消息告訴你呢。現在我要回去，不及細談了。你准定明年年初五來罷。」再說了幾聲「再會」，夏奇峯便弓着背，托着水煙筒，踱上橋去了。

四

「好消息！」硯田先生不是小孩子，不會輕易上騙的。可是這簡短的三個字，也是有種倔強的力量。等到日子慢慢地移近年初五那一天，他心頭的喜悅和不安，遠不是他所能預料到的。

年初五這一天，這位鄉下的紳士，起身得破格地早。匆匆地吃了些早飯，便催促着船夫去弄船。等到他自己已是坐在船裏時，他的不安，並沒有減去一分。他再也沒有前時那種閒適的心境，去估計，窺伺那一路來等待他去攫取的土地了。太過悠閒的櫓聲，是格外頑韌地撩撥着他的煩躁，他想竭力使自己不至失去紳士的從容與冷淡的態度。可是他依舊禁不住不時的問：

「船到了什麼地方了？」

或是：

「離開鎮上還有多遠？」

每一次的回答都是使他失望的。他不得不竭力壓制他煩躁的心。用雜亂的思
想，來消磨這看來太長了的時間。

「好消息？」他獨自的唸着。「這會是那一種好消息呢？他不會給我個什麼
徵收屠宰稅的差使罷？要是會搶到這個差使，閉了眼，一年就可以撈進一千幾百
的。也就可以買進十廿畝好田了。」

「可是到夏奇峯手裏去撈這個肥缺，不是和到老虎嘴裏去搶肉吃一般難
嗎？」想到自己竟會想着這樣蠢念頭時，也就不禁暗笑起自己來了。

「現在是大魚吃小魚的時代。他不咬我幾口，已是非分之想了。自己反想去
沾他的便宜？這次他不會是借什麼名義，又來敲我一筆竹槓罷？不，現在已經過
了年，大概他也可以不怎樣急等錢用了。」

這樣安慰了自己一會。後來忽的又想到：這或許是夏奇峯口邊隨便說的一句應酬話。要是自己過份認了真，或是顯得太熱心，都會失去自己的身份，和惹起別人的暗笑的。這樣的想着想着，也就不再催促船家了。

到鎮上時，才不過八點鐘模樣。硯田先生自己就覺到背上釘滿了旁人疑惑的眼光。奇峯現在怕正在睡得甜罷？十一點鐘起身，再躺在床上抽大半個鐘點的鴉片，到十二點鐘去找他，才是適當時候。

於是他到熟識的店家去坐了一會，探問些去年店家生意的好壞，他把聽來的話說，全記賬似的記在心上。他又到近水樓去喝了好一會茶。傾聽些各處農村上的情形。直到街上這兒那兒的響着爆竹時，他才知店家在接着五路財神，時間快近午時了。

他動身往夏奇峯家裏去。

奇峯先生在書房裏。僕人領他到那兒去。

他擡開了墨綠色的棉布門帘，房裏便有一股熟悉的氣味搶出來迎接他。同時坑床上也有個人連連咳嗽的坐了起來。

「你躺下去抽烟好了，不用客氣，我是來熟了的。」硯田先生用手連忙擺了幾擺，教他不必起來。自己也就在靠天井的窗邊坐了下來。

直等到一連串的咳嗽過後，總算擠出了一大塊濃痰，奇峯先生的喉嚨，這才有了講話的地方。

「好，那末，你隨意坐，我再抽幾筒和你說正經事。」

說了，重又在燈邊躺下去了。

奇峯先生的榻上，還有個女人隔着烟盤，蜷縮着腳躺着，給他裝烟。他看到梳得油光的田螺髻，玄色的背心，突起的臀部，着了繡花鞋的大腳，這個女人雖然脫不了一種粗氣，可是吸引一個貪戀肉慾的中年男子的魅力是儘有的。

相對着那個豐腴的身子的，這個骨瘦的身子的，正在滿足到像醉了似的，閉住

眼睛，用烟槍對住豆大的燈火，不斷的吱吱的抽着。讓那噴出來的濃厚的白烟，把他自己埋葬，也把別人埋葬了。

硯田先生開始觀察這間書房。這是一間狹長的房間。裏面的一頭，橫放着一張大坑床。門口放着一張書桌，書桌上堆着賬簿，算盤，書桌後邊是一座書櫥。櫥裏堆着幾本雜亂的線裝書，還有十幾本書脊上燙着金字的厚厚的外國書，直僵僵的站在裏邊。

「真的，大老爺回來過年沒有？」硯田先生找到問題了。

躺在烟榻上的，祇是簡短地回答，說：

「不回來，他說回來過不慣。」

說了重又在吱吱地抽着了，直到躺在床上的把烟抽足，他才渾身精神的從床上坐了起來。

「要你等，真正對不起，」他一面說，一面走了過來，在硯田先生身邊坐下

了。「你要不要來抽幾口，提提神？」

「不，謝謝，我還沒福消受它呢！」硯田先生最有禮貌的笑着說。

「你是做人家，省儉慣了的，其實難得抽幾口也不妨，這委實是好東西，祇要不像我這樣上癮就好了。」說了乾笑着。

「現在那個像樣的人不抽這東西？這不是癮不癮的問題，這要看你有福氣沒福氣！人生在世，有福享不享做什麼？」硯田先生挺誠摯的說。

「你這話也對。像我們這些年紀，也可以享享福了。還是等我們的孩子出來罷。這個世界是小夥子的世界，我們老頭子是管不着的了。」

「恐怕我們想管，都不給我們管呢。」硯田先生多少有些感觸的說。

那個女人也把煙燈吹熄，整理好烟具，從床上坐起來了，這女人朝硯田先生笑了笑。從這熟悉的笑容裏，他才突然記起，這是去年那個雙手插在肥皂沫裏的傭婦。

「啊，怪不得這女人穿着得這樣乾淨！」硯田先生在肚裏暗笑。「這鴉片鬼倒真是一個精明鬼。化了一二塊錢一月，給他洗衣掃地之外，他還會派她的用場！」

奇峯先生又在那兒勸了：

「你真的抽不抽？一切都是現成的。抽幾筒玩玩都好。我這兒是挺好的大土，去年暑假特地教大兒子從上海買了來的。」說了滿足地微微的笑着。

「他竟懂得買？」本當是奚落的句子，却裝上了佩服的口氣。

「他不單是懂得買，他還會想法帶！年青人要比我們聰明得多了。」又是眯細了眼，逗引人家去追問的笑着。

一逕站在牀邊的胡媽，也在笑。嘴唇動啊動的，她就要把這快樂的祕密說出來了。

「難道是放在袴子裏面，吊着帶回來的不成？」硯田先生當然不會蠢到真想說這樣的話。他除掉裝傻之外，是故意撩撥這牀邊的女人的。

「不，吊在椅子裏，怎好走路呢，大少爺是放在書裏帶來的！」胡媽最後猴急的，把這祕密洩露了。沒去注意硯田先生的撩撥。

「放在書裏？」這次才是真的不明白起來了。「這總不會是像切雲片糕似的，切成一片一片的。夾在書裏罷？」

夏先生祇是眯細了眼笑，連搖幾搖頭，不響。

「大少爺是剗空了許多外國書，放在裏面帶來的。」胡媽也開心地笑着。

看到這位鄉下的楊先生還不懂時，她便很快的跑到書櫃那兒，把這一大堆的西裝書全抱了來，擱在他們中間的茶几上，

硯田先生隨手把書一翻，立刻懂得了。這幾本書疊在一起是好好的。全沒破綻。可是把中間任何一本書抽出來，都是像銅錢似的，祇剩了一道邊緣。中間連茶壺都可以放得進去。

「啊！怎麼會想出這樣聰明的法子來呢？啊，真聰明極了！能幹極了！」硯

田先生再也不吝惜他的誇獎言詞。而且還大聲的笑着。

奇峯先生也笑着，不過沒有聲音。

胡媽也笑着。聲音和鄉下紳士的一般響亮。

直到胡媽把這一堆西書，仍舊放到原處笑聲才算停止。

「所以我說這世界是年青人的了。」奇峯先生又幽幽地說了一句。

「當然，當然。」硯田先生嘴裏漫應着。他在暗地裏估計幾這本書該值多少

錢。

突的，天井裏有個熟悉的聲音在刺耳地叫了：

「胡媽，叫老爺出來吃飯。」

胡媽應了一聲，又隨即說了聲「吃飯了，」拉一拉玄緞背心的衣角，便先出去了。

奇峯先生也站了起來，對硯田先生說：

「我曉得你們在鄉下吃飯是早的，我們可總得弄到現在一點鐘模樣才吃飯。你也到廳上來坐坐罷，我一邊吃飯，可以和你一邊談正經事情。真的，你總不會還沒有吃過飯罷，要是這還沒吃，我們便在一起吃，橫豎是些便菜，又不爲你添什麼菜的。」

硯田先生這才曉得對方說的請他吃飯，祇是一句應酬話。他今天絕早的起身，趕了這許多路，又灌了幾壺茶。飢餓是已經抬頭了。可是他不能不說已吃過了飯，不然便會失去了他做小紳士的面子。而且要是真的吃起飯來，或許夏太太豎起了眼睛，當了他的臉教僕人再添煮些飯時，這不是比捱餓更難堪嗎？

「我是早就吃了來的，你請便罷。我同你去廳上坐一下談談也好。」十分的勉強，可是還得裝做十分高興的說。

吃飯的桌子，就擺在正廳上，夏太太和一個七八歲大的滿臉污垢的小孩，已坐在桌子上吃了。菜碗飯碗，全騰起蓬蓬的熱氣來歡迎他們。

奇峯先生又和硯田先生客氣了一下。然後讓這個餓肚子的坐在冷冰冰的椅子上。

硯田先生竭力使自己的注意力，不移到桌上去。他開始熱心地觀察週遭的東西。這所正廳有三間屋開闊。可是一切都顯得十分陰沉，潮濕，凌亂和逼窄。時候還沒到黃梅天氣，地上的方磚，已是濕漉漉的滲出汗來。白色的燕糞，東一處西一處的，四處都是。西邊的一間，堆着兩三個篾囤，裏邊滿堆着收來的租穀。東邊一間的屋角裏，雜亂的堆置着犁，鋤，水車，這類農具。在這樣人家的客廳上會有這許多裝璜東西，不大熟悉奇峯先生的脾氣的人許會驚訝的。可是這許多東西的來歷很簡單！它們的舊主人，欠了這兒新主人的錢，沒有法子歸還，於是便搬換了一處場所，算另換了一個主人了。

全屋子裏，可以看出有一些新年氣象的，怕是正中的一間那兒燃着的大紅蠟燭了。這是供奉這兒主人的許多祖宗的。他們有了奇峯先生這樣像樣的子孫，所

以現在會有小半杯的滿是灰塵的酒喝，有幾碗凍了多天的菜吃。是的，姓夏的祖宗們，也該感到滿足了。不是有許多活着的人，連這許多飛滿了灰塵的菜都沒有吃嗎？這樣一想，自己肚子便格外的餓起來了。

硯田先生直活到現在四十多歲，雖則每餐都吃着白飯，可是從來沒有想到飯也會有種誘人的香味的。今天他可聞着了。而且那種香氣，像是報復似的，故意屈強的鑽到他的鼻管裏來。他一眼掠過去，便看到了腌肉和紅燒鷄。啊，這許多都是自己看膩了也是吃膩了的東西啊，真想不到今天會突然變得那麼可愛的。

用貪饒的或是羨慕的眼光，來看好人家吃東西，是不合像樣人的身份的。硯田先生十分明白這點，可是正想用些什麼話語來遮掩自己的不自然時，肚裏突然來了一陣絞痛，就像有千百萬隻螞蟻咬着撕着臟腑似的。這樣彎了腰，咬緊了牙齒的忍住了幾分鐘，劇痛過去了。可是在劇痛過後的舒適裏，却不料肚裏竟不大像樣的，噁哩咕嚕的唱起歌來了。

桌子上第一個聽到的，是那個鼻涕上黏着飯粒的小孩子。他像一頭獵狗似的，趕快豎起了耳朵，把二粒溜活的眼睛往各處找着。

「媽！有誰抽地黃牛玩呢！」

媽的回答是一雙筷子往這孩子頭上一鑿：

「閉嘴！吃你的飯是正經，沒看到你這種野孩子，連吃飯都想住玩的！」

「我真的聽見的，就在隔壁什麼地方。」孩子還是倔強的說着。

做母親的怪難看的朝他瞪了一下。孩子這才不敢再響了。

等到硯田先生的肚裏，開始第二次歌頌或是歡唱時，硯田先生趕緊從椅子上站了起來，大聲的笑着，

桌上的人，全詫異的回過頭來看他。他直笑到肚裏不叫了，才收住聲音。

「你想到什麼事情了這樣好笑的！」奇峯先生問他。

「我是笑那挖空了肚子的東西，這真像什麼的！那辦法真聰明，真聰

明！……」可是等到他背着他們，在廳上踱着時，他的臉立刻皺縮了，皺縮到像窮苦的老年人的臉一樣。

奇峯先生在飯桌上沒有談起那件「好消息。」除了在鴉片榻上，他說什麼都是最興奮外，其餘的時間，彷彿什麼事都提不起他的興緻。垂低了眼，說起話來也是幽幽的。

那個餓肚的人等着，等着，直等到這個不怎樣想吃飯的人把大半碗飯吃完，像是得了大赦的囚犯似的，趕快高興地招呼硯田先生，同走到他的書房裏去。

奇峯先生重又滿足地躺下去了。忙着點燈什麼的，等待胡媽進來給他裝煙。她隨即來了。彷彿她祇能在男主人到外邊去後，方始有空閒來做屋裏旁的雜務。於是這個女的忙着燒煙，奇峯先生焦急地看着，等待着，就像飢餓透了的了。硯田先生也祇有裝出悠閑的神情，看好這兩隻豐腴的手，熟練的在挑着，裝着，轉着，搓着，通着孔，一次，兩次，十次，二十次。

這間房間重又是乳色的了。奇峯先生也從飢餓而滿足，從滿足而沉醉了。閉了眼，嘴角上露着譏刺的微笑。

這樣直到奇峯先生抽足了，他才捧了茶壺連呷了幾口，從床上坐了起來。

「我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。」奇峯先生從床上瞟了一下硯田先生說：「我們是好朋友，所以有什麼好處，我不想獨佔，我總想和你均分。……」

「所以鄉下人都在說，我是你的小兄弟呢！什麼地方你都肯提拔我，」硯田先生挺奉承的笑着。

「就是，就是……所以我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，你有沒有聽到鎮上的大藥舖益生堂要召盤了？說到這兒，奇峯先生的聲音突的低了下來，生怕給什麼人偷聽了去似的。兩隻眼微笑的看住對方，狡猾的眯了幾下。

「什麼！這穩賺錢的店舖都會召盤？」硯田先生真的吃驚了，「這片店怕已開了幾十年了罷？」

「三十二年，」奇峯先生幽幽地說，「你認得不認得這家的小店東叫做王達材的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夥子？」

「記不起來，怕不大認識。」

「對的，你是不會認識的，就是我天天在街上跑，也還有一大半少年人是陌生的呢。他的父親王幼卿你是知道的。一生怕就沒有吃滿五斤豬肉。衣服總是破爛爛的。有一個錢，積一個錢。他臨死的時候，還吩咐他家裏，一天的小菜錢不能多過二百文。可是他死掉這一年，他的寶貝獨養兒子，就抽上紅丸了。而且還喜歡賭。幼卿死了怕還不滿三年罷？可是他的四百多畝田，鎮上的幾座房子都完了。……」說了還嘆口氣，好像他都分担一分憂愁一般。

「所以還是活了穿些吃些，死了甯願棺材薄些！」胡媽插進來說。

「對的，還是你的話對，皇帝都保不了子孫的江山呢。」奇峯先生立刻笑了起來。

「這話委實是實情，」硯田先生也趕忙稱讚了一句。
胡媽彷彿有些忸怩了。把架起琵琶腿的腳盪着盪着。

「去年，就是去年一個新年。」奇峯先生重又幽幽地接着說，「他在牌九上便輸掉了三千，這荒唐的孩子！這樣他就站不住腳了，本來聽說這店去年正月半，便要盤給人家的，不知怎樣給他一來，就硬支撐過了一年，可是到了去年年底下，無論如何站不住了。這小夥子親自上我這兒來，說要賣給我。我看他要錢使得緊，我就乾脆宕了他一下，說沒有那麼多的一筆錢。不過我對他說，要是他要錢使，我可以代他借個三百五百，不過利息怕要大一些……」奇峯先生停下來呷了幾口茶。

「他來借錢沒有？」這是一個盤剝的好機會，所以硯田先生十分擔心會失掉了。

「沒有，這一次沒有，」奇峯先生搖了搖頭。「他說他回去一次再來。他走

了以後，我想一想，才着急起來。這許多荒唐的小夥子，傻起來是什麼都會幹的。我怕他會用低價錢賣給人家。……」

「他討價討多少？」硯田先生問。

「幸虧還好，這天下午，他又來了。」奇峯先生並沒有回答他的問話：「我曉得他是到別處去設法不成功才回來的。他還是說要賣給我，錢可以分做幾批付給他。他說他看我的臉上，價目打個八折，五八得四十，一共算四千塊錢，問我要不要。四千塊？誰肯在年底下化四千塊錢盤一間藥材舖？我祇是笑了笑，後來他又減到三千。你說這價錢怎樣？」突的停了下來，睇細着眼等待着。

「店裏的存貨，生財，怕不值這些錢？」硯田先生當然在這許多地方，也是十分精明的。

奇峯先生點了點頭，又搖了搖頭，點頭是佩服他的精細，搖頭是否認他上面這句疑問的：

「值四千，怕四千還不夠，我去年託辭要買上好的西洋參，教一個掌櫃陪我到貨倉裏去看了一下。我的估計不會差什麼。我也問過這掌櫃，他說連屋連地皮，一切在內，至少也得七千多。」

「那末三千塊就不算貴了。」

「當然是說不上貴。」

「那末你就買下了？」硯田先生追問了一句。

「我……還……沒……有。」是慢條斯理的聲氣，和猜不透的神氣，「你預備出什麼價錢？」

「我？」硯田先生故意裝做失驚又是好笑的样子，「我怎麼買得起呢？就是再打個對折，我都沒這力量啊！……」

「不，我剛纔是和你開玩笑。現在我們還是講正經話。」先是乾笑幾下，可立刻又換成了嚴肅的神情。「我們是老兄弟。用不着欺瞞，我也不想獨吞。不然

我還會教你來，告訴你這個好消息嗎？我已借給這孩子五百塊錢，每月八分，利息不算貴，我本想要個「對本利」的，後來我想這「殺手鐮」下不得，這會使他不敢再來借，或是向別處借了錢，來還我這五百塊的，所以我連利息都沒滾上本錢去生利。」

「那末今年他又來過沒有呢？」

「就是爲了這，我才約你來的。我今年打聽到他在賭場裏又是輸的，現在大概輸得還不多，不過身邊還有個城裏來的妓女，我看上去，不出五天，他便會來借錢的。我去年本是留了五百塊錢，預備他來借的。昨天兒子來信要錢，一開口就是五百塊。所以我現在家裏沒什麼錢，可以借給他了。你明後天就回去帶六七百塊錢出來怎麼樣？對本利！這樣在二月底，我們再給他一二百塊錢就可以算是化了三千塊，把他這片藥材店買下來了。」

「辦法是好，可是我那裏拿得出這一大筆錢呢。」硯田先生是曉得在怎樣的

場合，對什麼人裝窮的。

「我做老兄弟的不肯虧待你！你放心。不然，化六七百塊錢盤那麼大的店，願意拿錢出來的人怕不少呢。你說對不對？」

「當然，當然。以後我處處還要奇翁提帶呢。」硯田先生連忙感謝和答應。
「我明後天湊成了這筆數目就帶來。」

「還有，」奇翁先生放下心事了。格外高興的說：「你住在鄉下，也不是事？現在我們這兒鄉下還算安靜，可是別處呢，你打聽一下，有那一個像樣的人敢在鄉下住？趁現在在鎮上置些產業，將來鄉下要是不安靜，就可以立刻搬到鎮上來，這樣又安全，又省掉租屋的麻煩。」

硯田先生是不相信他的村上會不安靜的，這許多豬一般的鄉下人，難道會造反不成？他一聲咳嗽，便可以嚇得他們直抖了。不過在鎮上置些產業，的確是他的希望，在鄉下能打出多大的世界來？這批皮包骨頭的農夫，能夠給他榨出來的

油，也就不會怎樣多的。

他慶幸他自己，他的一隻腳已經跨進鎮上來了，大概他的好日子，也不會遠了罷。

硯田先生走在路上時，是一逕這樣快樂地想着的。

五

硯田先生明幾天就要住到鎮上去了。以後怕不會怎樣時常回來。所以他特地趁今天有空，去視察一下這隻親手創辦的小學校。

初春的陽光，艷麗地晒着大地。射着橫在硯田先生背心的銀練，射着搖晃着的寶石流蘇。門外枯黃的草地上，有什麼馬蘭頭這許多野菜發着綠。小雀子也站在屋簷上，樹枝上，連連的向我們這位鄉紳鞠躬，歡呼。自然界的一切，彷彿全是這樣細心地安排，來討他的喜歡的。

路邊有隻牛在嚼草。麥田裏有三兩隻稚羊追逐着。再過去是一羣雞，裏邊有一隻雄雞，還瞟了他一下，突出了胸脯，和硯田先生挺親熱地招呼了一聲？

「我們要再會啦？」

於是幾隻雌雞，都不信地「哦？」「哦？」「哦？」的問着。

然後是耳朵裏鑽進了一陣尖銳的雜亂的吵鬧聲音。他一手創辦的楊家村小學到了。

天井裏有十幾個髒孩子在跳跟，在追逐，用泥塊互相擲着。

不知是那一個眼快，喊了聲「楊剝皮來了。」於是在天井裏的活潑身影，一下子全看不見了。

他一路來的愉快，稍微受到一些打擊。或許是這座潮濕黑暗的屋子使他這樣的。因為除掉在天井裏，這兒陽光和光線，都變成了稀罕的東西。他跨進了課堂。這十幾個孩子，全把書擋住了臉，在書背後向他做着鬼臉。課堂裏的土地菩薩的鬍子都擰掉了。土地娘娘却多了一部黑墨的鬍鬚，還戴了一副黑墨畫的眼鏡。牆壁上滿寫着：「楊北皮是十。」「邵明高是十，」這許多標語。

教師不在那兒，於是硯田先生穿過大殿，走到後邊去。

鳴泉先生正在一邊用手指擦着脚指窩，一邊把鼻子指着書上的行數，入迷的看着三笑姻緣。所以連硯田先生走了進來都沒有覺得。直到來的人大聲的把烟管，假裝做敲去烟渣時，看書的人才有些惱怒的，把看書的老花眼鏡推到額角上去。

看到站在面前的就是校長而兼校董時，這老先生才一下子着慌起來。紅了臉，飛快的把小書塞到枕頭底下，赤了一只脚，拖着鞋皮的站了起來。用那隻手裏的襪子揮去桌邊椅子上的灰塵，請硯田先生坐下。

硯田先生沒有就坐下去。他抬起了下巴，用鼻子嗅着四處。

「我聽到村上人說硯田先生上鎖去了呢？怎麼沒去看夏先生嗎？」偷偷地着上襪，僞促他搭訕着。

含着旱烟管，像是全沒聽到的。

前面天井裏又在吵着了。於是硯田先生皺了一下鼻尖，堵住了房裏的舊花布

帳子問：

「還沒上課嗎？」

「才下課不久呢。」有些抖顫的回答，「不過現在要上課也行，我去叫學生搖鈴。」

「既然沒到上課時候，也就不必！」冷冷的，簡短的說。

「是的，是的。」身子連彎了幾下。

看到校董不像剛才那麼嚴厲了，這可憐相的教師，才膽大一些的說：

「洋學堂就是這一點不好。一天到晚上課下課的，鬧得頭痛。我正想找硯田先生有空，設法來改良一下，譬如說，我們完全不搖鈴，沒什麼上課下課的，今天上半天教什麼，下半年教什麼。一直坐在書桌邊，不准離開，這樣，這許多孩子就可以不到處亂跑亂跳了。」

可是硯田先生完全不贊成：

「那不行，不搖鈴，還成什麼學堂呢？」

「是的，是的，還是這樣好，小孩子也不宜成天坐在桌子邊的。等他們多活絡活絡筋骨也好，」鳴皋先生又是十二分贊同。

硯田先生坐到椅子上去了。房間裏的空氣似乎緩和了許多。鳴皋先生的呼吸也順暢許多了。

「今年的學生多不多？」是煙管含在嘴裏含糊地問的。

「就是這，我本想來報告硯田先生的。今年的學生，可不大多，祇有十六七個。」

預料這樣報告了，聽的人會驚訝的，可是仍舊淡淡地點了點頭。

「村上人不相信，不大信洋學堂，是的，他們有些不慣的，我想。後來他們打聽到還是我教書，他們才把兒子送到這兒來，不過有幾家……有幾家……嗯，怕田地上要幫忙，就不來了。」

硯田先生自己是十分明白，那許多不送子弟來這兒讀書的原因的，不過這不能給予硯田先生任何的損害。恰巧相反。學生愈是少，他會愈沾便宜的，祇要這隻學校有三兩個學生，他一樣可以在自己的名片上，刻上楊家村小學校長兼校董的頭銜的。

這校董的頭銜，或許將來可以有些用處罷？

硯田先生在沉思裏站起身來，昂起頭直走出去。鳴皋先生把背再彎得下一些，影子似的默默地緊跟着他。

走在前面的，一逕沒有回過頭來。所以在後面送客的連連鞠躬時，硯田先生已走了許多路了。

在回來的路上，一切東西他都討厭起來。這整個的村莊，就像是老婦人的乾癟的乳房，再也沒有一絲豐滿，可愛和乳水了，已經榨乾了的東西，還留戀什麼呢？還是趁早丟掉罷！他想到自己就要脫離這個貧窮的破窠時，心頭是充滿了難言的喜悅了。

六

於是他就正式擠進了市鎮上紳士的一羣。他把長旱烟管丟在房角裏，和茗箒放在一起，改捧水烟筒了。他在這兒，慢慢的學會了每天上午十點鐘起身，（起身早了，是會失掉紳士的威嚴的）。起身後，就上茶館，喝茶，談天，談報紙上看來的事，談近地發生的事，等待着鄉下人，鎮上的小商人，把辛苦掙來的血汗錢，送到自己的袋裏來。他的手脚一天到晚閒着。可是他的心却在忙着。忙着盤剝人家的家產，忙着和旁的紳士在暗地裏爭鬥。不過他倒底沒抽上鴉片，他餘下來的時間，精力，也就比旁的紳士多了。

於是春天從閒暇裏溜了進來，把他僵縮着的心醱酵起來。時候已是暮春了。天氣暖洋洋的，閑散着的身心，都是感到怪不自在的。

就在這樣一個怪不自在的下午，他從住的藥材舖裏踱了出來。市鎮上的下午，真是怪難堪的靜寂，鄉下人一下子全回去了。和上午的異樣熱鬧，相差得利害。什麼人家園子裏，有隻雞啼了幾聲，聽的人也就身上愈加懶軟，心頭愈加煩燥了。

許多跑慣了的地方，今天就不想再去，心上滿想找到一個新奇陌生的地方，可以刺激一下這想睡一般的精神。

東大街的熱鬧區域，連想到都心上發膩，那末，今天還是到冷落的，一逕沒去過的西大街看一看罷。

棺材店，鐵器店，豆腐店，小茶館，沒有店面的人家住宅，這條冷落的街，就是用這許多冷落店舖和住宅組織成的。住宅的門都是虛掩着。這許多小店，彷彿全在午睡似的，沒一些聲息。比較有些生氣的，怕要算是直吊在街梢那鴻福園小茶館了。那兒不斷的有笑語的聲音，溜到街心上來。

茶館裏有三四個女人在門紙牌。從門角斜射進來的太陽，把攔在門口的空桌子空椅子的腳，疊到旁的空椅子空桌子的腳邊；太陽是橙黃色的，這兒的空氣，彷彿也是橙黃色的。這斷斷續續的笑語聲，全是橙黃色的。

硯田先生輕輕的咳嗽了一聲，便踱了進去。看見桌子上有一個中年婦人，立刻站了起來笑嬉嬉的招呼！

「喔！是楊先生呢！今天怎的上西街來玩？請坐，就這兒坐，我去泡壺茶來，我剛纔買進一些新到的雨前。你喜歡吃紅的還是綠的，真的，你到我店裏來坐，還是第一次呢？定是地方小，地方髒！楊先生就住在益生堂罷？」這小茶館的女主人是出名講話講得快，又是喜歡講話的。她的一連串不斷的問題，就像一連串的小爆竹劈劈拍拍不停地響着似的。

硯田先生笑了笑，點了點頭，又笑了笑，他曉得怎樣來對付種種怪喜歡說話的女人的。

趁女主人去泡茶時，他把桌子上另外的三個女人看了一下。都是三十多歲的年齡。裏邊有二個臉孔都是黃黃的，祇有一個塗着脂粉，打裝得乾淨，衣服也穿着得比較講究，而且手指上的二個金戒指，耳朵上的金耳環，髮髻上的金押髮，都是道地的真金。

「你喝口看，滋味怎樣？我是特地留給你們像樣的人來喝的！怎麼樣？香味我想不會錯？我是特地問茶販子買最好的。剛才泡，怕茶味還沒出來。你也來玩一下，就是怕你嫌出進不美，」女主人拉硯田先生坐下來玩紙牌。

「等我先看幾次，學會了再來怎樣？」硯田先生和這許多女人們談起來，永遠是和和氣氣的。而且還故意說些笑話來逗人。

坐在桌子上的女人，全笑了起來。

「你是哄小孩子，連哄小孩子都不會相信你的，」這個女店主笑完後，立刻咕咕刮刮的說。「你會不懂得玩紙牌？我曉得你對玩的事情，樣樣都是精明萬分

的。我曉得你是嫌數目小。你要是喜歡玩大的，我們這兒的張家嫂子，可以和你來一手。你不要全瞧不起人！」

女主人又說又笑的，指着坐在她下首的，那個穿戴金飾物的女人。

「你不要拉上我！你自己現成開了那麼大的茶館在這兒，不說你自己有錢，反說我？我能有幾個大錢，可以和楊先生比？真是，……」張家嫂子又喜歡又裝作惱怒時的臉部表情，是十分愛嬌的。她責怪的白了女主人一眼，還回頭來瞟了視田先生一眼，笑着說：「楊先生不要聽她空口嚼白蛆！她這張嘴一空下來，就要癢的！」

「這張嘴」現在空了下來，怎的會不癢呢？」女主人說完，立刻逃了開去。獨自倚着一張桌子的檯角，氣喘不過來的大聲笑着。

張家嫂子飛紅了臉，飛快的把條檯推開，站起來追趕着，一邊還罵着：

「我要來撕掉你這張下流的嘴！我就沒見過像你這樣油嘴油舌的！」

坐在桌子上的兩個，也不斷的笑着說：「該死！」「該死！」

這兩個女人在笑着，罵着，繞着這一張那一張桌子躲避着，追逐着。

硯田先生也坐在那兒笑嘻嘻地看着，可是完全不明白這是什麼一回事。他回過頭來問坐在這個桌子上子的女人：

「這張家嫂子臉孔怪熟的。現在一下子記不起來了，她是……？」

「廣源銅器店的老板娘。她的男人前年就死掉了。」一個塌鼻子的女人，湊過頭來低低地和他說。還把鼻翅掀了掀的笑一笑。

他看一看這個追逐着的身子：髮髻上的白絨繩，腳上的白鞋，他立刻懂得女主人取笑她的一句話，是什麼意思了。接着，比閃電還快的一個念頭掠過他的心頭，他立刻把它攫住了，真的！這是一個好機會！爲什麼不……呢？這比奇峯打的算盤要高明得多，她有錢，而且地位也高，人也漂亮得多！

那時女主人已在喊着求饒了，可是張家嫂子還是不放鬆，最後女主人向硯田

先生求援了，

這是一個最好不過的機會，女主人躲到他的背後來，張家嫂直追過來，硯田先生的手一攔，她便像一條魚落在網裏似的給他抱在懷裏。

女的起先是一驚，不過立刻心里喜歡了，她撒嬌似的裝作拚命掙扎着，硬要打幾下女主人方才出氣，可是硯田先生把她抱得更緊些，非要她完全答應不打人不可，這樣掙扎了夠長的時間，女主人方才算從楊先生背後，伸出了隻手來借她打幾下手心，幾分鐘的快樂時間，就這樣結束了。

於是大家重又坐下來玩牌，硯田先生坐到張家嫂子身邊去看她打牌。他看她因為喘息而一高一低的乳房，這活的可愛的輪廓，真是一個太大的誘惑。他的心驟然變得熱烈了，他必須佔有她，和佔有她所有的東西！

她不時的轉過臉來，把手裏握着排插得是像一柄小團扇的紙牌給他看，問他打那一張牌，吃那一張牌，他也不時的從她的撐着手的膈肢窩空隙裏，塞進手

去，熱心地指點她，女主人的話沒有錯，硯田先生對玩的事情，樣樣都是精明萬分的，張家嫂子在他的指導之下，就連贏了五局。直贏到另外二個女人拉長了臉。女主人直叫起來：

「不行！楊先生教她不行！她打牌已經就利害了，你再教她，你們兩個人合在一起，我連褲子都會輸光的！」

「你聽你這張嘴，會說出什麼好話來！」張家嫂子笑着罵。

「不是嗎？要是你和他來，我担保你不但你的褲子會輸光，你連人都會輸給他的！」女主人說了又準備起來逃了。

可是這次張家嫂子沒有去追她，她祇是臉紅紅的，垂低了眼，一味罵「下流！」她心上委實是真的連身子都願輸給他的，要是他肯要約話。不過這樣像樣的人會肯要她嗎？她又是寡婦，錢又不多！

「不要吵了，我代你來幾局好不好？」硯田先生和這女店主說。

「那最好沒有，要是贏了，我幾和你大家一半。要是輸了，全算你的，不干我的事！」女店主趕緊站了起來，一面吃吃的笑着，一面很快的說完，跑去旁的茶桌上，兩隻手捧了一把大茶壺，兩腳岔開，頭仰向天，把茶嚕嚕嚕的直灌到喉嚨裏去。

張家嫂子又連贏了幾次，而且贏得比上幾次更多。不容易吃着的牌，也從上家吃到了。硯田先生每發一張好牌，便用膝頭在桌子底下，推了一下她的膝頭，嘴裏老是說着：

「這樣的好牌，可惜沒有對子！」

或是：

「這樣的好牌，其實是應該留一留的。不過留有什麼用？還是請它找姘頭去吧！」

於是一張又一張的好牌，不斷的打了出來，張家嫂子直樂到想笑出聲來，可

是竭力的不讓自己露出笑容來。當然，她的快樂，不是全爲了贏錢，或許可以說是全給硯田先生的膝頭一推一撞，弄到她又驚慌，又是快樂的。

另外二個的女賭伴，全把嘴撇得高高的，臉氣得鉄青！當他們把不要的牌擲出去時，都是化了全身的氣力的，還加上一句詛咒：

「今天的牌，真是見了鬼了！」

本來坐在硯田先生對面，看那個輸得最多了女人打牌的女主人，也不信的繞到了他背後，看他倒底怎樣打法。

她沒看到兩分鐘，便在他的肩上重重地拍了一下。大聲的笑了起來，罵：

「你真是活見鬼了！牌有怎樣打法的嗎？自己有好對子拆散了，再送給下家，怪不得張家嫂子給你喂得又白又胖一身肉了！」

「你別拉上我？」張家嫂子忽的扳起了臉說：「我祇曉得上家有什麼牌下來，好吃的才吃進來。」

「你不要着急哪！」硯田先生笑着對這贏家說：「我自己輸了錢還沒着急呢！她原是在這兒說我不會打牌的啊！」

「我沒見你這樣會說的利嘴的！」女主人說。

大家聽了，都忍不住笑了起來。

「好，今天的輸贏全不算數。我們明天重鬥。」硯田先生笑着說，臉上完全是一副淘氣孩子的神情。

「好啊，好啊，」女店主直笑得亂拍起手來。

「你們想賴賬？哼，我可不敢鬆你們！」張家嫂子也是笑迷迷的，故意這樣說着。

「好，你有膽量想討，向楊先生討去，我們不給！」女店主把兩隻手撐住腰，裝腔做勢的把頭仰向天晃了幾晃。

張家嫂子向硯田先生看了看，她本想硬撐着說：「你們看我敢不敢向他討」

的，結果她却改變了主張，向他做了個愛憐的恫嚇：

「你們會賴賬，我下次也會賴賬的！」

不知打什麼時候起，太陽光已把桌子椅子的影子，全歪斜地堆到壁上去了。「要回去燒夜飯了。」那個塌鼻子的說，除掉茶館的女主人，她們全站起來走了出去。他的心頭，也像有什麼陽光似的溫暖東西移開，使他有種薄暮蒼涼的感覺。

他回來的路上，曾經偷看了一下廣源銅器店。不錯，店面雖則祇有一間開闊，櫃檯裏的腳爐銅勺什麼的全有。連白銅水烟筒都有好幾具，想到這許多貨物或許都會變成他的時，他立刻把下巴抬了起來，高興得滿臉是笑容了。

◎當然，第二天下午，他又到那小茶館裏去鬥紙牌的。這天他一起輸了三塊錢，在她們眼裏不小的一筆數目。

當然第三天下午，他又到那兒去的，輸了更多的錢。

可是在第四天下午，硯田就沒有再來，以後一直沒有再來過。張家嫂子也沒有來，以後一直也沒有再來過。

在第四天的下午，硯田直走到廣源銅器店裏去。

櫃檯上祇有個小學徒，在那兒打瞌睡，店裏靜悄悄的再也沒有旁人。

「喂！」硯田先生用手去推醒了他。

「你要買銅勺是不是？」這個小學徒還沒醒透，便趕快這樣說。「大號一千二，小號六百八。」

「你要買腳爐？」這個學徒看到外邊不像買銅勺的，所以趕緊揀了一樣貴些的東西說。

「你剛才睡着了是不是？」硯田先生嚇他。

「我沒有睡！我在這兒閉住眼睛算賬的！」這個小學徒着急的趕快分辯。

「老板娘在裏邊不？我是她的親戚，還想買些東西。」硯田先生輕輕地對他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臉在等待他。

「王大哥，事情怎樣了？那個鴉片鬼答應沒有？」看不清是那一個這樣的問。

王大麻子把右手的袖子，慢慢地捲了起來，慢慢地把雪茄烟拿了下來，擲了擲灰，不專着誰那麼的說：

「答應了。」

「好傢伙！今年來他一手大的！」有誰在燈光裏興奮的喊。

於是立刻有許多熱烈地起來計劃：

「我們這次要擺五場「搖寶」，廿桌「牌九」。」

「梅家村我熟悉，茶館裏可以擺一桌搖寶，五桌牌九，祠堂裏可以擺三桌搖寶，八桌牌九，戲台底下，戲場上還可以擺三五桌。」

「小馬，你這副活骰子可以拿來用了。」

「癩皮狗，你說我們這次放賭，可以撈進多少？」

「閉住眼，七八百塊總可以撈進的！」

「這幾年的鄉下人，不比前幾年，袋子怕都乾了，榨不出什麼來呢？」

「不，我曉得，我們這兒的鄉下人還好，不過他們都是些靱皮貨，不用警察去嚇他們，或是不用烟賭去騙他們，他們藏在米甕裏的錢，是輕易不肯拿出來給你的。」

在他們紛紛的爭論着時，王大麻子却靜靜地在抽他的雪茄烟。

「不要先歡喜！」王大麻子用力地說。雜亂的聲音，立刻停止了，「媽媽的，怕還有些事情要做呢！」

「怎麼樣？送去的三百塊，鴉片鬼還嫌少是不是？」

「不是說他。他起初當然也是牽絲扳籐，裝腔做勢的說些不相干的話：什麼正是農忙時候啊，做青苗戲，官廳本就不允許的，要放賭更不行了哪等等……」

王大麻子怪聲怪氣的學夏奇峯說話。

「這鴉片鬼那一年不是這樣說的？還不是壽星唱曲子，——老調？」門角落裏的那一個，鄙棄地說。

「我也曉得他一硬一軟的功夫，還有，烏眼見到白洋錢，錢總是好的。所以我把鈔票點了三百塊，給他時，他也就答應了……」

「怎樣？我曉得他那一套本領！」門角落的那個勝利地說。

「我出來的時候，他還勸我一切小心些，場面不要擺得太大，祇要弟兄們弄到一些吃用，可以歇手了。他說今年時勢不好，怕會發生什麼週折呢！」說話的人，才算把他去看夏奇峯的事全部說完。

「笑話了！還有誰敢來太歲頭上動土不成？」不服氣的人多着。

「別的鎮上的弟兄，也不會來分我們的吃用！橋歸橋，路歸路，河水不犯井水！要是他們不講交情來尋吃用，我們將來也可以去闖場子的！」

「鄉下人更不配！他們要是不識相，什麼時候給他們的草堆車棚什麼的，放上一把野火去！」

「決不會是警察局裏那幾個蟲子！他們一年裏，倒有半年吃用，要我們供給的。」

「真的要是沒我們，他們全得討飯去呢！」

「不要這樣拿得穩！我說，這次就是他們要來鬧我們的場子！」王大哥的陳橘皮一般的臉上，彷彿立刻發了一層白黴似的難看。

「他們才是來討死！」誰都吃驚了一下，因為誰都沒有料到真會是他們。可是吃驚過後，誰都是感到莫大的侮辱，和莫大的憤怒了！

「當然他們不會敢！後邊有鬼在撐腰！」王大哥說。

「還有誰？鴉片鬼答應了，還有誰敢不答應？」

「當然還有吃醋的人！」

「那末是誰？」

「姓楊的，鄉下人叫他楊剝皮的？」

「誰？」

「就是鄉下出來不久的那個三角眼！」

「他敢！他上了土地廟，還沒來燒燒香，拜拜土地菩薩呢！」

於是又有人問着：「是不是那個餅上廣源店的小寡婦的？」

「就是他！」王大麻子用力的說：「我剛才回來時候，就看見警察局長跑進他那兒去的！」

「那才是鈎不吃魚魚吃鈎！」有誰在冷笑着說：「去給些顏色他看一看，弄些吃用來！」

「你不要太小看他！這傢伙是個十足的壞坯子！我看鴉片鬼都有幾分怕他的！」王大哥鄭重的說。

「怕他的鳥！老子開混堂，娘做老娘，（即穩婆）大×大×看得慣！」有誰最流利的說。

「怕當然不怕他，。不過現在去尋他事，也不是時候，我曉得他是和鴉片鬼在暗地裏抬槓，吃醋，其實和我們倒還沒什麼過不去。」王大麻子的消息是十分靈通的。

「他不是和鴉片鬼打得親兄弟一般的？怎的會？……」有人問。

「老實說，他們像樣人，比我們光棍都比不上！我們還講義氣，講交情。他們是有奶便是娘，誰有錢，誰有勢。便是他們的爺老子。祖宗十八代！要是你比他差一些，他立刻踏上你背皮上，你連灰孫子都不如！」王大麻子有些激動的說。

「所以這批全是雜種。和尚吃十方，我們吃十一方，他們有本事竟吃到我們光棍頭上來了！」有人太不留餘地的痛罵。

「所以我說我們怕要做些事！那批狗眼睛的蠹子太可惡！平時靠了我們吃，

我們穿，現在倒來造反了！我們要殺隻雞給糊猴看看，教楊剝皮認人，我們不是什麼好惹的！」王大哥站了起來，虎起臉，握了拳頭，在桌子上連連的槌着說。

「對！我們要治他們一下！重重的治他們一下！不然我們以後這碗飯就吃不成了！這還成什麼王法！」十幾個高高矮矮的身子，條的全站了起來，磨拳擦掌的說。

「明天第一天演戲的晚上就幹！」王大麻子再是用力的往空裏擊了一拳，喊。

於是在嚷着「好啊！」「好啊！」的叫好裏，這十幾張臉，全擁出這所茅屋分散了。

x

x

x

第三天的上午，從清早起，每片茶館店裏便擁滿了人。本來這幾片茶館店，

每早那是塞滿了人的。可是不知怎的，今天就覺得多到異樣，幾百個頭，黑壓壓的在那兒不斷地晃動，起伏。幾百嘴，幾百對眼睛，幾百雙耳朵，幾百對手脚，都在那兒動着。不停地動着，照舊地動着。

消息從第一批人傳給了第二批人，於是第二批人加上了自己天才的啟示，一併傳遞了第三批人。等第三批人再細心添補一些有破綻的地方，再告訴別的。這生了翅膀的「消息」，不斷地在長大，變樣，等到它重新飛到第一批人的耳朵時，第一批人也就祇有慚愧他們起初見聞的淺陋，而不得不再給它裝添些什麼了。結果，大家對了這個化掉自己心血來養成的龐大的「怪物」，祇有嚇得逃避了。

第一批人報告的，很簡單：

「梅家村昨晚做青苗戲酬神，可是就在昨晚，離村不到三里路在那座大松林裏，打死了一個警察局長，還有幾個警察，是在暗夜裏受了傷，逃回去的。不曉得是什麼人，爲了什麼事打的？」

第二批人聽到了這個消息，起初當然是很高興，可是等了一會，也就不滿足了。這樣重大的事，就祇有這幾句話嗎？就是完全盡義務，也應該添加到下面的樣子的：

「你曉得這個局長，是什麼出身？哼！你們還不曉得罷？我可打聽得清清楚楚的，他販過私鹽，做過強盜！所以強盜有多少幫？首領是誰？他們的窠在那兒？他全曉得！近來城裏接二連三破的盜案，是誰告密的？你以為城裏這批飯桶，什麼「真吃隊」不「真吃隊」的會查出來嗎？全是他跑去城裏告訴他們的，所以一拏就着，不然，憑你縣裏再多幾百個真吃隊員也沒用！就是爲了這！所以強盜恨死了他！想動他的手多時了！可是他住在鎮上。弟兄們，又有真傢伙，他們不敢來。這次他們是預先打聽到他要到梅家村去的，所以埋伏在墨漆黑的大松林裏，等他走過才一下子闖出來。不是和他有仇，爲什麼祇打死他一個人？哼！我看地面上下去不會安靜呢！」

第三批人聽到了這消息，又是驚慌，又是喜歡。可是這樣的好題目到了手裏，不發揮一下，就讓它溜走嗎？那未免太可惜了。

於是第四批人聽到的是：

「湖邊前幾天就停着幾只形跡可疑的漁船。也不撒網也不捉漁的。白天裏你只能看到幾個人在船上，可是到了夜裏，一隻船總有十幾個人吃飯。大概他們在白天裏不是躲在艙裏，便是躲在灘上什麼地方的。東村的阿根的爺就說過，怎的這幾天陌生臉孔怎麼多？陌生臉孔，誰會曉得就會鬧出這件大禍來呢？說聽他們都是帶了真傢伙來的，所以他們把他打死了，還逍遙自在的看了幾回戲，去賭了幾局牌九才走，癩皮狗就說，他還贏到他們七八十塊錢呢！全是嶄新的沒用過的上海鈔票，大概是從什麼地方搶來的。」

然後另一些人，又只加上另一些東西，像：這強盜頭兒，一個人就握了兩管槍，或是：把警察局長拖進大松林去時，強盜裏有一個本來要開槍打死他的，可

是強盜頭兒怕失了風，所以自己親自用手槍柄，往這局長頭上輕輕地一敲，腦髓便綻出來了。

直到硯田先生奇峯先生，都絡繹的到近水樓來吃茶時，鄉下人還沒回去。而且看到這兩位像樣的人進來了，一個愚蠢的思想，使他們全擁到雅座門口來探聽了。他們總以為：像樣的人無論對什麼事，都應該比其餘的人多曉得一些的。

可是那批奢望的人，看到的和聽到的並不多。

差不多是在同一個時候，這兩位先生的兩隻手，捧了二柄水烟筒拱了一拱。差不多又是在同一個時候，這兩位先生各自的叫了一聲「硯翁」「奇翁」「您早」「您早」，於是大家坐下來，裝煙，抽煙。一邊說今天天氣好，另一邊說看來不會下雨的一類話。

後來還是茶房告訴了這兩位像樣的人，鎮上出了一件這麼重大的事。

「真的？」這兩位先生，全是立刻停下了吸煙，停下了眼珠吃驚的問。

於是茶房又把這局長給強盜弄死的事實告訴他們，一直到把他自己添上去的東西說完。

「可惜，可惜，這樣一個忠厚人！」奇峯先生和硯田先生異口同聲的說。

這兩位紳士嘆息了一會以後，大家還不勝感慨似的，彷彿在告誡世人的說：「所以冤家宜解不宜結！」說了大家點點頭又搖搖頭的。

擁在門口打聽消息的鄉下人，看到他們遠遠沒自己曉得的多時，全都鄙夷地冷笑一下，走下樓去了。

八

自從梅家村的青苗戲鬧了事以後，這位鄉下來的紳士，彷彿就有了重大的心事，很不快活。這場人命案子，當然是草草地了結的。可是張家嫂子一樣也有了心事，她在暗地裏忍不住喜悅，驚慌。她還沒告訴他，她已經有了三四個月的孕了。

每晚她躺在涼簟上，看好了他皺住眉頭，搔着頭皮的，在她牀前來回的踱着時，她總是帶了愛撫的眼光看好他，偷偷地在微笑，想些使他害怕而又喜歡的甜蜜事情：

「譬如說，肚裏這個小東西，養出來會不會像他的父親，將來會不會也搔搔頭皮，皺皺眉頭，神氣地踱着步的？在肚裏時時地跳動的小傢伙，或許還要比他

的父親淘氣呢！」

她還沒生育過。她對於生育的憧憬和恐慌多着。女人養一個孩子，就等於走過一座鬼門關。生育過的婦人都是那麼說。還有許多太可怕的故事：什麼小孩子手先出來的橫產，生一兩天都生不下來啊！什麼老娘不小心，手掏進產婦的肚子裏，拉傷了產婦的肚腸啊！還有什麼婦人生產後，家裏的人不懂事，讓她平躺了下去，便從此沒有起身啊等等，都是很可怕的。可是這許多恐慌，依舊不能減少她一絲的要生小孩的喜悅。

這是最愛的人給她生的哪！而且生出來的小傢伙，將會像爺，又會像娘，會笑，會唱，會跳，會長大，這該是多可愛的一個小寶貝，而「他」就是她的兒子！這是再多化幾倍痛苦代價來掉換，也是十分值得的！還有，那一個女人不生育？誰一生裏會保得住沒有病痛？化一霎時的痛苦，換一個絕大的快樂來，是無論如何值得的罷。

趁硯田先生每天上茶館去的時候，她已經偷偷地怕羞而又喜歡的，做了許多頂小帽子，小鞋子，小衣服了。她還託人到城裏銀器店裏，去買了八個小銀羅漢，四個「長命富貴」的銀字牌回來。這是預備綴在孩子的帽子上的，她做了許多尿布，涎圍這許多小物件，她都不給誰知道的放在一隻箱子裏。她已經有許多次，獨自的把自己關在房裏，打開這隻箱子，把孩子戴的帽子，穿的衣服，鞋，襪，平鋪在牀上，併成一個小孩子的樣子了。

「他一養出來，就會這樣長嗎？」

「寶寶的鞋襪，怕太小了罷？」

「這小東西，不曉得還要些什麼東西不要？」

她這樣快樂的問着自己，她不懂的東西真是太多了。可是這兒沒一個人可以給她問一下。

她把孩子的東西預備齊全了。她又給自己預備了一下要用的東西。生育的時

候，要在很冷的十二月，可是她把草紙，剪刀，腳盆全收拾好了。彷彿她早些準備好，她就會早些生產似的。她還打算過幾月去雇一個老媽子來，這樣，那個老媽子可以在她肚子大得不能料理家務時，可以來伏侍硯田先生和自己，還可以問問她生育的事情，孩子的尿布什麼的，也可以給她洗。

她什麼東西都預備好了，祇在等待這個使她快樂而又痛楚的日子來到。

他這幾天倒底在想些什麼呢？不然他該早就看出她的異樣來了啊！在這樣炎熱的六月天氣，她祇着了一件薄薄的短衫，每晚又都睡在他身邊，他竟會沒看出她已經隆起許多的腹部嗎？男人真是太粗心了。

肚子裏的小東西，突的動了一下，她不禁「啊！」的叫起來。

「什麼了？」硯田先生停下來問她。

「沒什麼，翻身得太快，閃了腰！」女的看好他微笑的說。

她是希望他多看她一回，多問她幾句，或竟是跑過來撫摩她一回的。可是他

並沒有，他重又皺着眉頭在來回地踱着了。

「時候不早了呢！還是早些睡罷！你老是在想些什麼心事啊？」女的故意堵起嘴的說。

「不，你先睡罷，我再吸幾筒就睡了，我不想什麼的。」他跑過來摸一下她的頭髮，在她的背上拍了幾下，重又走開了。

她依順的閉上眼，翻過去睡了，可是不到一會，她重又翻過身來睜開了眼。

「我睡不着！」她撒嬌的說。

「你睡不着，就再等我一會也好，我也就要睡了。」硯田先生說。

「不，你來，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！」女的招招手，教他走近牀邊來。

「什麼好消息？」站住了問她。

「不，我要你走來，我才告訴你！」女的堅持着。

他勉強的挨到牀邊。

「你坐下來。」

他在牀邊坐下了。

「你伸只手到被窠裏來！」女的頑皮地說。

「做什麼？」男的笑了起來。

「不，你別要管。」女的換上了一副正經臉色，「你把手放在我的肚上，等着，不要動！」

硯田先生依她的話做着。

不到一分鐘，肚裏就像有隻小老鼠，隔了一層肚皮，在他的手掌跳了一下，直嚇到硯田先生把手直抽了出來，吃驚的問：

「這是什麼一回事？怎的會有個塊在裏邊跳動？」

「你猜猜看這是什麼？」女的笑着問。

從女的臉上又是羞愧又是喜悅的笑容看來，他立刻明白這是什麼一回事了，

不過他還沒這勇氣，一下子相信這事實是真的。

「你總不是說，不是說，這會這會是……」？硯田先生會嚇到這樣可憐相的，今天可是第一次。

「什麼這會是這會是的！難道你天天睡在我身邊會全不曉得？我自己還沒怕，你倒嚇得這個樣子，好像這個兒子要你生出來似的！」女的有些惱怒的責怪他，可是立刻重又笑了。

「我不是怕這個，也不是說這個！」硯田先生結結巴巴的分辯。

「那麼你還怕什麼？」女的又問。

「沒什麼，沒什麼，」硯田先生含糊的說着。

「我再拿些寶貝給你看看，包你喜歡的。」女的十分興奮，一骨碌起身，跑去把這許多小物件全捧了出來，一樣一樣的，拿給他看，要他批評。

「你說這頂帽子好看不好看？」

「我總怕這雙鞋子太小了，你說他的腳會不會這樣小？」

「我想可以差不多了。」

「你說這件棉襖會太薄不？這條抱裙怎樣？」

「很好很好。」

「這許多全是我背了你，偷偷地做的呢！」女的愛嬌的說。

「全做得很好。」裝着笑容的漫應着。

可是一等到女的轉身，他立刻把眉毛皺緊了，比先前皺得更緊了。

老實說，他自己也是喜歡孩子的，鄉下的女人，祇給他生了一個孩子。現在在城裏高小學校裏讀書，他是還可以多幾個孩子的。不過他十分明白，他和她是不能生孩子的。社會可以容許他和做寡婦的她姘上了，社會還可以容許他和他儼如夫婦的同居。可是他們不能生孩子！爲什麼？沒有特殊的理由，就是社會不答應！一逕沒有答應過所以不答應！還有，他是像樣的人啊，這會連累他的名譽

的！

他本想立刻就把這可怕的又不能躲避的事實告訴她，可是看到她是那麼的天真，快樂，他也就暫時失去這份勇氣了。她竟會沒想到這一層嗎？女人真是太粗心了。

他不再踱步想那件事了，他現在有了一件更重大的，而且在目前就要損害他的事要想辦法。

他躺在牀上，直是翻來覆去的睡不着。憂慮像黏濕的蛛網似的，密密地蒙綴住他的心。

她也是翻來覆去的睡不着。這顆心就像是初春的草地，處處有快樂的嫩芽，不斷地跳了出來。

「你還沒有睡着？」

「還沒有，你也睡不着？」

「唔，你在想些什麼？」

「我想肚裏這孩子，會不會像你一般的高？」說了吃吃的笑着。

可是那個男的沒有笑，也沒有響。

忽的男的翻過身來，抱住她的肩頭說。

「我求你一件事，你答應不答應？」聲音艱澀得就像未成熟的青柿子。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我要你答應了我才說。」男的堅持着。

「我有那件事不答應你的？」柔順的聲音裏，夾了不少的可憐。

「這次你也答應的？」

「當然答應的。」

「好，心肝，我要你答應我把肚裏的胎打掉！」

在這間吹滅了燈的黑暗的房間裏，這句話就像是鬼叫一般的，使她直嚇得渾

身抖顫起來，這不是「人」的聲音！這也不是「人」的話說！更不會是「人」的思想！這幾個字，就像幾柄銳利的尖刀，把她的心顛截碎，又把她的希望割斷了！她對他突然恐怖起來，圍繞住自己肩頭的這條濕黏黏的臂膀，就像是一條可怕的蛇繞着她，快要扼死她了。她連忙掙脫了他的臂膀。

「這真會是他說的嗎？會是自己最心愛的人說的嗎？而且說的，就是要謀殺她自己最心愛的孩子，也就是他的孩子？」她真的又是疑惑，又是悲苦，又是憤怒，又是驚慌的。

「你是什麼想頭？你竟會說出這樣話來，你瘋了嗎？」女的聲音已是哽咽的了。

「不，你曉得，我們現在不能生孩子的，無論如何不能生，別人會來造事生非的！」男的解釋給她聽。

「怕什麼？誰不曉得我和你姘上了？一嫁由爺，再嫁由自家。我願意嫁給

誰，誰都管不到我！」女的憤怒到直是抖顫。

「不，你還沒懂得，講起來其實是一樣的，不過……總而言之，你的年紀還輕，我們還可以生的，這不是一樣嗎？」

「不過不過什麼？就是你們這批像樣的人在作怪！我曉得你是怕丟臉！你是像樣人啊！和一個寡婦姘了生私生子，是會坍你的台的，是不是？你既然怕我生兒子，你以前爲什麼又要來騙上我？」柔順的她，也會像生了小狗的母狗，突然變得兇猛了，牠不讓旁的動物，來損害牠的子女的。

「不，你沒懂得我的意思。」硯山先生會說的嘴，今天也突然變得呆笨了，他祇是把這幾句沒意義的話，反來覆去的說着。

「我曉得你是怕丟臉！你明天便仍舊搬到藥店裏去住好了！我們算是斷了，將來我生了兒子，別人有什麼話說，我一個人來承當，他們罵我也好，打我也好，我都不管。要是我在這兒住不下去，我都情願全了孩子討飯去！」她說到傷

心的地方，便把薄被蒙上頭，傷心地哭着。

「唉！你不懂，你不懂得我的意思，……」硯田先生嘆氣，喃喃地說着。

「我有什麼不懂！我有什麼不懂得你的意思！有便宜給你們男人沾的地方，你們男人馬上尖着鼻子聞來了。要你們稍微吃些虧，你們便夾住尾巴逃了。你們全是不要臉的孱頭！」她愈罵愈氣憤也就愈哭愈傷心了。

事情會有那樣的結果，真是太出乎她的意料的，她滿想他會像自己一樣的快樂，或竟是還比她快樂，來鼓勵，來愛撫她的。可是他竟會這樣狠心的說出這樣的話來啊！他爲什麼不勸他鄉下的女人，把孩子弄死呢？一種嫉妬，兩個孩子太不公平的待遇，都使她憤恨着，這許多悲哀，憤怒，使她直想了一夜，也直哭了一夜。

可是事情已經不能再遲延了，肚裏的胎已經有四個月大，再大了打胎就很麻煩了。硯田先生從茶館喝了茶回來時，他就從藥店裏帶了幾瓶痧藥丸，和一些麝

香回來。

女的眼皮浮腫的，默默地坐在客廳上等他回來吃飯。低重的眼臉，微微隆起的腹部，覺得她真是又美麗又可憐的。可是他不會因為憫憐，就改變他的主張，這是硯田先生偉大的地方。

在飯桌上，女的簡直沒吃什麼，她在靜靜地想，

「我今早想到了一個辦法。」女的突的抬起頭來說，水汪汪的眼睛，滿含着希望的看好他。「我來把這片店召盤了，變了錢給你，讓你帶我到什麼地方去，在旁的地方，別人就不會知道我們的兒子是私生子了。」

她滿料他會答應的了，可是他把頭搖了搖。

女的立刻把頭低了下來，眼淚又掉出來了，她抽抽噎噎的說：

「我就沒見你這樣狠心的！我什麼都肯犧牲，要你讓一步都不肯，他難道就不是你的兒子，你一定要弄死他才滿意嗎？」

「不，不是這樣說，我們以後可以再生養的。」
「再生養！要是第二次有胎時，怕你又要硬逼我打掉！」女的語氣，顯然比先前和緩得多了。

「不，真的不騙你！這次打了胎，我便去叫個媒人來，給我們說親，我不要你做姨太太，算和鄉下的女人『兩頭大。』」男的竭力哄她。

女的眼淚還沒乾，撲哧的笑了出來。她把手指在耳朵邊劃着羞他：

「這才羞死人了！全睡了這麼久，孩子都有一個了，再教媒人來說親，這不是大笑話嗎？」

「這不是大笑話，這樣一來，就像開店註了冊，你要生十七八個孩子都由你喜歡，別人不敢來哼一聲的了。」

「我又不是豬婆，生十七八個的，我祇要一兩個就夠了！」她不好意思的笑着說。

硯田先生的話，在她身上已發出了效力。他給了她將來的希望了，他連忙從懷裏把痧藥和麝香掏了出來。

「這許多全不會給你什麼大痛苦的，我已問過醫生，既靈驗，又快當安全，包你到了明天早上，便什麼事都沒有了。你今晚把這麝香覆在肚臍上，再用帶子縛住，這幾瓶痧藥丸，就在臨睡的時候吃。晚上我再去找個「老娘」來幫忙。」

她看到桌子上的一小包東西，不禁重又流淚了。她竟這樣苦命，連她的頭生孩子都不能見面嗎？這可憐的小東西，他就不能到世間上來了！要是他會等到生出的話，他不是一樣會笑會跳，用滾粗的手臂，板住她的頸頸子叫她「媽媽」嗎？她再看了看自己的肚子，他想到就在今晚上，這小東西就要給這一小包東西斷送了。這樣軟弱的身子，怎的會經得起這樣猛烈的藥呢？

可是她又不得不依照了硯田先生的主張做去，她太愛他了。將來他會給她生更多的孩子的罷？她不得不那麼安慰着自己。

這天晚上銅器店收門得特別早，這個小夥計快樂得什麼似的。

今天整個的下午，硯田先生也一逕陪着她，給她更多的鼓勵，更多的安慰，更多的希望。他深怕她會臨時改變了主張，直到晚上她把麝香縛在肚臍那兒才放心。

起初沒什麼動靜，然後，慢慢的，肚裏的小孩，就像感到了窒息似的亂踢亂跳着，肚裏一動，她的眼淚也跟着掉了下來。她不單是自己的身子難受，她心裏還代這小孩子的身子難受着。

「我對不住！孩子！娘真真對不住你了！」她低低地哭着說。

硯田先生彷彿什麼都沒聽到似的，坐在椅子上抽水煙，撲落撲落的響着，他坐在那兒等候那個時間來到。

就在小孩子跳動得最劇烈時，他勸她吃下了這幾瓶痧藥，不到一刻鐘，肚裏的小孩，真像是睡着一般的平靜了。

硯田先生真擔心這幾瓶痧藥進去，就是那末不痛也不養出來的了。

長街上有竹柝聲過去，二更天了，鎮上靜得什麼似的，睡在店面的小學徒，不斷地說着可怕的夢話。

女的肚裏突的一陣劇痛。劇痛過後，又平靜了一些時候，然後來了一陣更劇烈的，彷彿爬過一個高峯，又爬過一個更高的，再是一個再高些的。到了後來，平靜的間歇時間，愈來愈縮短了，這許多連續不斷的痛楚，接連起來，就變成一串苦澀難咽的苦珠！產婦的額上，已經漲滿了青筋，綴滿了大粒的大粒的汗珠了，她的身子痛到蜷曲了，她的臉部痛到扭歪了。她在不斷的喊着「娘」。

硯田先生曉得這是快要生產的徵候了，他提了一盞煤油燈，走到店面，把這小學徒推醒了，教他趕快跑到對河去，把那喜順家的那個老穩婆喊來。

小學徒眼睛還沒完全睜開，便從牀上翻了下來，輟着鞋皮，開了大門，跑出去了。

裏面的女人，又在銳聲的叫着痛，他讓這盞煤油燈擱在櫃檯上立刻跑了進去。

可是她祇在一陣一陣最難受的痛，胎兒還沒下來，他又牽掛着外邊虛掩着的大門，於是他又跑了出去，門還是虛掩着的大門，煤油燈孤另另的站在櫃檯上，彷彿也有所等待似的。貨櫃裏的銅器，全是呆着臉等着，瞧着。街上還沒有腳步聲響。

裏邊又在喊着痛，他又跑了進去，不滿一分鐘，他又跑了出來聽着，等着。好容易直等到小學徒氣喘喘地跑回來了，他告訴祝田先生喜順家的在「洗手」了，大概她過一刻就可以到了。

在這個當兒，要耐心等待是辦不到的。蚊子腳那麼短小的一分一秒時間，到了這兒，是變成橫過天空的一條虹那麼漫長了。他重又教這學徒去催促，這喘着氣的學徒，於是重又氣喘的跑出去了。

就在學徒出門後不久，產婦在痛楚的呼喊聲中生產了，隨着大量的血，掉下一個已經成形的肉塊，隨着這肉塊下來的，又是大量的血，不止而流着，產婦的臉是紙一樣的白，什麼氣力都完了的，躺在床上直是喘，眼，嘴，在劇痛過後全是半張半閉的。

粗氣的喘息，慢慢地細下來了，眼，嘴，也都閉上了，像要睡去似的。

這小學徒，又是獨個兒的跑了進來，一路上還埋怨着這個穩婆：

「說不幹就說不幹好哪！文纒纒的偏說什麼洗手不洗手的，害我白跑了兩趟！偏是狗屁不通的東西，喜歡這樣咬文嚼字！」

穩婆不來也好，橫豎是生產完了，這樣可以少一個人曉得，也就可以多保守一分祕密，硯田先生這樣想。

張家嫂子在牀上招呼他走近去。

「你來，我覺得……人直是……暈，現在……想想，……還是不打胎的……」

好，……」聲音微弱得就像一頭蒼蠅的飛聲。

「不，我們會再有的。」硯田先生安慰她。

她祇是微弱地搖了搖頭，沒有再響。他在燈光裏看了看她，她的臉，現在是紅潤得像少女一般的美麗了，可是沒有多久，它就像傍晚的霞光似的，很快的變幻，淡褪，最後是變成灰色了。

硯田先生低喊了幾聲：「不好！」他從牀邊直跳起來，想教學徒去請醫生時，她已是緊閉住兩只眼，斷氣了。嘴邊還留着一絲微笑，就像前幾晚睡熟了夢見她自己將來的孩子的微笑。

小學徒一逕是嚇呆了站在房門口的，他是給地上床上太多的血嚇呆了。

「你還直挺着屍看什麼？快些幫我來收拾一下子啊！」大聲的憤怒的叱責着。

等到一切收拾乾淨了，再教學徒去睡覺時，天快要發白了。

他當然是傷心的，可是他沒有掉一滴淚。他還有許多事要做，這女人放錢的

箱子，他是知道的，他把可以放在身邊的放在身上，把不能放在身邊的，另外藏在一處穩當的地方，等到一切都安排好了，他才獨自的坐到廳上去，看紙窗慢慢地轉青，發白。

他重新把那小茶館的女主人，和以前的二個女賭友招了來，有許多地方是非她們幫忙不可的，像給死屍洗滌下身，及換衣服等等，他又叫了一個藥店裏的夥計，來幫忙些入殮這類笨重的事情。他把一切吩咐好了，才像往常一般的踱到茶館裏去。

茶館裏的耳語，異樣的眼光，他當然是覺得的。可是他像往常一般的喝茶，而且在茶館裏逗溜的時候，比平常時候更長久些。

到他喝完茶，把身上的東西，放在藥材鋪的自己箱子裏，再走進廣源銅器店去時，這死掉的女人，已經很快的抬到野外去葬掉了，現在這兒再也沒有人微笑的迎接他，煮好飯菜等他吃飯了，他覺得這所屋子突的大了起來，大到不知道把

自己的身子，放在什麼地方才合適。四處全是空洞洞的，這所房子又像斗的縮小了，縮小到他透不過氣來。他把這兒整理好了，過幾天他得仍舊搬到藥材舖裏去。

他就在店面擺了幾桌酒菜，酬勞幫忙出力的人，誰都在那兒談着，喝着，笑着。

突的，外邊有個男人，直從街心大聲的哭了進來，嘴裏不斷地嚷着「姊姊」「姊姊」的

不知是誰低低地說了聲「王大麻子」，他們想站起來立刻走掉，可是他們仍舊沒有動。他總不會來硯田先生面前撒潑的罷，誰都是那麼確信。

他跑進店裏，突的不哭了，厲聲的問：

「誰是楊硯田？」

這三個字連在一起叫，硯田先生還是第一次聽見，聽來怪陌生的，這個彷彿

是另一個人的名字。

「是我！做什麼？」還是大模大樣的。

這個漢子一跳上去，便是「拍」的一聲，打了硯田先生一個耳光，打了還緊揪住這位像樣的人的夏布長衫，撒潑的哭着，罵着：

「就是你！好，你這狗雜種！你把我的姊姊強姦了，污了她的清白！你現在又謀財害命，毒死了我的姊姊！我們到警察局裏去！我們到縣裏打官司去！我要和你拚命！噓，噓，姊姊啊，……」

這個流氓裝做要拖他到街上去的樣子，把幾桌酒菜完全踢翻，又把貨櫃裏的什麼銅勺腳爐的，滾個滿地。

吃酒的人全逃到街心裏去了。街上擠滿了看熱鬧的人。

硯田先生起初是一驚。居然有人敢當衆打他的耳光！隨後是憤怒到極點，想叫警察立刻把這傢伙拉到拘留所裏去。可是等到他認清那揪住他的衣服的，臉孔

像是晒乾的橘皮；一塊凹一塊凸；一塊紅一塊黑；綴滿了大點的麻子時，他便明白這個傢伙是誰，並且是誰唆使這傢伙來侮辱他的了。他再也不驚慌，也不憤怒，祇是嚴厲地靜靜地看好這個流氓，心上有的是冷笑，更堅決更惡毒的復仇決心。

這個漢子雖則還是大聲的哭着，鬧着，顯然是很勉強的了。他的手已不似起初那麼緊揪着了。

謝天！救星到了！誰也料不到奇峯先生會在這個當兒跑了來，據他說，他是恰巧跑來安慰祝田先生的。

當然他立刻喝退了那個粗魯的傢伙。

「你連狗眼都還沒生是不是？你這混賬東西！我知道你想坐牢監了，
「嗯？」

那個漢子連忙乘機鬆了手，訴說着四的姊姊死得不明白，要請夏先生給他伸

冤。說了又大聲乾號着。

「好一齣戲！可就是做得不高明！」硯田先生在心裏冷笑。

「你有話，這張嘴不會說嗎？這樣毛手毛脚的，混蛋！你有話給我說好了。我給你辦到，你可不許在這兒亂嚷，這樣引動街坊的，成什麼樣子？」

「這月店，姊姊活的時候就答應今年給我的。我立刻就這月店，姊姊姊夫的東西，也全是我的！不相干的人，不准動一絲毫！否則我就和他拚命！」

「曉得了，你先回去，黃昏時候到我屋裏來聽回話。」奇峯先生把這漢子弄走了，然後再把手向街上的人揮了揮：「這有什麼好看的？癡烘烘的！回去，大家回去！」

等到街上的人散開了。奇峯先生才拍拍硯田先生的背，又拉拉他的衣袖，湊到他的耳朵邊，輕輕地告訴他，

「什麼姊姊弟弟的！他全在撒謊！你不認得他罷？」

硯田先生搖了搖頭。

於是又像是有什麼「好消息」告訴他似的，輕輕地可是用力地說：「他就是鎮上的一個最會撒潑的流氓。不好惹的！我見到他們就擔心。我們並不一定是怕他們。不過我們吃了飯要做事，他們是吃了飯不做什麼的。我們和他們結了冤，那裏會提防這許多？」

「奇翁的話對！」硯田先生十分感激而又佩服的樣子。

「他動蠻沒有？」奇峯先生皺着眉，挺掛心的問，「你看這件長衫都撕破了呢。這批東西真算不得是人！」

「沒什麼。我的甜頭嘗得太多了。所以現在應該吃些苦。增加一些經驗的。」硯田先生說完，明朗的笑了起來。

奇峯先生從眼角裏瞟了他一下，立刻垂低了眼說：

「老弟會這樣達觀就好，會這樣達觀就好。」

「好，那末，我們來談正經事情，」奇峯先生沉吟了一會說。「我看他們既是看中了你來的。他們的胃口怕不會小呢？你想怎樣？」

「是的，我也正想問呢。不曉得他們的胃口怎樣？」硯田先生反問着。

「當然我們全依他是不肯的。不過要是把他的要求，打個大折扣，怕他們也會不答應。所以現在最好是想個折中辦法。你不太吃虧。他們那面也可以敷衍得過去，不致鬧成了僵局！」奇峯先生一字一推敲的說。

「現在這女人一死，我心上亂得很，一切都請老兄給我作主好了。我做小兄弟的，無有不依照的。」硯田先生看來是十分軟弱的說。

「也好。我做老兄的，不會教你吃虧的。」奇峯先生閉上眼，抽了好一會水煙，才睜開眼來幽幽地說。「我看這座房子就讓給他。連這些破銅爛鐵，也不會值多少錢。傢俬什麼的，你可以揀值錢的，搬些回去。你說這辦法妥不妥？」

硯田先生沒料到奇峯先生的胃口會那麼粗，他化了許多個月的工夫，心血所

經營得來的這一份家產，竟給他這樣輕易的搶了去了。他心上當然是十二萬分的不願。可是不願有什麼用？他現在的實力，還沒到可以和奇峯先生對抗的地步啊。

「笑話了！」硯田先生十分坦然的說，「這許多東西本來不是我的。我用不着拿什麼的。我這兒祇有一只放換沈衣服的箱子，等會教藥店裏的夥計來給我搬了去就算了。其餘的，請老兄轉交罷。」

在奇峯先生點頭「也好」「也好」應着時，硯田先生立刻站了起來，把眼簿鑰匙什麼的，全交給奇峯先生，連那個小學徒都辦了移交了。

硯田先生沒一絲懊喪。這次失敗，對他是有好處的，他學到了一些東西：

「爲什麼這許多流氓，可以供他利用，就不會給自己利用呢？要是我有本領，我可以把他手裏的武器奪了來，制他的死命的，」硯田就是這樣安慰着自己，鼓勵着自己。

九

天空不剩一絲雲渣兒。陰雲都密密的飛到每個農夫的心頭去了，他們在不斷地流着汗又流着淚。自從田裏需要水的時候起，天便一逕沒有下過雨。

每早到街上來的鄉下人，近來幾乎絕跡了。上街的幾乎全是女人，孩子，匆匆地跑來，又匆匆地走了。這坐市鎮頓時冷靜了下來。今年歉收的預兆，彷彿就像佈在空氣裏似的，立刻給許多精明的商人嗅出來了。雜糧行，麵店，南貨店，誰都是把貨色藏了起來，把價錢提高。就是一逕往來慣的有信用的老主顧，現在也不肯給你拖欠了。

鄉下人已經做過幾回戲祈雨的了，用賄賂來求雨。又迎過幾次龍王。用逢承來求雨。最後是把龍王放在烈日下晒，把糞淋了它一身，用恐嚇手段來求雨。可

是什麼都沒效驗。沒法，最後祇好用苦肉計了；斷屠求雨！

不下雨就是不下雨。老天這次彷彿下了十二分的決心似的。

農村上的不安空氣，很快的波及到鎮上來。鎮上的小商人，誰都是皺緊了眉頭發愁。鄉下人沒飯吃，也就是說，他們沒有飯吃了。

硯田先生近來沒有回到鄉下去。可是他有眼睛，有耳朵，有比別人更精銳的眼睛和耳朵的。他是鄉下人出身，所以他用不着走到田坡上去，他就會估計到今年會有什麼收成。這樣整整兩個月不下雨，要不全是旱災，籽粒無收；也會打個五六折的了。

今年的穀子會賣好價錢，這是誰都料到的。他家裏還囤積着一百幾十担的陳穀子，去年族裏公田上收來的，也還有六七十担穀子堆在祠堂裏。把這些穀子，放在村上，將會是一個禍根的。要是他會運了來，放在鎮上，等到冬天時候出賣，那末，他這筆給夏奇峯搶去的廣源銅器店的損失，也就可以從許多窮人身上

撈回來了。

就趁村上人個個疲乏到想從桔槔上掉落來的某一個夜深，他雇了幾個人，幾條船，把這幾担稻穀，全運到鎮上來了。

天災現在再也不會損害到他一分一毫了。不，他現在反倒希望今年會是旱災呢，他像鄉下人一般的期待着天，期待着天不要給他失望。

於是，像是天上掉下來的，有一天，村上的族長，紅着眼睛，沙着喉嚨，一條蘿蔔那麼乾瘦，黧黑，在他面前出現了。他完全變了，他的形容，他的舉止。

族長一見到他，便絕望地把兩隻手在大腿上一拍的說：

「啊！硯先生，老天要絕人了呢！」

「唉，天要絕人，我們有什麼辦法呢，」硯田先生也是一副懷喪的想哭出來的

這副同情的臉色，鼓勵了族長，他興奮得直是唾沫亂射的說：

「我早就曉得今年是旱年了。我活了五六十歲，什麼沒看見過？什麼不曉得？正月初八九看參星，便是『參星參在月底下，』正是合了老話『蔘秧蔘在河底下，』我那時候就對他們說，今年怕是荒年呢。可是這許多小夥子全笑我老悖，在背後笑我，我曉得的。他們不相信！哼！現在怎樣了？我要問問你們，可是應了我的話了罷？」

「就是啦！真是要防都防不來的啊！這是天意！」硯田先生打了個呵欠說。

「硯先生，你近來沒回去，所以不曉得鄉下的情形。現在村上的樣子才慘呢！」族長興奮得從椅子上站了起來，指手劃腳的說：「白天不要說了，你夜裏去看看！在往年，誰都會帶了把芭蕉扇，在土場上乘乘涼，唱唱山歌的。哼！你現在去看看！去看看！水車一天到晚，一晚到天亮的在那兒桔槔槔的響。你以為他們能辱到多少水嗎？屁！空好聽！不要說辱上來的二三碗渾泥漿水，不夠白

天裏太陽晒一晒，他們的水車全在空聲響哪！港汊裏的水，連蝦都養不活了！大河裏的水，也祇能沒腳踝，他們還會弄到什麼水？！哼！真作孽！爲了這些斷命的水，誰都像發了瘋的！連夜的不睡。紙燈籠在田埂上穿來穿去的，比火螢虫都多！他們這樣穿梭子似的跑來跑去幹嗎？哼！講起來笑死人也氣死人！誰都在提防隔鄰的田會掘一個洞偷水，你看！你看！水就寶貝到這個地步！這個地步！」他頹然地坐了下來，垂低了眼，搖了幾搖頭，喃喃地又加了幾句：

「你在鄉下，要不發瘋才是怪！誰都眼紅紅的想吃人！真的，連狗都瘋了，這樣嚇人的到處吠着。……」

這個族長不說什麼了，低了頭，一動也不動地，硯田先生看到他垂在胸前的油焦色的頭顱上，頭髮完全白了。這許多鄉下人衰老得多麼快啊！去年在祠堂裏吃冬至酒，他的白頭髮還不十分多呢，這幾個月的時間，不單是使他多了許多白頭髮，也使他多了許多話說，變成嘮叨了。

「這許多我全曉得，屋裏的女人託人來告訴我的。」硯田先生擦了擦額上沁出來的汗珠說。

「硯田先生家裏還好呢！你有長工，有牛，有錢，什麼都用不着擔心！」族長又嘮嘮叨叨的饒舌起來。「可是我們家裏，啊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！要是我現在還有眼淚，我哭都哭得出的！大兒子辱了一個多月的水，病倒了！不管你有怎樣的好身坯，你也會病倒的！別人的水牛都在支持不住啊，何況是人？！那末，難道讓化了一個多月心血氣力救活的稻棵，讓它白白地再乾死不成？自己親手蒔的秧，就像是自己養出來的兒女啊！難道你在還有辦法想的時候，就不管他們，讓他們哭着鬧着，嚷着口渴，喊着肚餓嗎？這任憑是誰，都會不忍的啊！何況又是一家要靠它活命的東西！那末，難道教我踏水車去？我五六十歲的人了，骨頭硬撐撐的，想幫忙也幫不來啊！那麼怎樣呢？我的大媳婦生了兒子還不滿十天，她便去代她的男人上車了，可是車上祇蓋了一片蘆屨哪！這樣大毒的太

陽，連田裏的水都晒沸了，這些東西能遮個屁？而且她是女人啊！是生產不久的產婦啊！要是她是有錢人的媳婦，怕還直挺挺的躺在牀上喝參湯呢！心總是肉做的，眼睜睜的看見大兒子病倒了，媳婦要上車去，怎麼不心痛呢？可是心痛有什麼用？鄉下人誰不是那麼拚着命！而且河裏還沒全乾，總得盡盡人事，死馬當做活馬醫啊！而且說不定過幾天，老天會放放慈悲，下些雨呢？唉！我有什麼辦法呢？我一些辦法都沒有，祇有讓她上車去了。可是沒有踏到一個時辰，她便給村上人抬家來了。我早就料到會這樣的，我早就勸她不要去。可是他們年青人，全是性氣撐硬，他們那裏肯聽我的話呢？好，這樣一來，家裏是躺着兩個病人了！我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，和一個出世才十幾天的小孩子，濟什麼用？……」

這個老頭子重又傷心地搖着頭，把頭垂到胸前去。

祝田先生把眉尖皺了皺，他預料到對方要說什麼話了。

「本來呢，」硯田先生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不要說是現在，又是你的兒子媳婦病了。就是平時週轉不靈的時候，你要我幫忙，祇要我肯的。不過現在我也真難，說來怕你會不相信，我就有許多時候，連買小菜的錢都掏不出來。幸虧鎮上的幾個人全混熟了，所以還可以暫時拖欠，用不着立刻摸出來，你想我能有幾多進款，還不是全靠這十七零二分灘田？今年又是這種年成！你教我什麼地方找錢來化？進賬沒有，可是出賬却一天都不會少的，而且什麼人情便費，都比在鄉下大上幾十倍，人家看着我，在外邊場面撐大了，誰會曉得我已經借了人家六七百塊錢，把家裏的東西，暗地當了許多呢？我是啞子吃黃連，有苦說不出！」他說了還是連連地嘆着氣。

硯田先生的說話是那麼坦白，誠摯，神情是那麼嚴肅，頹喪，族長都不禁憫憐他起來了：

「在家千日好，出門一時難。我曉得在外邊住下來是不容易的，村上這批沒

良心的小夥子，還說你在鎮上怎樣怎樣的有錢呢！」

藥店裏的人，在外邊吃午飯了，族長才又記起了他自己還沒吃飯，他的兒子，媳婦全沒吃飯，在家裏等他借錢買米買藥回去。

「我也曉得你難，硯田先生，不過你無論如何給我去想法法罷！你在鎮上人頭熟，世面大，法子容易想，你今天總不會給我空手回去的。我這幾根老骨頭撐了來，真不容易呢，我今天就是割下幾斤肉，賣掉變錢都願意的！」這個老頭兒語氣十二分堅持。

硯田先生看看祇用空話搪塞，大概是不生效用的了，於是爽快的站了起來，對他說：

「當然我亦不肯讓你空手回去的，多少我給你去借些來，不過現在鎮上的銀根也真緊！有錢的人，全捏緊了不肯放鬆一些的。」

他讓這忠實的鄉下老頭子等在那兒，他到大街上走了一會，寫好了一張借

據，然後踱了回來。

族長看到他沉思的慢慢的踱了進來，料想這次借錢是不成功的了，他不禁抖了起來。

「人真勢利！」硯田先生喃喃的，像是說給他自己聽，「鄉下人收成好，利錢一厘二厘都肯借，碰到這樣的年成，拋五分利錢給他們，他們還是搖搖頭。好容易還是夏先生算買了我的情面賬，借了一些給我。」

族長這才換上了一副感激的臉色。

「我曉得，我曉得錢是不容易借的，所以我特地跑到硯田先生這兒來。」

「不過利錢却不小呢！」硯田先生裝做苦笑的說，

「當然的，當然的，各處都是一樣的，」這筆錢會給他多少痛苦，他是暫時不會覺得的。

「好，那末，這張借據你簽個押罷，這是官樣文章，月利八分。」笑嘻嘻的

把放在懷裏的寫好紙拿出來。

「好的，好的，」連忙彎了背，漲滿了青筋的拳頭，握住了筆彎彎扭扭的，畫了個「十」字。

仔細地鄭重地把這張借據看了一回，再摺起來放在袋裏，然後用三個手指，從袋裏抽了幾張鈔票出來，放在桌子上，說：

「你拿去买藥買米罷，我想老天不久也就會下雨的了，」硯田先生站了起來等他出去，

「謝謝，謝謝，但願老天會可憐窮人就好了！」立刻彎了腰，又是作揖的又是打拱的道謝。

直到走出藥店遠遠，族長才敢把手裏握着的幾張鈔票看了看，一共是三張，也就是一共三塊錢！他把眼睛擦了擦，再擦了擦，啊天！他的眼睛會沒看錯嗎？

他真願自己的眼會看錯了的！

這幾塊錢買米好呢？還是買藥好呢？他躊躇着。

十

把紙摺扇擋住了小半個臉，額頭上皺滿了深紋的，奇峯先生迎着落日遲緩地踱往西街來。

背後是一條長的黑影，鐵鏈似的，緊緊地繫牢在他的腳踝上。他拖一步，這條鐵鏈便移上一步，要是這條鐵鏈已經是夠長夠笨重的話，那末，他心上縛緊的那條，是更長更笨重的！

就像黑夜緊跟白天一樣，有塊不幸的黑影，太大的不幸黑影，突然地掉到奇峯先生一逕太舒適的生活上來了，

這真像是做夢！他在報紙上看到他的兒子的名字，和綁票匪三字連在一起的時候，他簡直不敢相信他自己的眼睛。這不會是夢嗎？這真太像做夢了。可是，

要是這真會是夢的話，那該多好啊！

這孩子真會荒唐到這個地步嗎？他不肯相信，又不敢相信，以前每封來信上要的什麼書籍費，學膳費，捐款這許多錢，竟會完全化在舞女身上的嗎？這孩子真的太使他傷心了！

兒女祇是個累贅！他忍不住嘆了口氣這樣想，哼！有多少沒子女的，在那兒成天的求神祈佛啊，生了兒子，做父母的便歡喜到了不得。還把孩子寶貝得什麼似的。孩子哭一聲，自己就會嚇了一跳，怕他會有什麼病痛。這樣就像用自己的血肉來喂着一般，等到孩子胖壯的時候，做父母的早就落掉一身肉了。孩子小的時候，怕他不長大，希望他快些長大，彷彿孩子長大了，責任便完了。哼，這全是自己哄自己。到孩子大了，做父母的，全又希望孩子會走回頭去。像小孩時候天真。最大的原因，怕還是可以省錢，省煩惱罷？撫養一個長大了的孩子，真是不容易的，化很多的錢，還得費更多的心血。可是他們給你的是那一種酬報

呢？哼！弄到自己身敗名裂，還要連累到父母！這就是！

這孩子也實在太糊塗了。想不到這樣聰明的孩子，竟會幹出這樣蠢的事情來！綁票，綁同房的同學，還寫信去勒贖。是多麼蠢笨的念頭和做法啊！弄錢的方法多着，比這又安全又容易的法子儘多，爲什麼要專揀這條危險的做呢？還有，他要錢用可以問自己要啊！自己有那一次沒答應他？他要是真的急需錢用，不管他是什麼用途，自己就是變賣田產都情願的，變賣田產總比這件事要臉上光彩許多啊！好，他不來問我要，他自己要想花樣找錢。現在呢？唉，這都是自己作的孽，該他受的！你說他不該受這苦嗎？他還連累到他父親在社會上的地位和名譽呢！

不論是自己臉上裝得多麼冷淡，心頭是多麼怨恨，他的耳朵邊彷彿又有個尖銳的聲音在響了：這不是你的兒子嗎？他一生嬌生慣養的，你教他怎樣吃得來這種苦啊？你得立刻把他放出來！女人家就是這樣沒見識。孩子給關在牢裏，彷彿

就是他做父親的，教人把他關進去似的！他難道真的不心痛？他難道不想立刻把孩子放出來？她還以為是在鎖上這樣容易，祇要拿一張名片，或是教人去警局裏說一聲就會放出來的。她那裏會曉得世路的艱難？那兒是上海哪！是不講情面的外國人哪！而且他在那兒又沒熟人，託誰去講情去？還有，他是抽鴉片烟的，癮很大，教他辛苦的跋涉這樣的長途，老實說，他心上是萬分不願意的。

那末，難道不去營救自己的孩子，就讓他 逕關在牢裏，或竟是將來執行……？不，這當然也不願，最好是，最好就是有什麼「兩全之法」，唔，是的，「兩全之法」，自己用不着跋涉，兒子也可以放出來。

所以他來找硯田先生了。

硯田先生赤了膊，坐在益生堂藥材舖的後園裏乘涼，他給剛才報上看來的消息，弄得十分興奮。有多少有用的東西，天天擺在眼前，而沒有給自己看出它們的偉大來啊！包包花生米，包包銅子的東西，竟會把自己用盡了氣力都打不倒

的敵人，輕易地就給他一個致命傷，這真是做夢都想不到的！這是可怕的东西，也是可愛的東西，他就喜歡這一類，因為要是一旦這可怕的东西，給自己捏在手裏運用時，它將會顯得更可愛的了。

這鴉片鬼就會來向他借錢的罷？他曉得對方的現款不多，現在又要大筆的錢花。今年的租稻又是完全沒有希望的了，他不借錢給他，乾脆宕了他一下，當然是好辦法。或是竟扯破了臉，不認人，放「大頭利錢」給他，把那月銅器店收回來，把那月合股的藥店也收回來，不過今年是荒年，誰都保不定明年仍會是荒年的，他有那麼多的田地，那麼根深蒂固的勢力，他是用不着兩三年的時間，仍舊會恢復過來，仍舊會壓倒他楊硯田的。

這許多全不是根本辦法，最好是趁着機會，一下子把他打倒，踏住他的背脊，不給他翻身！永遠不給他翻身！譬如也利用流氓……

這個念頭使他突然高興起來，他臉上笑得就像他掠在地上的芭蕉扇那麼滿是

皺紋了。他再也坐不住，他捧着水烟袋，在後園裏踱了起來。

他仰起頭來看一看。頭上有一球一球的蠟蠟子在打滾，有大半個天灑滿了血紅的霞光。天空裏有一朵雲，前不多時它還活像是隻夾着尾巴蹲踞着的狗的，不知怎樣一來，牠現在却變成猛撲的獅子樣子了。

奇峯先生的脚步声，咳嗽聲，他是早就聽到了的，可是他沒有抬起頭來，直到那咳嗽的喊了一聲：

「硯翁，乘涼嗎？」是竭力想裝出平時悠閒的聲音。

「喔，是奇翁，請坐請坐，還沒吃夜飯嗎？」滿臉的笑容連忙走了過來。

「還沒有。唔。還是這兒涼快，倒底園子大。」在一張竹椅上坐下了，把摺扇撐開了，扇了幾下，又摺了起來。

「今年的天氣真熱得怪，你躺在涼簾上就像是放進蒸籠去似的，你聽這青蟬的聲音，活像是喊救命似的，這日子真不是人過的！」硯田先生在另一張竹椅上

坐下來，把水烟筒遞給奇峯先生。

「真是，這不是人過的日子！」奇峯先生輕輕地嘆一口氣，低下頭去吸烟了。

硯田先生趁勢看了他一眼，不管對方怎樣的善於遮掩，憂慮已經毫不容情的，在他臉上刻出記印來了。他比昨天要憔悴得多。

於是硯田先生也嘆一口氣：「鄉下人今年不要想有命活！」

「我們怕都沒命活呢。」奇峯先生抬起頭來，露了露牙齒，可是立刻不笑了。「當然，當然，大家沒命活」。說完仰起頭，像是在沉思，又像是悲哀的樣子。

奇峯先生用兩隻眼在他臉上搜索了好一會，又低下頭去，把腳邊的一棵綠草撥着，撥着，最後是把鞋底用力的一磨，把它揉碎了。他突的抬起頭來問：

「硯翁，你今天的報看過沒有？」

說了立刻把眼睛看好那雙三角眼睛。

硯田先生的臉上，除掉茫然的神情以外，什麼都沒有。

「還沒有，每天的報，我總要留在睡覺以前看的，什麼？報上又有什麼新鮮花樣了，是不是？總不會是那個土字罷？」是茫然又是擔憂的模樣。

「我不是說土匪。」奇峯先生遲疑的說。「老弟，我也跌進泥潭去了呢！」他還苦笑了一下。

硯田先生立刻聽出他的可憐的聲調來了。這種語氣，會使人想起每一個大英雄在臨死時，說了聲「我也得和那許多奴隸們一般的死去嗎？」一樣的可憐和可笑。

「我不懂，這是怎樣說的？我簡直不懂你的話！」硯田先生臉上的迷惘神氣，是加濃到苦難的程度了。

「我老實告訴你罷，老弟，其實我不說你遲早也會知道的，」這骨瘦的傢伙

把椅子移得靠攏一些，同時聲音也就更低了一些，「你會猜到，我的兒子在外邊闖了什麼禍嗎？這真是做夢都想不到的！」他用力的搖了搖頭，嘆了口重重的氣，於是看到了腳邊另一棵青草，又把它揉斷了。「這真是連做夢都想不到的！」

「年青人會鬧出什麼紕漏呢？這準是拐了什麼人家的姨太太跑走了，是不是？」

對方用力的搖了搖頭。

「那麼還會有什麼呢？我曉得大世兄是不會鬧革命的，鬧革命，祇有那許多傻頭傻腦的小夥子會去上當。聰明一些的，是不會上這圈套的！」還是狐疑的口氣和神色。

「這！這！你看！你自己去看罷！」骨瘦的手有些抖顫的，從小褂的袋裏，掏出一張摺好的新聞紙，遞給硯田先生。「在上海讀書，哼！連我的臉都給他丟完了！」他說了立刻站了起來，昂起了頭的踱着。這樣他可以看不到硯田先生讀

報時的神色。

硯田先生接到這張新聞紙，他幾乎想笑了出來，這段新聞現在裝他一字不漏的背誦出來，他都能夠辦得到的。可是他仍舊皺緊了眉頭的對着報紙。他在暗笑：這個傢伙現在掉進水裏去了！身邊即使有一根水草，他都想攀住了救他自己的生命的。

「怎樣？這次你可相信了罷？」奇峯先生站在牆角邊，遠遠地對好他問，「你會想到這糊塗孩子，闖下這麼大的禍嗎？」

他一路直走過來，重又在竹椅上坐下，把水煙筒捧着，不過有許久沒有抽煙了。

硯田先生苦着臉，說不出話來，看了看對方又看了看報紙，搖了搖頭，是十分同情又是十分傷心的樣子。

「你想得到嗎？啊，你會想得到嗎？」奇峯先生喃喃的說，像是在問自己，

又像是在問別人。

硯田先生還是搖了搖頭，沒有話說。

「就是做夢都想不到！」奇峯先生修的又站了起來，他的鎮靜工夫失掉了。他在園子裏走了幾步，重又走回來坐下。

「你真糊塗！」硯田先生忽的高興起來，他發現了一個很好的意見。「說不定不是他呢！世界上同名同姓的多着。而且家駒，鬻，個名字也多的！」

「會有怎樣碰巧就好了！」奇峯先生也忍不住好笑起來。「而且他的快信我也接到了！要我立刻營救！」說了額頭皺紋更加深些。

「不過……」硯田先生就無論如何不相信這孩子真的會做綁票匪。「不過說不定他是給人誣害的呢？他們青年人那裏懂得世路的艱難？別人要誣害他是很容易的！」

「你這句話倒提醒了我！」這滿皺紋的臉上也有了陽光了，「我倒沒有料到

這一層，我也想這孩子不會糊塗到這個地步，自投死路的！他從小就很聰明，什麼花樣都會玩得出，你的話有道理。怕是給同學誣害！一定是誣害！我起初倒沒料到這一層。」他又連連的點着頭在碎磚鋪的路上踱着了。

「不過說是受人誣害，也得有證據啊！」到他第三次踱回來時，臉上的笑意又完全消失了。

「你這話說得太老實了！」硯田先生很有些責備的意思。「老實說，現在的世界，還不是和從前一樣？不過花樣多些罷了。以前不講理，祇要有錢有勢。現在是祇要你有錢有勢，那還是你有理！上海有那麼多的律師在那兒，他們就是預備給你把曲理說到直理的人，問題是在你有沒有錢請得起他們。」

「我何嘗不會想到這一點？可是你曉得我是有嗜好的人。上船上車是十分不便的。我現在就想請一個人代勞代勞。不過又不容易找着。這件事總得像老弟那樣有魄力，有手腕，什麼都應付得來，什麼都交託得下的人才行。」奇峯先生十

分躊躇的說。

「那我就去跑一趟，我橫豎閒着，趁機會到上海去玩一下也好。我本想去了好久了，就是總鼓不起決心來。」硯田先生站了起來，挺豪爽的說。

「你真肯代我去，老弟？」說是疑惑的口氣，還不如說是感激和喜歡來得妥當一些。錢還是第二點，他今天跑來最大的希望，就是這個了。離開了家，教他到那裏去找這樣舒適的牀舖，這樣體貼的胡媽，和這樣上好的陳煙膏呢？在可以設法不自己出門，無論如何還是不出門的好。

「有什麼肯不肯的？本來老任官的事，就是我的事，我也得幫一份忙！還有，我已經說過，我不是全爲了你的事情去的。我自己還有事，這樣你就可以不必以爲我是全爲了你的事去上海了。」他有時就是這樣直爽到使人佩服。「我保你要不了一禮拜，我同了老任官回來！」

硯田先生拍了拍胸脯，哈哈的笑着。

「好，好，那末恭敬不如從命。一切費神了。等回來了再重謝。」奇峯先生連連的打拱彎腰，「不過……這好像我是催促你似的，哈哈，不曉得老弟預備什麼時候動身？」

「我是閒着，什麼時候動身都行。我難道獸在這兒求雨不成？就是求來了也都沒用了啊！我祇要等你預備好了，就可以動身了。」

「好的，好的，我馬上預備去，你明天吃了飯出發怎樣？不嫌太匆促嗎？好的，好的，真的不曉得帶多少錢去才好？」

「這個我也完全是外行。多帶當然不必，我想少帶了怕也不好。還是湊一筆整數罷？」硯田先生用大姆指彎了彎。

「你說是……？」

「一千。」

「好的，好的，我也想總得帶這數目去，寧願多帶少用。好，那末，我明早

就送來，船亦給你預先雇定了。不過實在太對不住了，要勞老弟的駕。」一路走出店門時，一路說着這樣感激不盡的話。

第二天下午，奇峯先生又用幾百個「費神」「拜託」，幾十個打拱，才把硯田先生送進艙裏去。

船動了。岸上送客的舒了一口氣，艙裏的也舒了一口氣。

交給硯田先生的款子，說是一千元，裏面却短了三百元，這鴉片鬼就是在這樣情形之下，都要尅扣盤算人家的錢的，

當晚硯田先生到了城裏，並沒有立刻趁輪船，再趕火車，原因是天太晚，天又太熱了。

第二天硯田先生還沒有動身，他化了五百塊錢，磕了幾個頭，拜縣裏有名的倪大個子做了「先生」了。

第三天他還是住在旅館裏，他差人把王大麻子，癩皮狗，和打死掉的警察局

長家屬叫了來。

於是在第四天的晚上，不管鎮上有許多紳士出來擔保，夏奇峯先生給抓到城裏的監牢裏來了。

罪名是唆使殺人犯！癩皮狗是證人。

癩皮狗的母親拿到了一百塊錢。

等到打聽夏奇峯在短時間內不會出來的消息確實後，在第六天的早上，硯田先生便回來了，直走進廣源銅器店裏去。

十一

胡媽一起喝了不滿半盅酒，可是她已經眼睛水汪汪的臉上直紅到胸膛，臂膀上來了。她坐在硯田先生的身邊，上身祇着了個兜肚，給他撲扇，斟酒，沒來由的不時的格格地笑着。

她給硯田先生接來這銅器店住下，已經有十多天了。她是這兒的僕婦，也是主婦。每個像樣的主人雖則有多少不同的嗜好，譬如有的要她裝煙，有的要她陪酒，可是在充分的受用她這一點上是相同的。

「你唱隻小調給我聽聽。我們大家樂一下子。」硯田先嬉皮笑臉的說。

「什麼小調？我就不會那末一套！」說了格格地笑着。

「隨你揀，什麼都行，五更調，打牙牌，鳳陽歌，……」

「不要唱鳳陽歌了，我還是來唱隻今天下午飛來的蝗虫歌罷！」格格的笑得更加響了。

「好，你就唱蝗虫歌。看你胡謔些什麼出來！」男的也笑了起來。

「真的嗎？那末我唱啦！你可不准打斷我！」她笑着說，隨即抿了抿嘴，忍着笑唱：

「唱蝗虫，

打蝗虫，

蝗虫沒有剝皮兇！

蝗虫吃稻還剩桿，

你佔了女人還要錢！」

她再也忍不住了，像是一陣餓透了的烏鴉叫着似的，她笑到二隻乳房亂抖的，彎下腰去了。

硯田先生也是笑着，在她的屁股上擰了一把，帶着笑罵：

「你這張×嘴倒會玩花樣。你罵得好，罵得好……」

「你教我唱，唱了又要擰我，我不唱了！」伸直腰，故意堵起了嘴。

「那末，你爲什麼說我佔女人，要錢？」硯田先生笑着問。

「我冤枉你嗎？你鎮上十廿個的寄女兒是幹什麼的？你以爲我不曉得嗎？

哼！寄爺寄女兒，那纔不要臉！人面上是寄爺寄女兒，人背後寄到枕頭上去了！」她用眼白了白他，還用手指在面頰上劃幾劃羞他，可是立刻又格格地笑起來了。

「你不要亂說。我們是正正經經的寄爺寄女兒，你不信，我收你作寄女兒怎樣？」他又把手在她的胸前捏了一把。

「你們像樣人就是這樣不要臉！在人面前，板起了臉，一副正經臉孔。比包龍圖都公正。在人背後，什麼不要臉的事，你們都幹得出。偷婆娘，刮地皮，敲

竹槓。棺材裏伸手，死要錢！」她裝做一副正經臉孔罵他。

「你看我什麼時候敲竹槓，刮地皮的？我比夏奇峯要老實得多了呢。」硯田先生笑咪咪的看好她。

「你？哼！你比那鴉片鬼還利害！鴉片鬼就沒那麼多的寄女兒，乾兒子！」

「我那兒來的乾兒子了？」

「你收的這許多徒弟不是嗎？他們比乾兒子還要恭敬，還要聽話呢。我相信你叫他們吃屎他們都肯的！」說了又是扭身擺腰的媚笑，

硯田一生也在微笑。他曉得這幾句話，並不是責罵，而是稱讚他。鎮上有那一個紳士趕得上他啊，就是以前的夏奇峯，都沒有他那麼的威望的。要是他願意，他可以隨便和那一個紳士，開一個小小的玩笑，教他們哭笑不得。這真彷彿應了耶穌的話，他愈是接濟他那許多徒弟，他的錢愈是多起來，是愈給而愈多了。

「我曉得你是捨不得那鴉片鬼，所以心心念念的說他好。」把三角眼擠了

擠，故意逗她。

「那才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心人！我爲了什麼，要捨不得他？你吃什麼醋？老實說，我對他沒對你一半好呢！……」她不笑了。氣得有些說不上來的樣子。

「你應該說，他對你沒有我對你那末舒服！」硯田先生最猥褻的笑。

「哈，你！……」她用手指指着他的鼻尖，也笑得說不下去。

就在這笑聲裏，大門上忽的蓬蓬蓬的有人急迫的敲着。

學徒打開了門，提了燈，帶進一個人進來。

那是硯田先生鄉下的太太。蓬着更亂更黃的頭髮，穿了一件滿是破洞滿是汚泥的藍夏布短衫。接連幾個月過重的辛苦，憂慮，使她黑了許多，黃了許多，也醜了許多了。

這個無論如何也捨不得離開這個破窠的女人，今天突然會在這夜深跑來，他立刻看出裏面定是有什麼嚴重的事情發生了。

「你跑來做什麼？」男的嚴厲的問。

經這一問，她就像受了最大的委屈的孩子似的，一路來勉強壓住的感情，立刻爆發了。她立刻傷心地哭了起來，汗，鼻涕，眼淚，搶着從她的扁平的臉上，快樂的滾下。

學徒和胡媽都呆住了。不明白是什麼一回事。

「你說啊！祇是直着喉嚨叫什麼？」硯田先生不耐煩的拍了一下桌子說，她做了一下手勢，張一下嘴，把眼睛突了突，想說出來，可是立刻又嘔的一聲哭起來了。

在場的誰都禁不住笑了起來，可是看她哭得更加傷心時，他們也就不敢笑下去了。

他先教學徒走開，然後再問她：

「鄉下出了什麼事情了？」

「六七石……六七石，……噉噉，……白米，都……都給他們……搶去了。噉噉，……還有十六隻雞……六七斤重的……噉噉，也……也給搶走了！……噉噉……還有兩隻母猪……六……六七隻小猪……一甕雪……雪裏蕨鹹菜，全給他們……這許多不要臉的……沒良心的……強盜……強盜搶去了！噉噉噉……」

他傷心地一樣一樣的數說着，傷心地哭着。

硯田先生看好她不響，直到她哭倦了嘆氣時，他才問她。

「你看到是誰跑來搶的嗎？」

這一提，又把她的眼淚引出來了，重又是癩蝦蟆乾叫的哭了起來。

「還有誰？……還有誰嗎？……全是這批不要臉的東西！強盜！……噉噉噉……什麼都完了！連房子都給他們燒！燒光了！噉噉！……我再也不會回去了！……噉噉！……」

胡媽立刻明白前面站着的女人是誰了。她趕緊把搭在椅背後的熟羅綢短衫披在身上。

「你這蠢豬！你祇管哭什麼！哭有什麼用呢？你說啊！你和我說啊！你祇管說些不關緊要的豬啊狗的幹嗎？你和我說，是誰放火燒我們房子的！」他條的站了起來，憤怒的威嚇的連連搥着桌子。

胡媽也站了起來，假裝着收拾桌子，可是把盃碗疊了起來，又拿了下來，一逕傾聽着，瞧着。

這幾槌似乎奏效了，站在桌子前面的，吃驚的睜圓了眼，不哭了。

「你從頭和我說，他們怎樣放火燒我的房子的？」他坐了下來，捧起水煙筒，燃着紙媒，手有些抖顫的低着頭抽煙。

「就是在今天夜裏，不，今天下午，」聲音還夾雜着抽噎，不過不敢高聲哭泣了。「那東西突然雨一般的飛了下來，連忙關門都來不及，煙囪裏，天井裏，

屋頂上，地上，全是那個東西，我嚇得直是抖，一句話都不會說。看好牠們跑東跑西的，聲音就像蠶嚼桑叶似的。隔壁的大嫂子低低地哭着，許多男人沒來由的打孩子出氣，四處都是大哭小叫的聲音。村上一些綠顏色的東西；不到一頓飯的工夫，全啃光了！……」

「我又不是問你蝗虫！你嘮嘮叨叨的做什麼？」硯田先生抬起頭來，還眼瞪這蓬頭髮的女人一下。

胡媽也偷偷地瞟了坐在那兒的人一眼，有些虛心似的。

「好，我不講這個，就在今天，天還沒黑盡，村上人像發了瘋似的，福根他們把族長逼死了，可憐，這老族長是吊樑死的，他們都說是他，偷偷地把義倉的穀子，給你運到鎮上來的。他們逼他還出來，於是乎他便吊死了，還有給我們種田的金壽，他把最小的兩個孩子，丟到井裏去！他們滿村上亂跑，有的叫，有的哭，有的罵人打人……」

「誰問你這些呢？」硯田先生銳聲的說。「真是豬！我問你的是打劫啊！」

「我就要說了，我現在就說了，就在那個時候，門口有許多人，雞七夾八罵着，搥着門，踢着門。最後嘩啦的一響，他們全衝進來了。全村人全擁進來了。我站起來想攔住他們，可是給福根一推，我便直栽到牆腳邊去，我還給他們敲了好幾下，踏了好幾脚呢。不管我怎樣上前去奪回，罵他們，不夠半頓飯工夫，什麼帳西都給他們搶光了，就是沒有搬得動的東西沒搬去。豬啊雞的，連這許多的東西，都給他們捉去了。還有我的幾十塊現洋……」她說到傷心的地方，又忍不住大聲的抽噎起來。

「你還是沒有回答我要問你的東西！我問你這屋是怎麼燒的，誰燒的！你盡是嚕嘛些這許多雞鴨幹嗎？牠們能值多少錢？」硯田先生看到她生得那麼蠢，把頭搖了幾搖，嘆口氣，沒奈何的低下聲來問。

「這許多東西看看不值錢，可是買起來全是錢啊？一隻豬要值幾十塊錢就，

是一隻雞都值一塊多錢的，還有你喜歡吃的甕菜……」

「他們怎樣燒屋子的？」硯田先生不去聽她，祇是捉牢了這個問題問。

「就是他們出去後不久，我正在屋裏檢點沒搶去的東西時，許多男人又跑進來了，把我直拖到土場上去，我還以為他們要打我的，那知頭剛一回轉，他們用鋤頭鉄耙把屋拖倒了，我想爬起來跑過去和他們拚命，可是他們男人力氣大，又是三四個人壓住我，不准我動！……」

「你說屋子是燒掉的呢？」硯田先生問她。

「這不是一樣嗎？扳倒了和燒掉了有什麼兩樣？他們本來要燒的，隔壁的大嫂子不答應，怕火會燒到她家裏去。……」

「是誰領頭扳倒屋的？是不是福根？還有誰？」

「還有誰？全村人都來了啊！」

硯田先生不再問下去了，他站了起來，在廳上來回的踱着。想着。

要是在平常的年頭兒，他要把全村人捉進監牢裏去都是容易的，可是今年是荒年啊！荒年的鄉下人，不再是馴羊一般的了。

對的，將來總要把福根他們幾個首領嚴治一下，哼！他們竟敢向像樣人反叛

啊！

他看到了胡媽呆看着那個鄉下來的女人，他突的想起了一件事。

「胡媽，給太太在側廂裏舖張床，你把米房柴房的鑰匙交給她。」

等到硯田太太明白這兒又是自己的家，依舊可以隨自己的高興養雞，弄鹹菜時，她就再也不管旁的，在她眼淚還沒乾的臉上，立刻就黏上笑意了。

十一

一盞煤氣燈看好了十幾個吃得圓圓的胖胖的臉孔嗤嗤地笑着。那十幾張圓臉孔，也圍住了圓桌子，對着桌子上幾隻圓碟子嘻嘻地笑着。

他們全是烏義鎮上重要的人物，紳士，像樣的人，他們正在討論鎮上目前最嚴重最堪憂慮的事實。

剛纔坐在上座的硯田先生，說了一個女人的有趣的笑話，所以大家直笑到現在，嘴還沒完全合攏。

第一道熱炒上來了，那個做主人的商會會長，起來敬一巡酒。然後，不知怎的，大家的談鋒總算從女人身上轉到災情身上來。

「聽說缺口鄉的房屋，已經完全燒掉了呢！就是他們鄉下人自己燒的，有一

個頭目逼全村人做土匪去。」神情竭力裝作嚴重，聲音也故意低得像私語似的。

「哼！這有什麼希奇？可怕的事情還有呢！離此地不到五里路的金家莊，已經在那兒人吃人了！這許多鄉下人簡直是畜生！」說的人挺嫌棄的把嘴角牽了牽，順便夾了一條海參，塞進了嘴咀嚼着。

「我怕鎮上也不穩呢？硯田先生，你說怎樣？這許多鄉下人，隨時都會跑來搶劫的！」

「誰保得定？」回答的是另一個胖胖的小紳士，「鎮上的警察又沒幾枝真傢伙，祇要有幾百個人一擁進來便完了！」

「還有一個挺大的後患！就是那許多難民，關帝廟，廣城寺這幾只大廟，全給那許多難民住滿了，怕已經有七八百人，這幾天差不多每天都有三五十跑來。現在光是施粥，就是好幾担米一天，下去怎麼得了？」

「多吃幾擔米還是小事，他們簡直就是強盜！店家的東西，隨便拿了不付

錢，人家晾在門外的衣服，或是擱在外邊的東西，都是給他們隨手拿了去，要是難民多起來，或是再給他們住下去，我想總有一天……」下文委實沒這胆量說下去，十分憂慮的搖了搖頭。

接着也就有人在惶惑的嘆息。

靜了一會，煤氣燈還是嗤嗤的笑着。

自從硯田先生說了一隻發鬆的笑話以後，他便一逕傾聽着他們七嘴八舌的搶着說，他自己祇是默默地喝酒，吃菜，抽烟。他一句正經話都沒講。他早就把一切辦法想妥了。他曉得他們會來求他的。

「真的，硯田先生，你看怎樣？我們應該未雨綢繆才是啊！」商會會長說。

「對！這是休戚相關的事，我們要全仗硯田先生來想辦法！」旁的全附和着。

「我也沒什麼新鮮花樣，總逃不了暫時辦平糶，教他們有得吃罷了。」硯田

先生眯了眯眼說。

「不過，辦平糶總不是根本辦法啊！把平糶這些米吃完了，又怎樣辦呢？」
一個太性急一些，或是稍微忠厚一些的紳士說。

硯田先生在嘴角那兒笑了笑：

「吃完了怎麼辦？把平糶的米吃完了，再吃你家裏的，你家裏的吃完了，再吃大家的，大家的吃完了，便大家做叫化子，做難民去啊！我來担保，你還可以做一個難民頭兒的！」

於是大家又給硯田先生的笑話，引得大笑起來。

「你們去辦平糶，」硯田先生隨後又斬鋼截鐵的說。「米不妨用蒸穀米，這樣一石可以漲成三石。不過價錢要賤，你們要是保得住三天以內，鎮上不出亂子，以後的事情，我來負責！」

「好的，好的，我們明天一准這麼辦！其餘的拜託您！」在座的趕緊應承。

他們再也沒有憂慮了。於是重又熱鬧起來，豁拳的，笑的，講笑話的，直到他們吃完走散後，才算重新聽到煤氣燈嗤嗤的冷笑。

第二天的平糶，真的把難民的不安空氣，和緩了下來，這許多受難的鄉下人，十分感激鎮上那許多像樣人的慈悲，一天二碗的薄粥，不管現在的身子，已是捱得多麼瘦弱，委實是吃不飽的。多少還帶一些錢來的難民，又買不起那麼貴的米。現在價錢既然便宜了三分之一，那也就是一天可以多喝一碗薄粥了。

就在鎮上辦平糶那一天，硯田先生雇了一隻大航船進城了。他帶了值百多塊錢的禮物，帶去送給城裏的陳紳士，這是第一次會面，應該帶些禮物去的。

陳紳士住在一間很大很進深的「狀元第」裏面。不知是那一代的祖宗，曾做過狀元，總之，他有一個祖宗是曾經做過狀元的。城裏的人，到現在還稱他的家，叫做陳狀元的家。要是祖宗有一個會做過官，他積下的善德，即使是第十八代的子孫，還會享受到的。這當然不能一概而論，像我們的陳紳士，就是倒有一

半是全靠他自己的精明強悍，才造成今日那麼高的地位的。

陳紳士的屋大得可怕，也頹敗得可怕！從大門走進去，有好幾塊是陰森森的，像是殞舍。地磚破了，陷了；牆壁的粉剝落了；又長上了青苔；屋瓦有許多地方，可以看見太陽。不過在最後的幾塊，仍舊是很考究的。天然几上擺着豬肝色的大花瓶，大理石的插屏等等。

陳紳士像夏奇峯先生一般的瘦，一樣的抽鴉片烟，可是要和氣得許多。你沒和他會過面，他就彷彿記得什麼地方見過你的了。你要是和他會過一次面，他儘可以記不起你的名字來，他就可以拍拍你的肩膀，拉住你的手，親密得就像熟透的朋友，或竟是親兄弟了。全城人幾乎沒有一個不講讚他，敬愛他，雖則也有沒良心的人，在背後說他壞話。

等硯田先生跟了自己的名片，自己的禮物進去時，陳紳士已是一臉的笑容，攤開了兩隻手，站在客廳門口迎接他了。

他把焦黃的手指，一把拉住了硯田先生的衫袖，露出了一嘴焦黑的牙齒，帶笑的說：

「好極了，好極了。我們多時沒會面了呢！我不多幾天前，還在責怪你，爲什麼你不上城來看看我，是忘掉老朋友了！哈哈，是我錯怪了你了！這兒請坐，請坐。」

硯田先生有些窘迫起來。不會是陳紳士把他錯認了另一個臉孔相似的朋友罷。

可是陳紳士沒有弄錯。他看了一下握在手裏的名片。於是又問：

「你近來忙罷？楊家村小學的學生多不多？喔，你還兼烏義鎮的屠宰稅徵收主任，好極了，好極了。」

「近來不十分忙，所以偷空來拜望陳先生。」硯田先生有些忸怩的樣子。

「那不敢當，我們熟朋友了，不能這樣客氣，你要是陳先生陳先生的，我也

就要叫你烏義鎮的鄧先生了。這不是反顯得生疏了嗎？哈哈！」

陳紳士愈是客氣，或是說，他愈是表示得這樣直率，我們硯田先生倒有些攀談不上來了。他不曉得說什麼話才好。彷彿過分正經的話說，或是實際的話說，在他的面前說起來，就覺得有些不適合，最好是和他談談天氣，或是旁的這一類話說。

「今年聽說我們這兒有了蝗蟲呢。你們那面一帶鄉下怎樣？鄉下人的命也忒苦了！」說了皺一下眉頭，隨即又露出烏黑的牙齒笑了。

「就是有了蝗蟲，我們一帶地面上不靖呢。」硯田先生趁勢說到了正題。「所以鎮上派兄弟到縣裏來，想向縣裏請一支兵去，彈壓彈壓。」陳先生肯幫我在縣長面前說一聲嗎？」

「那當然，那當然。請支兵去彈壓彈壓是辦法，是辦法。唔，……好的，我當然要給你說的。」是挺熱心的樣子。

看樣子是再也坐不下去了。硯田先生站了起來告辭：

「那末，我下次再來府上拜訪罷。縣長處請鼎力。我自己現在再去縣長那兒一次，請他派些兵給我帶回去。」硯田先生又指着屋角裏的一堆禮物。「這是兄弟帶來的一些土產，一些小意思。怕陳先生不中意。」

「好說，好說，實在太破費了。你不在這兒吃了便飯去嗎？你不吃飯去，我是不放你走的！」陳紳士一路送硯田先生出來。

「謝謝，我是吃了飯來的，橫豎我還要來的，下次再叨擾罷。」

「真的，王先生，我和你商量一件事。」陳紳士突的在牆門口拉住了硯田先生的袖子，「你給我鄉下去收個一石半石的香粳米來，我想在晚上煮些粥吃，你帶來了，再告訴我給你多少錢。」

「什麼錢不錢的，我下次給陳先生帶來就是。」硯田先生立刻答應了他。

「那不成！交情歸交情，錢歸錢，是不是？哈哈。」

硯田先生已經走出門口了。他回轉來向這滿臉笑容的瘦個子拱拱手。

「好，好，好，再會，再會，張先生。」陳紳士也連連的打拱。

等到送客的一回轉身，硯田先生便決意自己親自去請兵了，他十分明白陳紳士是不會去說的。他想到這不知稼穡艱難的城裏紳士，不禁笑了起來，現在鄉下人餓到連粳糠都沒得吃，他還要吃香粳米！而且開口就是一石半石的！「真是獅子大開口！」

硯田先生的事情，進行得很順利，在第二天的傍晚，硯田先生帶了五隻大航船到鎮上來了。前後的四隻，坐滿了灰色的兵，他們背着掛了紅綠綢帶的大刀，握着鎗，全是兇狠的臉色，中間這隻船才是硯田先生和排長坐的，船頭上站着兩個號兵，進鎮時還吹着宏亮的洋號，嘟嘟底，底嘟嘟嘟嘟底嘟嘟的，引了許多的小孩，女人，不少的男子，擁滿了河沿看着。

就像變魔術一般，自從兵士上岸這一分鐘起，街上五升平糶局，立刻關了

門，而且連本來的米價都飛漲上去了。

兵士就駐紮在關帝廟和廣城寺，那兒所有的難民都給兵士趕出鎮外去了。祇有一個沒有趕掉，那就是福根，硯田先生教警察捉了來，再做了個十年徒刑罪名的稟帖，差人把這倔強的鄉下漢子送到城裏監牢裏去了。

到了夜裏，鎮的四周，便有猙獰的兵士放着步哨，粗魯的聲音，嚇人的問着「口令！」電筒的光，銀蛇似的在夜空裏閃着，閃着。

靠硯田先生的福，鎮上是安寧了。鄉下的悲慘消息傳來得愈多，愈使住在鎮上的人感到幸福。而且因爲四鄉大小地主的住到鎮上來避難，這個鎮上的生意，是異乎尋常的繁榮起來了。茶館，酒館，菜館，洋貨店，茶食店，都賺了比熟年更多的錢。烟館，賭場，爲了太多的需要，也由公開而增多了。

誰說是人吃人的荒年？這兒的人，沒一個會相信的。

後來當然也會有幾次，那許多飢餓的鄉下人，結了夥想衝進鎮上來，可是給

兵士打死了五六十個以後，便再也沒有胆大的敢來嘗試了。

將近深冬了。早晨瓦上總有一層厚厚的霜。

商會會長又請酒了。請帖上寫的是消寒會。

客人多了一個，就是那左眼下有個疤的排長，他抽一口氣，便得把眼皮霎五六下，吐一口氣，也是那麼多的次數。

一盞煤氣燈，看好了十幾個圓圓的頭顱。那十幾個圓圓的頭顱，全看好了圓桌上的幾隻圓盆子。

煤氣燈嗤嗤的笑着。

他們全也哈哈的笑着。

窗外有呼號的奔逐的風在咆哮，不過他們全沒聽到，他們腦袋裏裝了太多的酒，肚皮裏裝滿了太多的魚肉，他們的耳朵給笑聲震聾了。

十二

一高一矮的兩個漢子，踏進一片鐵器店裏來，

前面的把握在手裏的這本翻開的賬簿，往櫃檯上一攢，從歪戴着的鴨舌帽下邊，把耳朵夾住的一管毛筆，握在手裏，用嘴唇潤一潤筆尖，再把筆尖放 左手的大姆指甲上理了幾理，低了頭，眼睛不看住誰的，簡短的喝了一聲！

「兩塊六角！」

後面那個漢子，背上搭着一隻藍布的褡褳袋，一隻手伸在褡褳袋裏，把銅子炒得豁啾豁啾的響。抬起了頭，眼睛賊忒嬉嬉的往四處溜着，找着；一邊隨意的揚聲喊着。

「冬防月捐！快些！來收冬防月捐了！」

一個臉上身上塗滿了黑灰的鐵店主人，從一座擺着許多鋤頭，鐵耙，犁頭，這許多農具的架子後面轉了出來。

「冬防月捐不是纔收過嗎？還不滿十天呢，怎的又要收起來呢？」黑黑的臉孔當中，有二塊白白的圓的東西，這白的圓圈當中，有兩點靈活的黑點在轉動。

「兩塊六角！快些！沒這麼多的空時候等！」前面的那個提起筆預備寫下去又停止了！「你拿不拿出來？嗯！」

「我要弄清楚了再說，不是什麼拿不拿出來的。」他的言語，就像他一天到晚所接觸的東西，一般的冷淡和堅硬。

「你烏珠生了沒有？認一認清臉孔！」他把筆從新夾在耳朵背後，把鴨舌帽往腦後一推，突的抬起頭來問。

「不，不，不，」後邊的趕緊把袋裏的銅子用力的炒了幾下，然後爽一爽喉

嚙對主人說：「我曉得你弄錯了。上一次的冬防月捐，是警察局收的，我們收的是兵隊裏的，所以不相干。」

「一個警察的，一個兵隊的，過幾天再來一個老爺的，儘在那兒想花樣，弄銅錢，不顧人家的死活！」用手抹了抹污黑的面孔，低聲的咕嚕。

「快一些，拿兩塊六角來！」把筆拿下來，等待着。

「怎的要兩塊六角那麼多呢？警察的一元錢我還嫌繳不起呢！」握了握污黑的手，爲難的樣子。

「不，不，不！」那個炒着銅子的說。「兩元錢是正捐，還有六角是他們弟兄們的紙烟費，消夜費。」

「我付不起，我這小片店，一月能賺多少錢？不能把亨大鴻連樓其昌這許多大店舖來比啊！他們一個月是什麼進賬，我是什麼進賬？他們在這種荒年荒歲，還能這麼大的生意，我這片店一個大錢都沒有，而且在鄉下人身上的賬，半個錢

都收不回來，我們飯都快沒得吃了呢，還是……」

「你捐不捐？不捐乾脆便說不捐，我們回去回報去！」站在櫃檯旁邊的，顯然發怒了，他一下子擡起了眼眉，預備走出去了。

可是他背後的人拉住了他。

「不，不，不，」他現在把手伸在外邊了。「我們不會欺誰的，我們是依了門面計算的，一間店面一塊錢二間店面兩塊錢，譬如像亨大是三間門面，我們便收三塊六角，一個錢都不准他們短少！」

「像亨大這樣的店倒是三塊六角錢？」講的人氣憤到臉色鉄青了。

「這是楊先生定的辦法！你有話說和他說去！我們祇曉得收錢！」站在門口的那個，惡狠狠的說。

「楊先生他也是人，總得講道理，爲什麼許多有田地不開店的人家，一個錢都不捐呢？」他還是倔強的問着。

「你不捐，你別住在烏義鎮上，你搬了走！」把賬簿往膈肢窩下一夾，兩隻手撐住「腰」。

「我爲什麼不能住？這是我開的店，這是我的家！誰也攔不動我！」

「好，看攔不攔動你！」把鴨舌帽往腦後再推過去一些。

「不，不，不，」連忙又把手伸到錢袋裏去，着急的炒着，「你真是鐵匠鑄出來的！什麼事情都得有些轉彎啊，你打隻小釘，頭上也得彎一些啊，今天湊不出，請明天來，也是個說法啊，分做幾次交，也是個說法啊，……」

「我祇有六角錢，你們要呢？就拿了去，不要呢！就拉倒！老實說，冬防不冬防，我不在乎！就是土匪來了我也不怕，他們不會搶劫我的，你們倒是去向像樣的人多捐些錢才是正經，他們才怕土匪呢！」

「少一個錢都不行！你不捐便送你到拘留所去過年！」拿賬簿的恐嚇着。後來店主的父親跑了出來，才算摸出了這筆錢，戴鴨舌帽的一路幾哩咕嚕的

埋怨出去。

向這許多小店家收捐，真是不容易的事，要嚇，要騙，用盡了軟硬手段，還得等。不過那許多小店家要來完納這許多冬防捐，委實也是不容易的事，有的店家幾乎是把整個月的收入，拿來作冬防捐都不夠的。

防些什麼？他媽的！防強盜嗎？他們這樣一次一次的勒捐，不就是強盜嗎？不過也有許多小商人，在沒奈何中，安慰着自己：這比難民總勝一籌吧？暫時忍受些苦罷。要是能捱過今年就好了。

這樣捱着，苦捱着，像是旱天的牛捱着，肉落盡了，皮擦破了，骨折斷了。等到捱到下一年正月初五財神日時，就有二三十片小店沒有開門，門前沒有一簇爆竹的形迹，它們都倒閉了。

儘管鎮上有許多人窮到餓肚子，硯田先生可發財了，發了大財了，他放股本進去的幾片大商店，全賺很多的錢。他的一百幾十担陳穀子，賣了比往常四五

倍的價錢，屠宰稅照樣徵收，可是有許多鄉村學校的經費，是用不着發的。還有冬防捐，裏面也有許多人家所想不到的好處。所以鎮上就有不少人，傳說着硯田先生在舊年年底，在城裏買了房子，在錢莊裏存了不少現款了。

現在鎮上再也負擔不起那末繁重的冬防捐了，警察的冬防捐首先取消了。接着是兵隊的紙烟費和消夜費也取消了，可是仍舊負擔不起。因為有許多小商店倒閉了，所以他們負擔的一份，不得不分攤到大商店上來。大商店又不願意吃這明虧，還有，不安的冬天已經過去了啊！鄉下人可以餓死的應該早已餓死了，沒餓的也該逃到旁的地方去了，冬防也就可以用不着。

許多商人來向商會會長要求，商會會長也不得把這些話轉告硯田先生了。

硯田先生也是贊成這辦法的。一樣東西，或是一個人，在可以利用他的時候，就應該充分的利用，到他不能給我們利用的時候，那就該立時撇掉，這纔是聰明人的辦法。

這許多兵士，給他們長住在這兒，也十分不穩當。剛來的時候，還算規矩，現在可就不行了，用便宜價錢硬買東西，吃醉了酒亂打人，而且使硯田先生挺不舒服的，就是他們和他的寄女兒們調笑，有的時候竟動手動腳起來。就現在說是養不起他們，把他們攆走也是一個辦法，他們不會責怪我楊某人的。

於是硯田先生把排長請了來。

排長來了，向他立正，行敬禮，再笑着。

硯田先生也連忙點頭，打拱，再笑着。

然後是讓坐的謙讓，敬烟的謙讓，敬茶的謙讓。

硯田先生開口：

「你們弟兄辛苦了！」他說的是道地的烏義鎮腔調的北平話。

謝天！這排長懂得他的話。

「這還不是應該的？」

「弟兄們在敵地過得慣不慣？怕有許多地方招待不週罷？」再是謙遜着，虛偽地笑着。

「過得慣！過得慣！媽媽的，這兒的老百姓真好，花姑娘也多！弟兄們簡直全不想回去。」他說了便肆無忌憚的笑着，眼睛下邊的一塊硬疤，把他的眼皮直吊下去，就像是要哭的樣子。

做主人的真有些不敢說下去了，可是最後還是把眼睛擠了擠，把要說的話擠出來了。

「要不是像去年那樣的大荒年，地方上供應你們弟兄還可以週到一些呢。」
「蠻好了，蠻好了，」他學南方話。「弟兄們全說，倒看不起這一個鎮，比北方一個大城都有錢呢！你們南方人真寫意，有錢！」他伸出了一個和他自己一般又矮又粗又醜的大姆指。

「那裏，那裏，」硯田先生却搖頭否認，「要是排長前三五年來，或是還可

以這樣說，現在可不行了，大大的不行了！我們是全靠鄉下人吃飯的，鄉下人收成好！我們的日子也就好過，要是像去年這種荒年，我們的日子就不好過，你看今年多少店家倒閉了？」

「那是小店家，大店家是有錢的！」堅持地這樣說着。

「這……這，排長或是還不大明白他們的底細，他們都是綑場面，空好看的，要是他們面上不裝出這樣子，許多債主便會跑來問他討錢，這店就可以立刻關門了。」硯田先生趕緊給大商店辯護。

「怕是真的這樣。」排長點點頭。

南方人的北方話，北方人的南方話的交談，停了下來，暫時靜默了一會，硯田先生把右腿搭上了左腿搖着，那個隊長抽一口烟，再喝一口茶。

「排長說他們有錢，他們却在訴苦呢，他們已經來找我幾十次了，真沒辦法，……他們要我對排長商量件事呢？」腿不搖了，兩只眼試探地看好了他。

「沒什麼！他媽媽的，有飯大家吃，既然生意不好，那麼他媽的捲烟費就取消好了！」十分爽地。

「不，他的意思，還不祇這些呢？……」他故意裝作爲難地笑了笑，游疑地不肯就說出來。

「好，那末索性把消夜費什麼的裁掉，發清餉好了，這本來是你老人家的好意，看我們弟兄吃苦，給我們的賞賜，我回去對他們說，他們不會說什麼的！」說了還拍了拍胸脯的担保。

「他們的意思，他們的意思是，」硯田先生把琵琶腿折了下來，滿臉堆着笑說，「現在的生意不大好，怕有許多地方招待你們不週到……」

「這沒有什麼關係的，我們弟兄們全吃得來苦！」

硯田先生曉得那北方漢子沒聽懂他的話，所以不管他插進來的話，仍舊接着說下去。

「他們本來是很希望和你們弟兄長處在一起的，大家都熟了。你們弟兄們又和氣，又規矩，……總之，他們的意思是教我轉達，到了今年年底要借重弟兄們的時候，……」

「你是說，教我們就開拔是不是，」排長也有些吃驚似的。

「唔，唔，不，這不是我的意思，其實我是很喜歡你們弟兄在這兒長住的。許多地方可以仰仗你們。這是他們的意思，唔，他們教我來轉達的，唔，我們到了年底，大家又可以在一起了。」硯田先生看到排長端着茶杯思的樣子，莫名其妙地禁不住有些惴惴，他還忽的孩子氣的想到，要是他們硬賴在這兒，不肯開拔，倒是一件麻煩的事。

「弟兄們開拔時，小地當然會送些開拔費來的，這包在我身上，我請了你們來，不會讓你們空手回去的！」

硯田先生這幾句賄賂的話說，立刻發生了效驗，排長的臉，在茶杯上笑起來

了。

「那末就拜託您老人家，弟兄們委實是苦透的，平時的餉又闕不到多少，上面還要欠，動不動便是欠二三個月，或是打折扣，這真不是人過的，您老人家多少給些他們，給他們歡歡喜喜！」

「當然，那當然，這包在我身上。」

「好，那末，謝謝！」站起來「拍」一個立正，「我回去和弟兄們說，我們過了正月半回城去，」

「好的，好的，」做主人的也連忙站了起來。

直到硯田先生送了客回來，他驟然感到輕鬆了許多。他是滿不料和軍人打交道，會這樣困難的，到他覺得困難的時候，却又快的順利地解決了。

十四

快樂的新年到了！

艷麗的陽光，照着茅屋，也照着瓦屋。

鄉村裏像往常過年一般，是靜悄悄的。不過今年的土場上沒有石灰畫的平安三吉（瓶安三戟）了。代替的是三兩個躺着的僵硬了的死屍，他們的肚皮，都給餓狗咬穿了。臟肺肚腸什麼的，全給拖了去。以前過年時貼了姜太公和大「福」字的大門和窗子，是骷髏頭的窟窿一般洞開着。偶而有幾個待死的人蜷縮在屋角裏微弱地呻吟着。什麼地方都再也聽不到孩子們零落的燒小爆竹的笑聲了。

快樂的新年又到了。準沒有錯。

艷麗的太陽照着瓦屋，也照着茅屋。

烏義鎮上滿街都躺着爆竹的死屍，氤氳着濃厚的火藥氣味。街上停滿了擔子，賣粉粉的，賣饅頭的，賣泥佛的，年鑼鼓的聲音，從貼着新的大紅對聯的大門裏流出來。街上走的人，都是嶄新的帽子，嶄新的鞋襪，嶄新的袍褂，露着微笑，見了熟人，把手一拱：

「恭喜恭喜，發財發財。」

不，今年鎮上委實比以前更加熱鬧，鎮上十多月的茶館全塞滿了人。人們瘋狂地叫喊，狂笑，痛罵。此地有不少突出眼珠的，垂着頭的人走了出來，也有睜細了眼，挺胸腆肚的走了出來的，他們走了出來，不到一會，全又走了進去。從一個銅子下注的「猜點子」起，直到沒遮攔的「火燒牌九」止，你要玩什麼就有什麼，他們日夜的瘋狂賭着，錢跨進了這兒的戶檻，誰都不怎麼希罕它了。

彷彿一定要在快樂的頂點，再加上一些什麼東西上去似的。王大麻子他們又到城裏去請了一台髦兒威班子來了。於是不喜歡賭錢的，也有了旁的化錢的地方

了，從初六上台，一直到今天十三，夜夜的滿座，要不是玉春軒茶館的場子大，門口有王大麻子他們的兄弟和兵隊的弟兄幫忙，這昇茶館在第一天就會擠破的。烏義鎮上會有那麼多的人，這天才第一次發現。烏義鎮上原來還有那麼多的錢，也是這天才看出。

過去不久的慘痛的記憶，是淡褪得連形跡都沒有了，旱荒，飢饉，那是隔離大遙遠的事情了。人們見了面便會說：

「昨天近水樓的牌九，一天出進便有五千多，我親眼看見蕭老四推莊，一副統吃了八百多塊！」

「聽說平望村來的莊榮貴，地一個人就已經輸掉一千多呢，真是嚇死人！」

或是：

「你說昨晚的遊龍戲鳳這齣戲怎樣？小紅這小丫頭的去眼風，真有些吃不消

呢！」

「的嘴太大！沒有金娥生得好，你還沒見金娥的小放牛呢？看了真教你夜裏都會睡不着的！她那副扭屁股的勁兒！……哈哈。」

「我不知聽見誰說，金娥完了夜戲，便到那個姓「木易」的那兒去。已經有好幾晚了。這許多東西全不要臉，真是生成的婊子坯！要是我換了「他」，我真不要她呢！她們這許多走江湖的，還有些什麼好貨？全是爛污貨，全是有楊梅瘡的！」

「還不是？小紅也有了人，我曉得，就是那個排長。好貨不揀，揀個當兵的，真是不要臉。」

「這許多戲真是傷風敗俗！」

「要是我是地方上的像樣人，我準會立刻攆她們走路！」

髦兒戲班非但沒有人攆它走，生意愈來愈好了，本來是包八天，到今夜十三

滿期的，現在又續演五天了。看上去續演五天，後面還要續演五天呢。

開鑼在每晚七點鐘，要直演到夜深一點鐘模樣才收鑼。

今晚的節目特別來得精彩，聽說還有許多從上海辦來的佈景。天還沒有黑，看戲的人，已把座位佔滿了。

等着，笑着，吃着瓜子，喝着茶的等着。笑着，等着說着女戲子的身材，衣服的等着。

然後長街上可以聽到那震耳朵的鑼鼓聲，再是胡琴聲，再是又尖又脆的女人的嗓子，再是雜亂的拍手，頓腳，怪嘯……

二個寂寞的更夫，寂寞地打着竹柝，在寂寞的長街上走着，他們經過熱鬧的玉春軒門口，經過許多熱鬧的茶館，然後直走到靜寂的街梢來。

「篤篤篤，……篤篤篤，……鏗……鏗……」

是二更天了。

更夫的前面，突的有個粗魯的聲音喝住他們。

「滾你媽的！」

「是誰？」更夫停下來，後面的一個問。

這次的回答，是小爆竹那麼的一響。

「啊！強……」這二個更夫立刻丟下了燈籠，竹拆，鑼，逃走了。

後邊立刻來了雜亂的脚步聲，雜亂的步槍聲。這一夥幾十個的黑影，全擁到街上去了。

最先發覺的，是近街梢的一月茶館。等到他們聽到槍聲，曉得是強盜來搶劫時，他們全把錢掉在桌上逃了，有的可笑地躲在桌子下面，有的逃到後面的房屋去，等到他們看出這都不是安全的地方時，才都又一窩蜂的逃到街上，各找各的屋子去了。

就像是火藥線延燒得一般迅速，所有的茶館裏的人，賭博的，看戲的，全擁

到大街上來。有往東的，有往西的。男人，女人，小孩。叫着，哭着，啼着，撞着，推着，在黑暗裏形成了難言的混亂。

街上的幾百隻狗，也跟着興奮地狂吠着，莫名其妙的狂吠着。

硯田先生聽到這消息時，他正在後台和令娥說着笑話。他知道現在要從大門擠出去是不容易的。而且在大街上走也危險，他立刻悄悄地從後門跑出。往後街的小巷裏跑去。硯田先生會跑得那麼快，說出來怕誰都不會相信的。他在暗地裏跌了幾交，磕破了膝頭上的皮，手腕上的皮，額頭上的皮，他全沒覺得。

他跑到廣源銅器店的門口時，他的太太正特地開直了大門，站在大門口瞧着。

「關！……快些！快！」硯田先生着急得幾乎說不出話來。

「他們在亂跑亂嚷些什麼？是失火了還是打傷了人？」硯田太太最安詳的問他。

硯田先生把她往裏邊一推，便把大門碎的關上門好了。

「倒底是什麼一回事？」她還是問。

「強盜！強盜來了！」他又趕進去和學徒抬了一張桌子來，把門頂住，他重又跑到後邊去了。

硯田太太一下子抖了起來，愈抖愈利害，愈抖愈利害，她就簡直沒方法使這戰抖停止或減少，她呆在那兒，脚直是發軟，她跪了下去，哭起來了。

胡媽幫着硯田先生把後門加了門，又來大門這邊察看了一會，看大門已是關緊了，這才安心了一些。

他看到她跪在地上，憤怒地用脚踢了踢她。

「跪在這兒哭什麼？真是豬！什麼都不中用，祇會哭！」

「又是……強盜！……啾啾！……總是……總是強盜！……什麼地方都是……

強盜！……」

「快些滾進來，不然我要把這兒的牆門關上了！」頓着腳，焦急地催促着。

「我爬，爬不起來，……」她用膝頭在地上爬了幾步，又坐下來哭了。

「扶她進來！」他提着燈走進去了。

那個學徒和胡媽，一邊一個的把她攙了進來，放在客廳的椅子上，她還是低聲的含糊的哭訴着。

街上還有人在跑着，哭喊着，狗也驚慌地吠着。可是不到一會，街上完全沒有人聲了，起初還有幾隻狗零落的吠，經過幾次粗蠻的呼叱，和幾次鬼嘯一般的槍聲後，鎮上便坟墓一般的完全寂靜了下來。

客廳上的煤油燈，也撲，撲的跳着。廳上四個人的臉，全是灰白色的，看好了燈火的跳躍，傾聽着街上沉重的脚步聲，呼嘯聲。現在是連硯田太太都不再哭訴，而祇是輕輕地抽噎着了。

於是來了宏大的沉悶的聲音，彷彿是用木頭來撞門的聲音。

於是硯田先生立刻像是醒了跳了起來，提了燈，招呼胡媽跟他去，再看一下前門後門是否門好了。

門是門好了，可是這般薄的門板，他們要打進來，真會比撕張紙更容易的罷？

他們回到廳上，坐下，忽的又站了起來，硯田先生急得祇是在客廳上亂轉，嘆氣，頓腳，埋怨別人，簡直不知道做些什麼事才好。

忽的「豁啦」的一聲，有什麼東西倒了或是斷了，沉重的撞門聲，也就跟着停止。於是硯田先生可以聽到隔壁的隣人，在喃喃地說：

「聽聲音是美豐洋貨店給撞開了。」

硯田先生又是一嚇，他直像渴睡死了而又不能睡覺的旅客，時時的驚醒自己，可是隨即又閉上眼了，美豐洋貨店，他也是有幾百塊錢股本的，這次無疑地是完了。

「我必須做些什麼事！我必須做些什麼的！立刻！」他催促着自己，不停地低着頭在廳上亂轉。活像他要把做的事情掉在地上，上了那麼找着。

這鄉下來的女人，在那裏不停地唸着阿彌陀佛，教觀音菩薩保佑他們，不讓強盜搶到他們家裏來。而且她還慷慨地許下了願心：要是今夜給他們逃過了，她一定給觀音菩薩親自做雙新鞋子。

撞門的聲音在響了。而且這次似乎近了許多。

「我要做些什麼呢？你們就不會曉得嗎？全是豬！」他惱怒的着急的說。

「啊！你鉄箱裏的東西！」胡媽說了立刻會到房裏去。硯田先生也連忙跟了進去。

真該死！最要緊的東西，偏偏會記不起來。

他把鉄箱裏的存摺，契紙，股票，鈔票，全拿了出來，一堆一堆的放在桌子上。可是這許多放到那兒去呢？平常時候總嫌它少，現在却討厭它太多了，譬如

到後邊什麼園子裏掘個坑，放在裏邊，再踏平了？這新翻開的泥土，不就是告訴他們放在這兒？那末，或是放進一隻乾淨馬桶裏去？他們既然做了強盜，他們難道會不曉得來找一下是許多蹊蹺的東西？這麼大的屋子，竟沒有藏這幾小堆東西的地方嗎？啊天！

又是「豁啦」的一聲，隔壁的那個又在喃喃地說了：

「這怕是益生堂藥材舖了，聲音很近呢！」

再也不能遲延了！一刻都不能！

最後還是胡媽想出個辦法來，揀太太的一件破棉襖來，抽出了裏邊的破棉絮，再把這許多紙張塞進去，教太太穿上，裝做僕婦，那末，就是強盜進來了，也搶不到什麼值錢的東西去。

這辦法實在是最聰明不過的。鈔票塞在破棉襖裏，就是精明的偵探，都一時不易發覺的，穿在僕婦身上的破棉襖，他們會來搜查嗎？而且這許多強盜土匪

的，對窮人都是很好的，這鄉下來的女人裝扮作一個僕婦，真是再像也沒有的了。

硯田先生立刻把太太身上這件破棉襖剝了下來，（她是有了新衣服都不肯穿的。）給恐懼嚇得抖顫的她，現在是更加上寒冷的抖顫了。

四個人很快的，（雖則手也抖得利害）把這件棉襖縫好的線拆開了。於是把契紙，鈔票，股票這許多東西平攤在裏邊，代替了棉花，現在是祇剩得縫紉的工作了。這縫線的工作，祇有讓她們兩個女人去做。可是她們做得多遲緩啊！手瑟瑟的抖着。穿起線來，穿了許久，還是穿不進去。那鄉下的女人，更是連針都捏不牢。縫一二針，掉了，再縫幾針，又滑掉了。他要是自己會縫線的話啊，他真想立刻奪下她的針，親自來做這份工作。

該死該死！還沒縫好，撞門的聲音，又近了來呢！

「怕現在撞的是亨大呢！」隔壁的男子，貓頭鷹似的數說着。

謝天！還幸虧胡媽手脚伶俐，把這件棉襖縫好了。大家立刻催她穿上，硯田先生還走過去，親自把他妻子的頭髮弄得更蓬鬆一些。這就可以更像一個僕婦了。他還教了她許多話：

「老爺！主人到城裏去了，不在家。我是個幫傭的。一個月祇拿半塊錢。」坐在椅子上的這個女人，木偶似的讓他們給她自己扣好鈕扣，茫然地聽着丈夫的話說。

突的有幾雙脚步的聲音，在他的門口停下了。於是有個本地口音的人，在告訴另幾個人似的：

「這兒就是楊剝皮住的地方。鎮上要算他挺有錢！」

「好的，好的，」是北方口音，「我們先把那幾片大店打開了再來。」於是幾雙雜亂的脚步聲，又匆促地走開了。

硯田先生立刻把桌上的燈吹滅了。他們現在得趕快找個安全的地方躲去！

硯田先生，胡媽，學徒全跑到後面去了。本來一巡像癱瘓了似的靠在椅背上。硯田太太，立刻叫了一聲，比老鼠跑得都快的，追到後面來了。

「你們把我忘了！你們把我忘在客廳上了！」她訴苦着。

可是誰都沒有理睬她，誰都沒這閒工夫來聽她的咕嚕。

學徒提議躲到米房裏去。那兒有二三囤堆得高高的米囤，隨便躲三四個人在後邊，是沒有人會發覺的。大家立刻不加思索的跑進去躲着了。屏着氣拉長了耳朵的躲着。

就在他們身邊，有個奇怪的聲音，簌簌的在響。這是什麼聲音呢？硯田先生仔細的往四周看了一下。原來是他的妻子在動着，抖着。

「該死！祇顧動做什麼？你想死是不是？」硯田先生低聲的怒叱她。

「我要撒尿的緊！」她畏縮的說。「我在撒尿。」

「不妥當！」忽的硯田太太站了起來說。她記起她過去的經驗來了。「這種

荒年，他們會不來搶米嗎？」

這話說得有道理，於是四個人又跑出來屏來。

「那末到柴房去。柴房裏他們是不會來的！」胡媽提議！

「這個辦法聰明！」硯田先生也附和了。於是大家又跑進一間骯髒的披屋裏來。

把柴堆挖了幾個窠，把自己埋在裏面。再用亂稻草堆在自己的頭上，身上。把一切弄妥當後，大家重又稍微覺得安心了。

蓬啊蓬的，他們現在正在撞那一家大門呢？他們會不會到這兒來搶劫呢？他們會不會傷人呢！不知怎的，自己都覺得，今夜是無法倖免的了。

柴草又瑟瑟的動着了。

「又是誰在那兒動？」他憤怒極了的低低地問。

「是我。」

「又是你！幹什麼？」

「急得很，我又要撒尿了！」

「該死！你就不能一次撒完嗎？」

「我都不懂，我想是嚇出來的！」是十分可憐的聲音。

靜了一會。撞門聲彷彿就隔不了十幾家店面的。

「噲！」他的女人叫他。

「還不靜靜的，叫什麼？」他真想現在立刻用雙手縊死她。

「你想他們會不會跑來放火呢？要是他們放火，我們不是自己尋死嗎？」

這一點是應該顧慮到的。自己竟沒有想到。委實這幾天在外邊胡鬧得把頭都弄昏了。

他立刻把柴推開，走了出來。她們也全跟了出來。

還有什麼地方可以躲呢？在外邊總以為能逃到家裏來便安全了。那知逃到家

裏來，簡直是鑽進了籠裏，自尋死路。屋子裏的每一處最隱僻的地方都想過了。可是沒一處是安全的。

「真的除掉上屋，就再也沒有旁的地方了！」胡媽絕望地說。

「真的，還是上屋好。我們上去了，把梯抽掉，他們便不會上來了。有時候還可以從屋脊上走到別人家去。」學徒也插了進來。

「那不行！除非你們男人上去。」硯田太太立刻反對。「我們女人是不能上屋的。不利市！」

「到現在還在這兒不利市的？你怕不利市，你就不要上來！」他狠狠的在暗地裏瞪了她一眼。

梯子搬來了。硯田先生第一個上去，然後是胡媽，然後是學徒。上邊的人正預備把梯子抽上去時，留在下邊的女人，立刻着急的高叫起來，她飛快的爬上來了。

他們全伏在屋頂上。沒料到今夜仍舊會有月亮的。前半夜的烏雲退盡了，這一輪八分圓的月亮，潑下冰一般的寒冷，冰一般的潔白來。看月亮的斜度，該是三更天過後，快四更天了。霜花飛到他們的頭上，身上，腳上。他們伏在屋上的身子，幾乎凍僵了。硯田先生第一個站了起來。把腰伸直了一下。

月下的景色，真是太幽美了。像是有層半透明的灰色的稀薄的霧，遮掩着一些東西，又顯露了一些東西。河水在不遠的地方閃着白光，樹木都是一團團的模糊的黑影。

他看到不多遠的屋頂上，也有兩三個黑影在晃動着，低語着。這也是沒處逃避，才逃到屋上來的同命運的人罷？他爽了爽喉嚨，向這幾個黑影問：

「噲！現在強盜在撞那一家的大門？」

「他媽的！滾下去！」接着是頭頂「噓」的一聲飛過了一顆子彈。

「喔！原來是把風的！強盜已上了屋了！」他立刻明白了。他嚇得險些真的

從屋頂上滾了下來。他們重又連忙爬了下來。

真的再也沒有地方可以躲了。他的女人第一個低低地哭了起來，接着胡媽也在那兒抽噎了。接着那學徒也在擦眼淚了。他的心更亂了，他罵這個，罵那個。急得只是頓腳嘆氣。所有平時紳士的尊嚴，從容，鎮靜，全沒有了。他趕到前面，又趕到後面，他疑心大門或是後門，會忽的自己打開了。

現在有許多本鎮的窮人，在街上走動着。看熱鬧，或是幫他們撞門，搬運東西。

突的，像是一顆砲彈就掉在身邊炸開了。大門上來了第一次的嚇人的笨重的聲音。

「走！」硯田先生立刻下了決心。把皮袍脫下，開了後門，風一般快竄了出去。學徒和胡媽，也隨即跟了出來，硯田太太也有些蹣跚的跟來了。

屋背後有片大桑田，他們跑進去躺了下來。就像是鄉村裏土場上的死屍，直

僵僵的躺着。

強盜直劫掠到一天八九點鐘，然後才排隊，點名，從容的開拔了。同時鎮上也失蹤了許多窮人，髦兒戲班也不見了。

直到十點多鐘，鎮上才有人出來走動。硯田先生他們這一夥，直捱到十二點鐘模樣，才敢從桑田裏爬了出來。渾身的污泥，蓬亂的頭髮，絡滿紅絲的眼睛，蒼白的臉孔。硯田先生的額角上，膝頭上，還擦掉好幾塊油皮。樣子就像一羣最可憐不過的難民隊伍。

屋子裏呈現着難以相信的凌亂。所有的箱籠都打開了，破舊一些的衣服，全拋棄在地上，好一些的全拿走了。或許是因為跑進來，沒有掠奪到什麼東西的緣故罷？便把椅子什麼的，全砸個稀爛。他們還把幾口高大貨櫥推倒了，銅器滾得四處都是，大門是給木頭撞了洞，再用斧頭來劈開的。真不懂他們從什麼地方找來這種鐵器的。

硯田太太第一個嘸嘸的哭了起來，她這個月來苦心的一些一些積蓄的東西，又給「他們」毀壞了，搶走了，還有硯田先生給她做的幾套新衣服，就是在年初一她都捨不得穿上的，現在全沒有了。她罵着這許多黑心的強盜，將來死了要落油鍋！要絕子絕孫！她還毫不容情的痛罵：

「這全是強盜世界啊！別人辛辛苦苦弄來的東西，就給他們搶走了！這許多強盜！就祇會欺侮女人，窮人！」

胡媽也傷心地哭着，因為她有更多更好的衣服首飾，全給搶去了。還有她化了不少拚命的血汗，勉強的微笑，賺來的一些私自錢。

他祇是皺着眉毛，往四周看了看，他妻子身上這件破棉襖沒搶去，這許多東西就是全給他們載了去，他也不會怎樣傷心的，他在地上揀了一件舊棉袍穿上，便獨自的踱到街上來了。

街上的情形比他家裏的情形更是混亂，所有像樣的店鋪，大門上全像骷髏那

麼的生了幾個大窟窿。笨重的銅子，舊衣服，到處拋棄着。這許多顯然是經過他們第二次選擇，帶不了而決計扔下的。有許多女人哭着。男人嘆着氣。可是孩子們却異樣地興奮，歡喜，滿街的跑着，笑着，叫喊着。

「媽媽，我又拾到了一把銅子！」

或是，

「媽媽，我帶來了許多件花衣服！」

雖則街上到處聚滿人堆，人堆裏在紛紛的議論。可是誰都看到有種荒涼的感覺，掩上了許多人的心頭，掩上了這熱鬧的街頭。許多人在咒罵着，不過也有不少人，在暗地裏幸災樂禍的高興。

硯田先生匆匆地看了一遍回來，他明白在這鎮上，是再也不能住下去了。太不安全！現在軍隊走了，鄉下人更可以隨時跑進來了，而且商店受了這次打擊以後，要恢復怕也是不容易的了。他是因為鄉下太窮，不能發展，才到鎮上來的。

現在既然鎮上窮了，那末，就趕緊離開它，到城裏去罷！

他把這要搬到城裏去的意思，告訴了她們。

胡媽立刻高興得跳起來，她把一夜來的驚慌，損失掉的東西全忘了。城裏是個熱鬧的繁華的地方啊！硯田先生會來補償她這次的損失的。她慫恿他立刻就走，並且預備去收拾些可以帶去城裏的東西了。

可是，硯田太太絕端反對這個辦法！理由是，此地無論如何是個「家」！此地又不比鄉下，房子沒給燒掉，怎麼可以搬走呢？她來這兒雖沒有多久，可是這兒的一切門，窗，桌子，已經都和她發生了親密的感情了。她怎麼拋得開呢？不！他們這種說法，簡直是不顧家的行徑，祇有敗家精會喜歡搬家，搬到熱鬧的地方去住！她是「做人家」慣了的。她不願搬！這次無論如何也不搬。即使是死，她也不搬了。

可是她的堅決的拒絕，是不會給硯田先生和胡媽什麼不便或是不安的。相

反，他們倒像安排好了一件事放心了。

趁胡媽在收拾着東西時，他教學徒去雇了一隻船。

等到一切東西准備好了，他把太太這件破棉襖剝了下來，包好，給胡媽拿在手裏，他們便踏上進城去的船隻了。

當船搖出鎮時，他站在船頭上，回轉來向這條市鎮看了一下：破碎！貧窮！他是應該早就離開它的了。在這樣小的地方他能打出什麼世界來？

他又向前面看了看。他舒了一口氣，微笑了。